

鳳子著 八年

萬葉文藝新輯

萬葉書店印行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八年

鳳子著

萬 葉 書 店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八年

(集說小•文散)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索	鳳
葉	君		
書	甸	非	子
店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所行發總

店書葉萬

號九三里慶寶路滄天海上

錢君匋裝幀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序

八年終於過去了，今天，終於又回到八年前讀書求學的地方。時間彷彿帶走了一切，我已不可能再走回學校，更找不回舊日的心情。在這動蕩的八年裏，我跑遍了西南的山嶽，從一個陌生的城走到另一個陌生的城。西南風物美，可是，戰爭使得一個行旅的人失去了那份欣賞的悠閒心境，瑰麗的山水過眼雲煙似地逝去，而匆忙地來去的我，在戰爭裏，得到了一點什麼，又給與了人們一點什麼呢？

是的，我逃過了許多次死亡的機會，今天終於又活著回來。活著回來是多麼的微倖，然而想一想在這八年的浩劫裏，多少人們獻出了自己以及一切，多少人們的血淚纔洗去了全民族的恥辱，而邁進到勝利的今天。我，卑微到連這支筆都說不出一句有力量的話來的人，微倖使我惶然，嚼味著「活著」我有不能自己的悵恨！

在這本小小的集子裏，是我這幾年「避難」生活中所聞所見，隨感隨想筆錄下來的一些些零星文稿。其中有幾篇，曾經彙集在廢墟上的花朵文集，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不意「十二·八」戰起，紙版原稿全部被燬。廢墟上的花朵恐怕已無法再生，重新檢得的這幾篇，姑存入這本集子裏，留個紀念。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起之後，我出生入死地逃回到重慶。蟄居到最近，纔「逃亡」似地悄然離開那霧的山城。

再沒有比香港那次逃難叫我感到自己的無用和無能！在野蠻的敵人面前，在刺刀下，我深恨自己是個無用的文人，是個無能的女子。我不甘束手待縛，我祇有化妝逃亡。可是，逃出了以後呢，我仍然是個無用的無能的所謂「文化工作者」，而且是個女子。儘管礮火教我懂得睜眼看世界，懂得明是非，辨善惡，感情培養的更固執，對於任何事物，我會執著於一己的愛惡。但蟄居的生活，我已變成爲一個「愛無從愛，恨無從恨」的廢物，我有的僅祇是囁語似的牢騷，何況囁語似的牢騷，至多像是孩子吹肥皂泡，那五色的皂沫球吹送不到空中便會自己消滅，而我卻連孩子們具有的那分傻的勇氣都早已消失了。

今天，從破爛的行篋裏檢出這一疊破爛的文稿，不知從那兒來的勇氣，我竟接受了朋友們的建議，交給書局付印。這不是送禮，我無需顧及人情寒儉；祇是上海我有許多的師友，希望師友們能够原諒我，八年的離別之毫無長進，一半緣於我太懶。我從來沒有用我這支筆，埋頭寫過一點像樣的東西。因此，我申明，對於集中第二部份，儘管形式像是故事體的小說，其實也不過是身邊人物的紀事而已，我既無寫小說的修養，更是從未有過試寫小說的企圖。這絕非自知失敗而故作矯詞自飾。

拉雜書此，以代序。

鳳子 三十四年十月

目次

序	一
I	
八年	二
默禱	六
船	一〇
一切爲了前線	一三
念桂林	一六
哀故鄉	二〇
三年兩地	二三
壁飾	二六
時間	二九
元宵夜	三三
謊騙的諾言	三五
說不完的故事	三六

燈花	四七
海角中秋	五二
暖室裏的蘭蕙	五五
霧境	六二
旅途的宿站	六六
沒有彩色的畫	六八
北泉寄簡	七一
附××覆「北泉寄簡」	七五

II

構樹夜話	八〇
披風	九七
過路木匠	一〇八
金銀世界	一二六
銀鈕	一三二
渡	一四〇
霧夜圖	一五三

第

一

部

八年

八年前的今天，我擠在千萬離鄉背井的難民們之間，經武漢、長沙、衡陽，再踏上湘桂公路轉入廣西，一幅幅觸目驚心的流亡圖，至今尚在眼前。我清楚地記得，八—三以後的京滬車，開行七天七夜都不能保險一定到達目的地，敵機日夜地對準鐵路這目標濫施轟炸，不用說車箱裏疏散的人羣擠的比沙丁魚還要苦，而徼倖爬上了車頂的人們，即使逃過了敵機的掃射，卻逃不了意外而來的死的機會。比如過分的疲憊就可能不自主地從車頂上滾下來，或者當火車疾駛的時候，迎面飛來一道橋梁，人頭像被刀切似地眨眼就不見了，留下一個不完全的屍體來接受親人的悲號。我又想起由南京開往漢口的輪船有一次將要停泊在蕪湖碼頭，卻看不見岸，因為黑壓壓的一片人頭淹沒了整個江面。每一個人的呼聲像在喊著救命，這些逃生的人都希望攀援上這隻已經載重過量的輪船上來。我親眼看見一位母親把熟睡在懷裏的乳兒投下江底；一對夫婦直瞪著眼睛爬上船弦，始終不回頭看一看遺棄在躉船上的，一個八九歲模樣孩子的哭喚。他們是瘋了嗎？他們簡直是在犯罪呀！然而這問題當時是想不出答案的。每一個人都像是瘋子，每一個人處在那時的情景裏，都可能做下自己都不明白的罪惡。祇要自己能逃出來，任憑什麼犧牲都無法去顧及了。

敵人夢想三個月解決的「地方事件」已成泡影，便又積極發動攻勢。廣州、武漢相繼淪陷，新完成的湘桂鐵路又重現一幕慘景。大後方已偏局於西南一隅，敵人打著如意算盤：發動空中攻勢，各大都市蒙受了空前災難，炸彈像雨雹一樣落下來，人們早上避難到郊外或是地窖裏，晚上回來誰也保不住能否再找到自己的家，有的城市大火幾日幾夜不息。我親眼看見炸傷了的人們堅忍地熬受著傷痛，我看見死難者的親屬沈默地送葬的行列，悲哀埋在心底，無盡的血淚記上了這筆仇恨的帳。祇要自己活著，熬受萬千苦難，不屈的意志磨的比鋼邊強。仇恨是種子，經血淚的灌溉，廢墟上的花朵茁茁地生長起來了，瓦礫堆裏重又蓋起樓房。

數不盡的悲慘事件，憑著這堅強的意志，我們已經熬受了八年。這八年，人間變成了地獄，一方面是魔鬼們的專權統制，面對著槍桿的人是不怕死的，在我們還沒有回到曾經淪陷過的土地來以前，就聽聞到許多動人心魄的故事，是這些故事和故事裏的一些無名英雄喪了敵人的膽，使敵人不得不重行估計一下他們的力量，心裏不禁發慌地問著：「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對付這樣一種奇怪的民族？」

可不是嗎？外表看起來是一盤散沙，教育低落，消沈，懶惰，誰料到散沙經受了千萬人血淚滲和凝結成比鋼鐵還要堅牢的固體，面對著死亡而不屈的現實教育，使得人們懂得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沈默絕不是消沈，苦熬苦幹早就驅散了懶惰。這恐怕是敵人雖然失敗了而還沒有自覺的一點。

今天，我踏過了破碎了的半壁江山，重又回到第二故鄉來，我有的是遊子戀家的心情，雖說我的親人並不在上海；然而，更多的卻是一種對於那些在抗戰中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失去了生活依持的人們的無限的關念。也許，從獨山到柳州，沿途的慘景給人印象太深，一草一木，都觸動我回憶起八個月前桂柳陷敵後，千萬難民，輾轉流離的情景。黔桂路風景天然，我卻忘不了倒斃在路旁的冤魂死鬼。以柳州來說罷，戰後柳州繁榮不亞於桂林，如今，這兩大名城被燒毀破壞得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至於政府和人民物資的損失，已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了。沿著黔桂路，難民三五結隊地往還鄉的途上邁進著，一肩行李，外無長物。有的夫婦二人推著一架板車，兒女背在背上，涉水跋山，餐風宿露，真是步步艱難。可是回到家鄉以後呢？田園荒蕪了，房屋早成灰燼。活著回來已是萬幸，還待白手重建家業。敵人是投降了，可是看看那些身圓體胖的敵軍和敵僑罷，淪陷區裏買不到白米，上好的糧食卻把這批侵略者們養的個個像豬仔。拿全中國的人民所受的苦難來較量，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我覺得戰債賠償要有公平的處置，而戰爭罪犯尤須要有公正的裁判。自然，我相信戰債賠償的處置一定公平，而戰爭罪犯的裁判也一定會公正的。不如此無以對萬千流離失所的人民，不如此無以對受害受禍的老百姓。

八年，是悠長的歲月，經過了八年的黑暗，終於走到光明的今天。這一長串的艱辛，是誰也忘不了，也不應該忘記的。今天，我們在萬紅千綠的松柏牌樓下穿出走過，都市裏的孩子們倚在父母身邊驚

奇地觀看著，歡喜的如同過新年。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十萬以上的兒童在後方失了親人，失了致養，有的給人擦皮鞋，有的給穿皮鞋的人踢著，更別忘了千萬人民還在流亡的道上徬徨。即使近在眼前，也可以看到難民在伸手乞討。勝利，我們應該狂歡，可是，狂歡之後，我們每個人都得肩起一重艱難的工作，對眼前許多問題得仔細地想一想。

默禱

太陽的光妝扮了整個的世界，可是披著耀眼的輕紗的河流，卻懶懶地無力地閃動著微波，遠山酣睡著，大衛也顯得異常的靜寂，偶而有一兩個人拖著步子，岡警躲在人家屋檐下歪立著打盹。連一隻鴉雀的影子都找不見，原來又是一個夏天悄悄地來到了。

時令從容不迫地在它的軌道上行進著，原野綠了黃了又綠了，人們也都本分地生活著，工作著，也本分地等待著。太陽永遠是從東邊出來，西邊隱去，過分的本分，等待著的人們也近乎有點麻木了。八年了，八年的歲月不算短，乳名叫七七慶生的孩子都有了桌子般高。孩子的父母們，額上都深印上了皺紋，更老的一代白了頭髮，脫了牙，也都在熬著，都念叨著：「要把這副老骨頭帶回家鄉去。」念叨著家鄉，像在重溫一個舊夢，心情是迷惘的！然而迷惘中卻不失去應有的一線希望，而這希望卻是等待到近乎麻木了的人們僅有的鼓勵與安慰。

今年的夏天來的早，五月初就酷熱的如炎夏，四鄉的秧田曬出了龜紋，耕農們急出了眼淚，眼淚感動不了蒼天，眼淚滋潤不了乾涸的土地。農民的眼淚至多是寄生在都市裏的人們，用作茶餘飯後的談資。

天時不正，疫癘流行。霍亂不比遠在前線的礮火，死亡的機會就在眼前，於是山城震動了！

每個人都在談「虎」色變，因為半個月來，每天都有人做了瘟疫的祭品。不死在前線上，不死在礮火中，不死在敵人瘋狂的轟炸下。熬守了八年的人，竟會死在人力不及施救的疫疾裏，是多麼的冤枉不幸呵！

誰都害怕這不幸降臨到自己的頭上，「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鄉」已不再限於是老年人所執著的一個念頭了。

替代甘霖滋潤每一個人渴想的，是一串收復失地的好消息。雖然八年的痛苦流離生活，折磨得麻木的人們，感覺多少有點遲鈍，可是一年前由湘桂一帶避難來川的人們，卻非常珍視桂南戰場傳來的勝利消息。

整整一年了，自從桂柳棄守，黔邊告急，難民像潮水一般湧進了川黔兩省。一年的折磨，在苦熬苦守了八年的人們看起來，似乎不算什麼，然而這一年的苦痛和生命財產的損失，烙印在人民心上的傷痕尚新，血漬仍在。尤其是從敵人礮火中逃出，輾轉在流亡道上，至今未得一日安定的難民們。一年的時間應不可能使得一個健忘者就會從惡夢中醒過來。

等待的日子終於要來的，疏散到四鄉僻壤去的難民們，都引頸向著西南遙望著。他們，有的親人離散了，死亡了。有的房屋燒光了，貨財散盡了。有的曾經煊赫一時的，如今都領著不夠三餐果腹的

疏散費，像乞丐一般地流亡著。消極一點的可能被逼到自尋短見。可是，戰爭卻教訓了中國的人民，懂得正視現實。祇要自己活著，要活著看到敵人敗退，活著參加慶祝失去了的土地再生。要活著從來的路上回去，要白手再起一個家，再創造一分事業。

許多人都在談著不算奢望的計劃，做著「歸鄉夢」的人，白日裏想起來都是甜美的。而且誰都不吝嗇把自己這分欣慰分給別人。從武漢撤退到桂林。又從桂林被迫疏散到獨山，再由獨山流亡來重慶，而一日都未曾放下教鞭的湯老師，鬢角都灰白了卻遮不住她那分堅定。賽過青年人的渴望，刻苦地生活，積蓄點路費，祇待路通了，就先回桂林去。因為桂林強迫疏散時，她忍痛地離開了她的兩位年近七十的親姊姊，念著桂林，桂林成了第二故鄉似地縈迴著難以排遣的懷念，雖然重慶的教師生活不比桂林更苦，年輕的孩子們都像子姪一般地向著她，敬愛她。

「要找回我的二弟，他纔十一歲。他不應該沒有親人的照顧，流落或被俘。」徐傑流著淚向我描述從柳州逃出與她弟弟失散的經過。「要找回雲的屍骨，她是死了，可是她的遺體應該陪著我回到故鄉去。」一位畫家用血用淚畫出了一張葬妻圖，而多少人同樣以血以淚畫出了無數親人生離死別的慘景刻印在自己的記憶裏。

「不要緊，損失完了，祇要人活著，鬼子打出去，一樣還可以再幹的。」多少事業家都在打點著，雖然囊中是空空的，但信心就是資本，祇要活著，祇要有信心，侵略的敵人一定會滅亡，生根在自己土地

上的人民，祇要努力及時，自然會有應得的收穫的。

遭受到重大犧牲的人，熾熱於未來憧憬的願望也最強。柳州是收復了，桂林呢？應該收復之期也不遠罷。

在渴望著「回去」的人們所湧起來的無聲的熱潮裏，我也不禁跟著默禱起來。

龜裂了的土地需要甘露滋潤，破碎了的家鄉更需要血淚的灌溉，纔能開出自由的花朵來的。現在不是等待的時候，「人定勝天」，「防旱」，「防疫」是人力做得到的，那麼「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把敵人踢出去，更應該是人力所做到的，怎樣動用人力，怎樣聯合戰鬥，「動員民衆」這句喊上了鏽的口號，今天喊起來似乎還不失它的意義。

希望酷熱的太陽不要把大地曬的酣睡了。靜靜地閃動著波光的河流，在這個季節裏，該是她洶湧澎湃的好時候。

七七前夜。

我愛船。尤其愛緊著桅桿張著帆，偶然一現在江河或大海裏的。這樣一種的大帆船，無論鼓櫂在奔流的江河中，或是浮槩在茫無邊際的海洋上，它的存在不僅點綴了大自然的美，更表現了人的意志的堅毅，人同自然搏鬥的力量。「乘風破浪」這句習用的成語，是值得人咀嚼深思的。

念道江河海洋，似乎祇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我們每一個流亡到大後方來的人，如同離別家鄉鄉人一樣地離別了江河海洋，至少也有六七年了。有時對生長在後方的小孩子們說故事，提到江河海洋，要引起孩子們的幻想固然吃力，而哀傷的回念，往往卻把說故事的人墜入到沈思裏。我一閉目，就彷彿看到一艘大帆船出沒在遠遠的天際。待我定睛看時，祇見一對對碧藍的眼睛閃著墨黑的瞳仁，那藍色真像無邊際的大海，可是墨黑的瞳仁裏祇搜索出一個想用苦笑來結束說不完故事的人的面影。

我雖然愛船，而值得回憶的水上生活並不多。在上海讀書前後八年，每間一年的暑假，我必往來香港上海一次。因我回鄉省親必定要經過香港。擁在三等艙的什麼「皇后號」之類的大郵船上，祇要胃病不發，不致嘔吐到爬不起來，我一定整天都坐在甲板上看天，看海。看遠天的雲彩變幻的像翻

騰的海水，看海裏的雲天若畫，彷彿自己也飄浮在雲海裏面。事實上自己最喜愛的，豎著桅桿張著帆的大帆船並不多見；除非到了一個港口，纔偶然地見到幾隻小巧的漁船是張著一面帆的。

我知道我是被電影和書本插畫引入了迷，生在二十世紀的人應該享受的自然是二十世紀的文明生活。而我卻發傻地嚮往著海盜出沒的遠古日子。我失望於看不見一艘真正地像畫片上的大帆船，每到一個地方，我卻儘量搜羅一些畫著帆船的畫片和做成各種帆船的玩具。

八年前，從一個以精製小巧玩具聞名於世界的島國的港口回來，塞滿了行篋的，卻是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樣的帆船。我十分欣喜這次旅行的收穫，我像一個收藏家似的，懷著矜持而又隱藏不了誇耀的心情，在人前不免要展覽一次我心愛的物品。不料有一天我外出回家，我忽然發現我那陳列玩具的櫃子空了。同時我聞到一股撲鼻的焦臭味，這氣味把我引到院子裏，我看到院子裏正有一堆餘火未息的灰燼。我直覺地便嚷起來：

「誰燒掉了我的玩具？」

「是我。」

答話的是我二哥的兒子，一個青年軍人。我正是十分的懊惱，他卻故意逗怒我似地說道：

「我沒有敢燒你的玩具，十姑，我燒的是仇貨！」

「可是……」

我想說理。這些雖是仇貨，然而我並不是販賣得利的商人。我可說的理由太多了，但是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祇想從火餘灰燼裏翻找出一件玩具，可是那些牛皮做的，木頭雕的，竹子刻的帆船，早給一把火燒成了灰。在灰質裏我仍然戀戀地尋找，終於我找出了一個一寸半長的鐵質的小帆船來。本來銀白耀眼的，這時已被燒的焦黑。

現在這隻被燒的焦黑的小帆船，卻是我案頭僅有的一件供品了。有時回想到這件事，自己都不免失笑。經歷了八年的亂離生活，能够活著，似乎性命都是檢來的，活著對生命都要重行作一番估價，誰還再想念於這些作爲玩具的點綴品呢？

對著案頭這一隻小帆船，那焦黑的顏色看出它經歷了多少次的劫難。而它居然經歷了多少次的劫難，還沒有被遺失，當我工作到感覺得些微疲倦時，望到這隻小帆船，像會晤到一位老朋友，相對沈默無語，卻甚親切。經歷了多種人生考驗的，能够保留點孩子氣的任性未始不好，看到這隻小帆船，卻又使得經歷了多年亂離生活的，重行鼓起一個希望，走向遠方去的希望。

當一萬噸重的輪船直航重慶，不過是紙上的計劃的時候，美國水利專家薩凡奇氏的建議固然每一個中國人都希望它有一天實現，但現在，我卻本分地寄託希望於一隻小帆船。有過多次逃難經歷的人，歸鄉和疏散同樣是令人頭痛的問題，我害怕不久的將來我會被逼加入遠走的行列，步出山城，能够有一隻小帆船順流而下，破三峽直駛武漢，應該是最美麗的一個夢想了。

一切爲了前線

——家書一封

父親：

兩個多月沒有得您的信，哥哥們來信說您近來爲了文債太多，而勞累致病，心裏正是憔悴，不意兩次讀報，看到桂林通訊，知道爲要發動擴大對敵作戰的宣傳，您和龍積之老先生在李濟琛先生號召下組織了老人團勸募隊響應捐款勞軍運動，預備向富商門庶紳們的店鋪裏公館裏去求告去。一切爲了前線，一切爲了廣西，一切爲了國家，爲了抵抗暴敵的侵略，爲了保存破碎了的半壁河山，爲了保全這半壁河山作收復失地的起點，在風雨中，在炎陽下，您僵僵著背，任汗水洗著發亮的銀白色的鬍子，您擠在人羣裏喊出了響亮的喉嚨，（記得嗎？女兒是多麼喜歡聽您朗誦古詩呵！並且還說過笑話，如果您早年學唱歌，您會是中國的第一名低音歌手哩。）「獻出你們的良心，一切爲了前線！」

想到這裏，女兒不禁感動到哭了。哭不是怯弱，決不是！雖然想到您在這樣的高年，還在同兒女們一塊熬著這時代給我們的苦難，想到爲了一家人的生活，更爲了日不離藥輪在牀上的半身不遂的母親，您除了操勞館事（廣西省修志館）還得經常地寫些應酬文章，以致勞累到病了。今天，而背

著一身病的老人，卻還能够硬撐著，在風雨中，在炎陽下，站在青年人的前面，領導著八桂兒女，全省的人民參加到抗戰的怒潮裏去！女兒如何能不感動，如何能不感動到流淚呢？

當湘北喫緊的時候，女兒就聽到許多令人氣沮的消息。爲了一家老小還在桂林，爲了您一向膽小，老年體弱的人不免希圖一分應享的安逸生活，爲了母親患病經年，五哥是殘廢，三哥近又失業，姪子們還未成年。這一家老小在平日生活所需已成問題，而當戰事喫緊中如何應付可能遭遇的一些困難呢？爲了這，女兒會起過種種幻想，作過種種畫餅似的籌劃。自然一切遠地的懸念都無裨於實際，真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還在於自己。祇有用自己的力量纔能保衛住自己的家鄉！父親，您不但是我最親愛的父親，您還是最尊敬的一位賢明的長者！您明白眼前的環境，您明白逃躲都不是辦法，敵人一天不被驅逐出我們的國土，也就過不了一天好日子。您更明白喪失了的土地還可以收復，而死了的人心非大聲疾呼招魂歸來不可！

「沒有人心是亡國的先兆，富商巨室聞風即席捲先逃！」李濟先生的這一聲怒吼，不啻是一聲警號。逃到哪裏去？國土已淪亡過半了！田漢先生的招魂運動，在抗戰第七年的今天，想不到還是一件迫切待行的運動！

實在每一家富商巨室，「無一錢不爲廣大同胞付出血汗所聚集者，亦無一錢不在忠勇將士浴血拚命之下所保護者」（引桂林老人團所發表的聯名談話）所以「爲慰勞本身財產保衛者之

忠勇將士計，爲確保本身財產免遭敵人劫奪計，時至今日實有捐出一部分財產，以保障全部財產之義務與必要……」雖然現在還未能知道勸募的結果，女兒相信，祇要是還有一分人性的人，應該會受感動，應該會被激起天良而踴躍捐獻的。

父親！誰能嘲諷您是老朽？誰還能嘲諷我們這家老弱殘病婦孺是抗戰中的贅疣？您不用自慚在抗戰中我們這一家盡的力量太小，雖然我們沒有捐出過一石糧食，一筆像個數目的捐款，因爲我們自己並沒有一方可耕種的土地，每月還是靠著政府發下來的公糧過日子，而公糧以外生活必需及母親的醫藥費還靠您整日皺著眉頭捏著筆桿換來的。您做了一輩子官，熬了一輩子窮，卻換得來一個廉正耿直的名聲，現在老了，頭禿了，鬍子白了，而還依持著您常說的「老骨頭」來養活一家老小。今天敵人用礮火，用新的利器，用毒氣，來打到我們家的大門邊上了，您爲了保衛家鄉，爲了呼喊人民積極地作著宣傳工作，而組織了老人團。在風雨中，在炎陽下，任汗水洗著發亮的銀白色的鬍子，你的響亮的喉嚨在人羣裏喊出來：「獻出你們的良心，一切爲了前線！」

八桂健兒是剛勇的，八桂的老人更剛勇。在賢明的政府指導之下，父親，您有這自信，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會白流，因爲您的每一聲呼喊都打進了全省人民的心坎裏！

你最愛的女兒×××
六月三十日

念桂林

二十七年的春天，桂林安靜得像世外桃源。從戰區輾轉遷徙到來的人，覺得像是到了福地，心想謝謝天，再也不用逃難了。有的人可真被那名甲天下的山水迷惑住了，雖然桂林的山是怪奇的，水狹的像帶子，土地不出東西。如果不鄰接湖南——出米出煤的富庶之地，桂林人喫什麼，有什麼喫的？很少人去想這個實際的問題。天地山水變成了一幅畫，任往來旅客觀賞流連。有人初到桂林，客地生疏，思家心切，想到家鄉在礮火中遭劫，生活的愈無礮火味，愈是想找刺激。尤其是一些青年人，一腔的熱血無處灑，一股子勁兒無處使，山水未能忘憂，心裏一片愁。也可說是靜極思動罷，於是一些什麼隊之類組織起來，動身受訓去了。我呢，也可說是這羣青年人中的落伍者，我也不滿於那種過分的安靜，可又沒有勇氣參加什麼隊。我但恨自己太弱小，幾乎覺得像我這種拿不起槍桿的人，在抗戰的中國，是廢物，是累贅。種種矛盾使我心情十分憂鬱。

那時候，朋友中有一位S先生，胖胖矮矮的，愛說笑，每星期有許多天駕起小汽車往郊外跑，有時許多朋友擁在他的車子裏出北門外野餐，野餐的時候，他卻一個人沈思著，計算著什麼，可老是一個人爬上坡地察看什麼，我有點奇怪，跟他跑過一陣，他卻像教室裏上課的先生，彷彿面對著幾十

個學生講學，他告訴我路基是怎樣鋪的，那一種石頭作那一種用場，又說「涵洞」的作用同構造，又講到枕木，又講到鐵軌，又講到鐵路管子，又講到將來，火車通了桂林就可以繁榮起來。「這是一條動脈，得費點腦筋早點建築起來……」我上了許多次土木工程和工商管理功課之後，我纔知道，原來S先生是建造湘桂路的一位工程師。

不到一年的時間，湘桂路修造成功了，但兩年之後（太平洋戰起之後）我竟從一個虎口逃出而搭乘湘中路火車回到桂林。闊別了四年多的桂林可真變了，人也多了，桂林卻真的繁榮起來了，游資流到這個山城，許多工廠開辦了，煙窗像是向獨秀峯示威，似乎說：「我要與你比比高下！」山水卻變的更寂寞，終日不言語。我逗留了一個很短的時間，便來重慶，沒有見到S先生，他應更忙，興致也應更高罷？

四個月前，我的寓所來了位陌生的訪客，半晌，我纔認出是S先生，他可變了，鬢角呈灰白，不過，他卻更發福了一點似的。我頗詫異他的來訪，果然他突然問：

「府上的人都在桂林嗎？」

「是的。」

接著他好意同我要了一個地址，自動的說，萬一有必要，他設法在交通方面幫幫忙。我楞住了，話聽來不是笑話。可是這時湖南戰事打得正好，根據以往三次勝利，桂林會有危險嗎？客人恩恩就，走我

想託帶點東西給家裏人都來不及，他第二天就飛桂林。

「幹麼這樣忙？」

他沒有言語，忽然問我：

「你記得我告訴你錢塘江橋的故事嗎？」

我不禁喫了一驚，忙問道：

「你——去拆——湘——桂——路？」

他慘笑了一下，逕自走了。

錢塘江橋的故事，是抗戰以來，許多英勇故事中最感動我的一個。是在桂林，在S先生那裏見到一個中年人，這人異常沈默，那態度，很像是一個失戀之後的人一樣；我好奇他問S先生，他沈吟了一下說：

「同失戀也差不多。他和我同是工程師，他是錢塘江橋的建築負責人，可是橋剛造好，敵人打到了。當那橋完成了最後的使命，軍隊撤退完了，人民撤退完了，工人撤退完了，他親手點燃了導火線，沒有幾分鐘，像地震一樣的聲音，把它震倒了，而他親手設計，親自督造的橋也眼睜睜地看它炸毀，沈到江底……」

這是一個多麼感人的故事啊！想不到這故事竟要重演！

我懷念桂林，我懷念桂林的朋友；我懷念那載過我的足印的湘桂路，一粒石子，一根枕木我都懷念呵！記得當趕建湘桂路時，山坡兩旁都是荷著鋤頭的男女農民，老幼都有。他們一臉的驚奇，一臉的笑，望著那怪物一樣的火車，竟在他們鋪好的鐵軌上跑。而今天，又舉起鐵鋤頭——拆路！鋤頭挖的深，他們有的是力氣；刀氣滋長了他們的憤恨，鋤頭會認清仇人。八桂兒女本來剛勇，敵人來了，會輕輕放過嗎？

黃沙河，全州，白沙……敵人一步一步逼近了。桂林山水出名的怪奇，不論是七星巖，月牙山，老君洞，象鼻山……萬一敵人進來，應該不讓一個活的出去。這是時候了，全中國的人們正期待著八桂兒女們的這一聲怒吼！

多年來，憂鬱的心情並未少解，拿不起槍桿的人，依然是廢物，是累贅，自己遠躲在霧都重慶，連一把鋤頭都舞不動，家鄉在遭劫，父老兄妹在準備戰鬪，而我，除了心頭打了一個結外，祇有嘆息，祇有這一分無路寄達的懷念！我想念桂林！

哀故鄉

中央社的消息，敵人已經於二十日由北流經楊梅圩，侵至容縣。今天，這消息已經過了三日，我不敢想這三日來的變化，敵人分三路打廣西，激戰湘桂路正中，全州已不戰而失了！梧州跟著淪陷了。而我的七十高齡的兩位老人，以及兒媳子姪們全家，卻在桂林疏散聲中，回到容縣的楊梅圩舊宅。不料纔一個月時間我的祖宗廬墓世代所居的家鄉——容縣，卻先桂林而陷敵手了！今天的報紙帶給我這近乎意外的消息，而且還是三天前的消息。我不敢想，也不能想了！有的祇是眼淚。多麼自私的表現啊，我哭了我恨自己，我恨我的自私，我恨自己的無用！抗戰進入了第八年，經了多少磨難我纔看穿了最弱的一點人性。

記得當戰爭初起的那一年，我由上海乘了三天三夜的火車上南京，而在那條鐵路上，我受到敵機的掃射，火車疾駛過橋洞時，我看到車頂上的難民，像菜刀切西瓜似地，腦袋滾下地來，我聽著死難親屬的哭聲，那哭聲十分令人刺激，而我當時卻如同觀看一部感人的電影，心裏但覺難過，卻哭不出。四年前在重慶遭受大轟炸，我目擊了慘遭炸死的人們，那慘狀已無從描寫，我祇覺得想哭，我兩手捏緊了拳頭，我有的是對敵人的憎恨，然而空氣不是我使用力量的對象啊！從此，我心裏埋下一層暗影，

我祇能說，我恨自己！恨自己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恨自己是個女子，此時此地有什麼可以給我做的呢？多年來的山城生活，這潮濕鬱悶低氣壓的山城啊，連鋼鐵都要上鏽的！何況是最沒有用的人！

記得幼小時觀看過蟻戰，那一種合羣的無畏的戰鬥精神，證明螞蟻的社會組織是那樣的完密！這印象很深。我自己是人，而人的社會，我卻始終沒有看透。儘管前線的弟兄們，在喫不飽穿不暖的條件之下，用血肉之軀在拚。可是今天，大片大片的土地在遭受著敵人的蹂躪。難道說人不如蟻嗎？我不相信。

敵人愈進愈深是事實。當敵人打到我的家鄉，當父母家人生死消息無從探訪的時候，我纔真正感到切膚之痛，我哭了！這是多麼自私的表現，我明白。多少人的家鄉淪陷了，多少人家的親屬不得消息，而活下來的人，又有幾個不是在流離失所爲生活奔忙？是的，大家都要活下去，可是想一想罷：如果抗戰的第八年勝敗的最後關頭，土地還是這樣輕易地一天天遭受蹂躪，則任何人還能不能夠活下去，恐怕也會成爲問題了。今天還能說：「以空間換取時間嗎？」中國的人民還有多少家鄉可換？

多少人在發牢騷，多少人在抱怨有力無處使，這能一律視作無病呻吟嗎？人民本身就是力量，可是沒有組織起來的人民，那力量等於圍到發了霉的布疋和糧食。這無論如何是一種力量的損失，我們應該責備誰呢？

是的，自己的家鄉危急了，我纔指摘人性的自私，我纔來呼籲後方的同胞們：把眼光看遠，把力量

用到前方。我這樣呼喊著，我不禁感到臉紅，我恨自己恨自私的人！可是我不願臉紅，我還要喊：組織起人民的力量來罷，不要害怕，中國人民的敵人是祇有一個的！

到今天，我想每一個人都畫得出一幅中華民國的地圖，大家用用腦筋，等到敵人全面地佔有了廣西，等到他一石二鳥地一面完成了南洋部隊的撤退，一面又加強了中國戰場的佔領，那時候就不必我這樣的人來危言聳聽了。

誰甘心做釜底的游魚？誰忍心看著同胞骨肉受難？誰願意將有用的身心任它像鋼一般生鏽？像被圍的布疋和糧食那樣霉爛和腐蝕？

入秋以來，天天好太陽，希望陽光會驅掉多年來埋在心頭的暗影，希望人們緊捏的拳頭不至再擊打著空氣。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自私之想，這是全中國至少兩萬萬失掉過家鄉的人的一片呼聲。

九二三日，滬。

三年兩地

今天，我在離前線六百公里後方的一處大城裏，從停了電的無光的街頭，摸索著回到寓所。一盞油燈的光，顯出夜的靜默，我安靜地坐下來冥想：目前的戰局，使我自然地回想到三年前在另一處城市裏所度過的可怖的黑夜，突如的轟炸和礮火，把一切人捲到了街頭，捲起了一片人的潮水各奔向自以爲安全的地帶，在那生和死的頃間，作爲一個難民的我有無窮的悲痛，無限的憤恨。我不願走，但我羞於羔羊似地受人鞭宰；我祇有走，我恨自己是女子而不是一員戰士，不能來面對敵人拚個死活。

臨近過死亡，纔意味到這年頭的活之不易。活的慾望頑強地旺盛起來。是的，我要活著，任誰也一樣地要活著，然而重要的是活要活的剛強，生命也應該稱起來有分量。雖然無福作一員戰士，由自己來掌握本身和敵人的命運，然而卻決不甘心在敵人的礮火下做一名冤鬼，讓生命作無代價的犧牲。因此，越過死亡，拿當時的病體爲注，爬山涉水，到底衝破了敵人的封鎖，不屈不撓地活了下來。不論這渺小的生命如何渺小，而自己總該重行給以一番估價，爲人生，爲社會，也爲自己，必須派一點較有意義的用場。

如今，三年了，三年的日子怎好說短？而時間卻一眨眼不顧人而去了！誰都應該結一結這筆帳，算

一算這三年間的得失。

這三年，個人做了些什麼？國家作了些什麼？三年前的今天，敵人在我國土地上橫衝直撞；三年後的今天，敵人還在我國的土地上依舊橫衝直撞。原來，自然說我們的力量還沒有長成，還不够說「來便消滅他」！祇要先擋住牠，丟掉某一些地方，是在挨到某一段時間，這就可以渡過相持的局面，進到勝利的反攻；然而，時間！時間！時間！真是一個不留餘地的苛刻的傢伙，牠讓人有時閒刻苦進步，也讓人有時閒快樂逍遙，牠給我們以時間壯大，牠卻也不拒絕給敵人以壯大的時間。想到這裏，叫人怎不對六百公里外的消息更加心驚？

從沿海的山城回到這內陸的山城，現在是滿三年了。拿這一山城和那一山城的生活相較，精神上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同呢？同樣是無風的海，微波祇點綴著當前的景色，浪花也掀不起澎湃的怒潮。無論是在那兒，反正這兒不是前線，這兒聽不見礮聲，這兒纔是正好享樂的大都會，這兒是沒有火藥氣味的「桃花源」。儘管多少人在流血拚命，多少人在死亡饑餓中掙扎；眼前的歡樂已麻痺了七八年來背在身上的恥辱，我們越耽於安樂，就越怕刻苦了。

僅僅爲了敵人的橫衝直撞，桂柳不守，猶覺甚遠；黔邊告急，這纔惶然！山城失去了向來的平靜，人們纔開始考慮起自己的前途。有一部分人感覺到戰局嚴重，當這最後一次的最後關頭，逃是無可再逃了，每人自應獻出自己的力量，不在別處，應該就在這裏，把敵人擋住！把敵人消滅！另外的一部分，也

許還是有自己的「本位的打算」的人他們自然又要作種種準備爲「保存自家的實力」忙起來了！

我不詛咒後一種人的死滅，但我祝禱前一種人的增多。我望著燈花，我相信自己對當前的戰鬥可能盡一點小小的力量，我相信國家和個人都會渡過這無光的長夜的！

三十三年二月八日夜。

壁飾

每一個人似乎生來就有一個共通的癖好，當自己有了一個可以容身的窠，除了必需的桌椅臥榻之外，總願意分出一點餘閒，對四壁加以裝點。無論在鄉村，在城市，在農家的破茅屋裏，或者闊人的大公館內，我們都可以欣賞到一些壁上的裝飾品。顯然的，這些壁上裝飾品可烘託出主人的身分，地位，教養和趣味來。除了特殊的藝術家和收藏家是例外，因為他們的壁飾，可以說是世界上希有的古玩和藝術品的展覽室，普通人置身其間，不論懂與不懂，祇有搖頭讚賞，嘆為觀止。一般的說來，在紳士顯貴的家裏，壁飾定然是山水風物，名人墨跡；而在中等以下的人家，或是鄉下，就可以看到一些陳年的喜對繡屏，或是大紅大綠的年畫了。年畫除了取其意義有點吉利以外，同樣重要的作用，應該是使得灰黯的屋子增添一點光彩。

不論裝點壁飾的人，有怎樣的用心，是炫耀身世，還是附庸風雅，但間接地卻影響了藝術與文化的傳播，這作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可是，此時此地，以我們這些靠筆墨生活的人，即使求得了一榻之地，已十分不易，有了一個自己的小天地，卻想講究裝點一點什麼壁飾，可就千難萬難了。雖然如此，而在我們這些窮朋友羣裏，不論

是三人五人合住的寄宿舍，或是一間半開分隔成的小家庭，除了必需品桌椅臥榻和書籍以外，壁間仍然少不了一張半張石印的像片和語錄一類的東西。這些壁飾可說簡陋樸素到了極點的環境裏，仍然可以觀察出屋主人的教養和趣味來。

我自己卻是一個最不會講究壁飾的人，過去有過一位畫家給我畫了一張像，釘在牆頭，當看到這張像的人少不了要問一聲：「誰的像？」我說：「我。」接著必然問：「誰畫的？」我嫌煩，想揭掉那張畫像，可一直爲了懶，直到這次遷居，纔將畫像捲進了箱底。

新居是一間小樓屋，因爲有我渴望了兩年的電燈，即使電燈是黯黃的，我卻很滿意。因此我不免對那三面白粉牆寄與了一些遐想。我應該裝飾裝飾這間屋子，我打點著。

在正面一面牆上，我掛了一張父親寫給我的橫幅。父親的詩同字是我深愛的，半年得不著淪陷後家鄉的消息，早晚看看這幅字，權作如同家人晤面一樣。另外一面壁上，釘了一個演影子戲的皮人。我說不出什麼理由，我有點喜歡這個傀儡。此外，我可找不出更多的，可以裝點屋子的東西了。

朋友A、B來看我，A認爲這屋子布置的太簡陋，提議我貼些照片之類，B卻搶著說：「得了罷，女孩子總是未能免俗的。」我不解地問：「怎麼未能免俗？」B說：「那個女孩子不喜歡展覽自己呢？」我恍然瞭解了他的諷刺，卻笑道：「也許你是對的，可惜我連一張自己的照片也沒有，並不是我要與衆不同，我同樣歡喜拍照，喜歡貼像片簿子，可是在敵人打到××的時候，幾十張照片都投進了爐子。」

裏燒了。」

△說：「再拍幾張就是。」我搖頭道：「爲了裝點這一面牆嗎？我可沒有這興致。」

朋友走後，我不禁對著那面白壁思索了很久，我忽然想起了琳的一句話：「一個人生活充實，工作忙碌的話，連裝飾自己的時間都沒有的。」

「我爲什麼將精神浪費到這上頭呢？」我不禁責問起自己來。

時間

雖然案頭老愛放置一個代替「鐘」的地位而用的卻是掛鐘，雖然壁上永遠掛著一份日曆，可是「時間」的觀念對我卻十分淡漠。一則八年以來，沒有用過一隻走得準時的「鐘」，而日曆上過去了的日子也往往忘了撕去。除非有一件必須應付的工作待交卷，再懶，也不得不翻翻日曆，算一算時間；又或者偶然地有一個約會，而一再被冷遇的掛鐘也會兩次三番握到我手裏來，播弄一下。積日累月，年復一年，日子逝去的真快！可是就是這麼一句感嘆，也難得跳到我心裏來，有時聽到掛鐘寂寞地嘆息，我卻像一個冷酷的情人，壓抑不住一聲冷笑。

「冷酷」像一片刀尖，刺到我心裏，我不禁懾然地反問自己：「我冷酷嗎？」

我聽到掛鐘的寂寞的嘆息聲，我覺得我是變了，什麼使得我竟變了呢？我想，我想到一長串一長串像江河裏的水逝去了，永遠不再回來的日子！

我想到我寄住在K城的時候。在一所新建的樓房裏，我分居到一間頗為寬敞的屋子。K城的一段生活，靜如止水，早晚我都愛倚在走廊上，看看遠山，曬曬太陽，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貼鄰一所小學校，早晚散學時孩子們的充沛了活力的歌聲，也使我感染了不少的興奮，孩子們的歌聲規定了那一

所樓房中寄寓的人的生活秩序，該喫午飯了，該掌燈了，時間隨著歌聲一分也不遲誤。

K城中心小學辦的最發達，成績也最好。小學生都活潑可愛，閉目想想，五六年前的情景如在目前，而孩子們的歌聲也還嘹亮在耳邊。可是，那些應該進入中學了的年輕的人現在呢？有幾個逃得出這次K城淪陷的劫運，而受到他們應該受到的中學教育呢？

霧的山城難得找到一個清靜的環境。微倖新居地點還偏僻，同時，恰巧附近有一所國民小學，校舍是草棚子搭的，偶然從那所學校門口走過。聽到那裏面孩子們的讀書聲，空氣充滿了幸福與和穆。當我坐在小樓窗前，往往一陣歌聲驚醒了我，合上書本，凝神一聽，纔恍然現在是在K離城千里外的地方，然而感染給我的卻是一片難言的悵惘。歌聲告訴我，孩子們散了學了，而我卻不禁對那江河一般逝去了的，永遠不再回來的一長串日子寄與無限的眷念！

我但祝望現在唱著歌的孩子們永遠生活在這種幸福而和穆的空氣裏！我希望自己也和這些在幸福而和穆的空氣中生活著的孩子們一樣，爲了珍藏一個美好的記憶，我得珍視現在這一段時間。我不應再懶到忘掉撕去過去了的日子，不該再沒有時間的觀念了，我叮囑自己。

假如不是孩子們的歌聲，我會記憶起K城一切來嗎？「時間」會慢慢地使得一個年輕人的心情變老，「時間」會慢慢地使得一切記憶都褪了色，「時間」可以使得一個熱情的人慢慢的變成淡而冷，可是「時間」也可以使得一個有毅力的人慢慢完成他的事業，「時間」……忽然一個響

音打斷了我的思緒，掛鐘握到手裏，它仍然低低地唱著老調子，而我卻無法驅除它那含有冷酷意味的諷笑。

元宵夜

連著幾天的太陽，晚上天邊也懸著一個橙黃色的月亮，在霧裏過著日子的人，日裏曬的一身是汗，晚上能够看到月亮，即使月亮並不如想像的那麼美，心裏也充滿了一種喜悅。月亮經過層霧投射出她的淡黃色的光，像一片輕紗，籠罩著河流樹木街頭和人家。小城裏的居民都被月亮引到了戶外，無論是站在山坡上，走進人叢裏，劃過天空的鑼鼓聲，隨時隨地都充盈耳際，歌唱著：「同胞們，團結起來……」鬧年鑼鼓的市民們，正跳著四拍子的舞，擊打著「錢棒」，歡躍地跳到眼前。這是萬家燈火的上元節，全山城的市民盡興地消磨他們新年中最後狂歡的一夜。鞭爆不絕地燒著，還有燄火，燄火中玩獅子的，玩燈的，打鬧年鑼鼓的，光身赤膊上都流著汗，老人，孩子，女人們狂喊著，笑的掉下眼淚來。「同胞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鬼……」鬧年鑼鼓和著抗戰歌，歌詞，音樂雖然那樣簡單，而山坡，廣場，大街，窄巷，百萬市民卻像潮水一樣湧著，擠著，笑著，我被擠的喘不過氣來。我像投進到海裏去的一粒沙子，也不禁分享了那排山倒海似的捲來的歡喜。

木匠，鐵匠，裁縫，廚子……在這一晚上，都放下了整年不離手的工具，拿女子們用的脂粉塗滿了一臉，憑生活中積年習見的技藝，從屋裏跳到街心，唱到街心，舞到街心。他們的觀眾成千成萬，千萬

人都被他們的歌聲鑼聲，鼓舞的從心裏笑到臉上。一年一度的元宵，使得全山城的人們都分享到一分快活。孩子們也學著唱蓮花落，老人們么喝著，女子們用最粗野的話，來表示一時無法形容的感情。「格老子耍的要得！」笑聲像夏夜的風，人們從心底感到痛快。

街頭不是舞臺，沒有人數的限制，沒有金錢的限制，沒有「非票莫入」的限制，也不受憲警的干涉。望著那流著汗的赤膊，塗著脂粉的憨態可掬的臉，不禁使得曾在三面牆舞臺上扮演過人生悲喜劇的人感到慚愧，而憬然深思起來。

多年來從事舞臺藝術和宣傳工作的人，都嚷著苦悶，嚷著走，嚷著想上前方去要做些民間宣傳工作，事實前後方的距離已經不太遠，但被圍在後方的人又是什麼原因使得自己同眼前千萬人民隔離起來呢？

借取演劇隊在前方服務的精神，不知道從事戲劇宣傳的工作者們在「演出困難」的情況之下能否改換目標，去努力爭取走向街頭的機會。

假如可以爭取到街頭和廣場演劇的機會，我相信衝破了三面牆限制的舞臺工作者們，一定可以獲得更多的經驗，可以達到更高的藝術造境，同時也就可以圓滿地去完成「深入民間」的使命。然而在前方工作多年的演劇隊回到後方來，也被圍在三面牆內，那麼曾經是多年困在籠裏的後方舞臺工作者們，要衝破那三面牆將是如何困難的一件事，更是想像得到的了。

夜深了，霧裏的月色更朦朧，鑼鼓歌聲似乎遠去了，又似乎縹緲在天際，人們散散落落的向回家的路上走，在人叢中拖著腳步的我，忘了疲倦，摸索著路……走著，走著，人們的笑語離我更遠了，心情同月色一樣的朦朧。

謊騙的諾言

女居停送走了醫生，便出去配藥，託我照看正病著的孩子。

這時黃昏將逝，窗外星光霧影，引人沈思，遠看南岸，山峯隱沒在霧海以外，人家燈火偶然一現，待定睛看時，卻又隱約莫辨。我貪看這一忽兒的窗外夜景，若說山城景物有值得人喜歡的嗎，也就莫過於眼前這一幅圖畫了。可不嗎？任何一個晚上，無論晴雨，無論有無星光月色，你偶然走到一個路口，隨便向那一個方向望去，你會驚望著霧影迷濛處的人家燈火，而誤以為自己迷入了神話中的仙境。當你置身在仙境中的人家，極目四顧，眼底風物，不就是海市蜃樓的一現嗎？

幻景可以騙得人忘掉了自己的存在，所以許多人願意在幻景中騙來片刻的安慰，明知被騙而甘於受騙，換來的安慰也就多麼的可憐了。假如我是畫家，我將永遠保留眼前這一片景色在記憶中，不使落於紙上。事實上每一個居住在山城的人，誰都厭惡這一片望不見藍天的土地。石坡爬彎了你的背脊，灰塵直射進你的肺裏，如果是落雨天，你便成了一條掉進泥沼裏去的狗似地，走過街，恨不跳進水裏淹死。可是就在這時候，我卻被幻景誘惑的忘了現實的存在。我貪望著遠景，我甚至幻想起一些動人的神話故事來。

「A先生，我請你給我講個故事……」

病了的孩子並未睡著，他的喊聲驅散了我的幻想，我戀戀地離開窗口，像第一次走上講堂的人，腦子是空茫的像一葉白紙。

我似乎有許多的故事，可是待我一開口，思想像一團亂絲，任憑怎樣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爲了不願使一個病了的孩子失望，故意從容地同他說些閒話，問他那兒不舒服，問他要不要喝水，問他在學校上了些什麼課。最後我點燃了一根煙，我也變成了個孩子似地，近乎放賴地要求他：

「等我抽完煙好不好？」

「好。」

孩子笑了，是那麼一個充滿了希望的笑。

一根煙抽完了，任何故事都想不起來。

不等他又一次請求，我便又走過去，我抓住一個神話的尾巴，十分喫力地苦思著。

可是這孩子纔七歲，顯然神話故事他還不够理解。一個七歲的孩子應該聽些什麼內容的故事纔好呢？我忘了故事，我卻思索著這一個難解的問題。

「你又抽煙了？」

孩子不滿地問我，我笑了笑，我不好意思說我還在想。

「你天天在寫故事，你應該給我講一個長長的故事！」

我像個臨考受審的小學生，我連爲自己辯解的勇氣都沒有了。

我輕輕溜到窗口，我恨不把整個身體跟著我的眼睛投向窗外，投向幻影霧景中去。我希望我伸手可以攀摘到一顆星星，希望星星賜給我一分應變的聰明。

星星昏澹地夾夾眼隱去了。一陣聽不清的私語從對岸山頭隨風吹來。我遭受到難堪的訕笑。惶急中我又退到牀前，我終於訥訥地揭開了話源：

「一個小孩子用計打退了敵人……」

多麼枯燥無謂的題目，不到三分鐘就講完了，孩子一再問著「後來呢？」可是，我再也編不出一個可以使孩子滿足的故事了。

終於盼到女居停回來。爲了騙孩子乖乖地喫藥，女居停不等我同意便慷慨地答應了給她的孩子「喫了藥，再給你講個好聽的故事。」

孩子和母親同時望了望我，臉上都浮泛著一層壓抑不住的微笑。

我無言地又點上了一根煙。

幸好孩子喫了藥便睡著了，然而我卻無法從他夢裏驅走那個詭騙的諾言。

說不完的故事

從一個鄉村到另一個鄉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人在蜿蜒如帶的公路上被客車顛簸地拖著向前爬，公路走不到頭，山脈的景緻好，旅行人可以忘掉了疲勞。

打尖投宿的時候，旅行人的心最感到閒適。鄉村的景物看起來是幽閒而又安靜，於是大家喫一個飽，或者貪圖睡個好覺，便又準備著好上路。但是，如果你是個好整以暇的人，在一個很普通的情形下，最表面的接觸中，那麼就會感覺到，這幽閒而又安靜的鄉村中潛伏著一種什麼東西，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幽閒而安靜的表面並不是死寂，相反的，鄉村人民的知識，鄉村人民的生活，甚至是他們的勞作的活動，一天又一天地在演變中。

一條公路的開闢，是一條灌輸知識源流的路。鄉里人拿著鋤頭，拿著斧子，拿著耜，鐵的力量打到石頭上，石頭開了花。人的力量真偉大，山打通了，溝填平了，平滑的公路修成了，公路兩旁滿種了樹，各種各樣的樹，每一個站頭搭起了茅篷，方便客人喫茶喫飯的歇腳處。公路似乎無盡的長，鄉里人睜起

了大大的驚奇的眼睛，老頭子牽著孫兒在山坡上看地，一邊趕著麻雀，一邊指點著南往北來的客車。羨慕地嘆著氣。

「爺爺，那是什麼呀？」

「這是公路車！」

「那車裏邊的人上哪里去呀？」

「上縣城裏去。」

「他們是做什麼的？」

「不知道。」

「爺爺，我也要坐車車。」

「好的，等過年的時候，我帶你坐車進縣城去看廟臺戲。」

被哄著信以為真的孩子眼巴巴地等過新年。新年到了，爺爺背著一籮筐的雜糧糕餅，一手牽著孫兒沿公路走上縣城。忽然，汽車喇叭響了，爺爺忙著把孫兒拖到陡坡上，一邊用手擋著風向：

「躲開些，當心黏一身的泥。」

鄉里人坐不到公路車，但他們愛惜公路就像愛自己的耕地。

一年又一年，公路上往來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旅行人急忙地走了，急忙到走過了些什麼地方都

不知道。然而他們給公路留下了一種不是文字，也不是言語可以傳達的影響。鄉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地變了，他們的知識一天天地增長了。爺爺帶著孫兒再立在山坡上看地，老頭子和孩子在心裏慢慢地明白了，也說得出他們是生活在怎麼樣的一個國家，怎麼樣的一個世界裏。

二

城市，擠滿了人，各種各式的人。

這些人整日的跑著，走著，忙碌著，工作著，日裏夜裏，城市是一個不懂得疲勞的巨人，各種聲音，不知從那裏來，一個聲音交織著另一個聲音，而又變成了一個諧合的音調，在每一個角落上飄蕩著，飄蕩著。

你站在城市的任何一角，你來看看這個城市，是多麼奇怪的一個地方呀。

人，什麼地方都是人。這些人都不太健康，也不太華麗。布衣粗服，操作得手是繃的，額上滿布皺紋。他們爬著高高低低的坡，嘆著氣，買一樣東西，怨一句，可是百貨店，喫食店，戲館，仍然擠滿了人。

小巷裏的更夫第二次出來巡邏了，這些人纔慢慢地回到了他們的家。

家，又是多麼奇怪的家呀！這些房子，這些樓，這些沒有了牆壁的屋子，也住著了幾家人家；那一廂沒有了屋頂的，裏面也擠滿了人。下雨天，哪人家的人不是牀鋪上撐起了傘嗎？還有，那兒，那兒有兩層

樓梯，有三間房，房裏燈火正亮。這是人家呢還是戲臺？他們是住家的，不是演戲的。他們就這麼住了數不盡的日子，自然，還要住下去。

這就是城市。

敵人的炸彈炸平了一條街，燒平了一條巷。可是炸不怕人心，炸不盡人力。踏平了的灰燼仍然會建立起一座新的房屋來。這就是城市。

這是多麼奇怪的一所城市。

不是上海，不是南京，不是漢口，更不是北平。馬路是窄的，人擠人，房子多數是傾陋的，也是人擠人。他們擠著，擠著。

沒有人計算日子，抱在懷裏的孩子，現在站起來有桌子高，怪不得做父母的都互相看出是老了。鬢角的白髮是中年男人的飾品，百貨店的脂粉是婦女們的珍物。

他們都老了嗎？他們是害怕老嗎？

從理髮店出來，一對中年夫妻相互一視，不禁會心地笑了。

這笑引起了他們的回憶，這笑是無言的安慰和勉勵。

這笑表現出他們的心是年輕的。

他們希望著，每一個城市裏的所有的人們也同樣的希望著。

他們會有好日子過，他們的孩子更應該有好日子過。他們有這信心，能熬，能等，能忍受，能爭取。城市，擠滿了人。

城市，是一個不懂得疲勞的巨人。

這是多麼奇怪的地方呀！

這是什麼音響奏出了這麼一種悅耳的音樂？

三

春末的一天，傍晚。

南邊的一個小鄉鎮裏。

打穀場上坐滿了孩子們，女人和男人。

屋子裏是蚊蟲的世界，南邊的氣候熱得悶人。

打穀場上堆著稻草燒，稻草的煙可以薰蚊蟲，這工作是孩子們最高興的。

孩子們圍著一個青年人，要那個青年人給他們講故事。

那青年認識不了幾個字，書本上的故事他編不出來，那青年沒有跑過什麼地方，至多上過省城，

飄過海，在那那邊的島上做過一名搬運貨物的工人。

可是，那島上的珍貴故事已經說完了。

孩子們圍著不散，青年的眉頭皺的更緊了。

不一會，青年的臉上笑出了光。孩子們先就樂了，跳躍起來。

「我告訴你們一個故事：

「那島上來了一羣強盜，強盜真狠，有飛機，大砲，島上的人真死了不少。

「沒有死的人，都想逃。能逃的人又多半是有點錢的人，有錢的人總捨不得那些好東西，所以就揀出一些更好的給我們挑。

「我挑著一擔行李，跟在這一羣逃難的人裏面，偷過了海，偷偷逃出強盜霸佔的世界。

「我們白天躲在山上，夜裏走，不管是山，是水，女人們，老頭子，小孩子也都像我一樣，一走就走個七八十里地。」

「爲什麼白天不敢走呢？」

「因爲我們怕強盜追。又怕土匪搶。

「強盜是外國人，土匪可是中國人啊！」

「有一天領路的人說：『好了，好了，前面有個廟，廟裏的和尚最好，我們休息一天一夜再走罷！』」
我的腳板底也起了泡，都巴望休息一天一夜再趕路。

「廟裏沒有和，尚廟裏有一個長老。長老給我們飯，喫給我們水喝。廟裏地上鋪好了稻草，大家都喜歡地躺下來，預備睡一個好覺。」

「那曉得到半夜，睡著了的人都給喊起來，說是強盜要來搶這個廟。槍聲在半夜裏聽來真可怕，我們每一個人都嚇的發抖了。」

「天快亮了，槍聲纔停，說是強盜祇有三五個人，不知被什麼人打跑了。」

「廟裏的長老卻對這些難民說：『強盜既然來過，就會再來。逃難的人都希望到安全的地方去，最好往前走，離開強盜遠，纔會得到安全。』」

「可是，天已大亮，白天大亮的往深山叢嶺中走，那一帶都是土匪窩，躲過了強盜，躲不掉土匪，女人們都急的哭了。有一個老太婆拉著那個長老說：

「『不行，白天走不了。我們是女人，又有孩子，我們不能在這裏送命……』」

「『你們怕什麼？』」

「『怕土匪啊！』」

「『土匪？你們知道這裏是誰的地方？』」

「『這一帶不是有一個會大哥嗎？我們怕他來搶！』」

「那長老哈哈大笑起來，他拍著胸脯子說：

「『怕什麼有我呢？』」

「我正在揸著扁擔，準備上路。離這個長老不多幾步遠。我看這老頭好大口氣，他也不過戴頂簷帽。一件灰布袍，他有什麼本領呢？」

「難民們祇好委委曲曲耽心害怕地上路了。」

「走下了一個山坡，歪眼阿龍低低跟我說：

「『那個女人好大膽，當著會大哥的面罵土匪呀！』」

「『什麼，誰是土匪？』」

「『誰就是那個老頭子他自己呀！』」

「那麼，後來呢？」

「土匪追上了你們嗎？」

「土匪是什人？」

「會大哥就是土匪？」

孩子們一個連一個向那青年發問，那青年的臉，被燃燒的稻草映的鮮紅，他羞怯地沈默了。

「後來呢？」

「這故事後來呢？」

「後來，我也不知道了。」

青年想搪塞過去，孩子們無厭足的心是不肯罷休的。

「後來，後來等我有機會再回到那個廟上去一趟，我再給你們講故事。好不好？」

「好，好好！要講許多許多故事！」

「好的，我要講一個永遠講不完的故事！」

這個願心，孩子們滿意地接受了。

三十二年十月

燈花

當黃昏的餘輝從檐邊隱去之後，這屋子彷彿就陷入到無比的空漠，夜靜靜地，像一個脈脈含情的女子，臨近到你的身旁。你可以偷偷的聽見她的呼吸，她的無言的心聲。她無怨地伴著你，消磨這沒有光亮，也沒有溫暖的一瞬。

天上的霞光逝去了，星星隱藏在雲霧裏，淒清的號角聲隨風送來，鳥羣都已歸林。院子裏已數不見點地的落葉，你徘徊又徘徊，你在想著什麼？腦子實際是空茫茫的。走進屋子，關上門，彷彿是回到了家，遠行人渴望著家所能給予的喜悅，那麼，你會不耐這靜寂，你便忍心辜負了這麼一個，數不盡年月，永遠追隨著你的一顆可愛的心。於是一根土產的蠟燭點亮了這屋子，你得到了你所能真心誠意熱愛渴念的光！你笑了，你不再沈默於竊聽你的自語，你不再咕嚕著兩眼搜索最後一瞥的陽光投下來的影子，你不再傾聽耗子在那個犄角上啃齧著木頭，也不再溫習某一段書本上記載的故事。光帶來了熱力。光引你進入了另外一個境界。

面臨著這一點光圈，慢慢的喜悅的心情也逐漸平靜下來。光所能及的範圍是那樣的窄，光的影子不定地搖曳著，像在笑，不過笑裏含有譏諷；又像是在舞蹈，光的跳動記錄著逝去了的時間，而逝去

了的日子，卻如同檐前的滴漏，溜走得了無蹤跡。

你想辯白嗎？你有一張會說話的嘴。你想誇耀你的勞蹟嗎？你的影子會使你一望就失去了啓齒的勇氣。

你感到苦惱，你咬著嘴唇。你想著，想的深沈，想從回憶中搜尋你已失去了的；這，何嘗不又是沙漠中淘金，淘金的人有一雙貪婪而銳敏的眼睛，看得出沙土的品質，成色，甚至分量。多少人世世代代生長在沙土裏，活在沙土裏，死了也埋在沙土裏！沙土中可能有金子，可惜沙土不全是金子。

回憶如果說像夢，這裏，我將代你追述一段逝去了的夢境！

那夢裏，曾經有過那麼一個地方：在一個荒山的幽谷中，沒有人煙，也沒有野獸，這是自然生長出來的一所田園，有遮天的古樹，有傾圮了的房屋，房屋的主人被礮火趕到世界的另一個角落去了。有沙田，田裏種著的有白薯根，傍著沙田有一道溪流，溪水清冽見底，山腰間溪流被隔斷成一道瀑布，瀑布朝夕奔騰，是這靜寂的山谷中惟一有生命力的的一個點綴。

就在這天然田園中，偶然一個機緣，幽囚了一羣躲避鋒火的老少男女，這羣人從礮火中逃出來，重拾起了他們的生命。可是敵人的礮火在這個山谷的四週圍攻著，他們也沒有法子再向前找路。溪水留住了他們，白薯的根是惟一的糧食，他們就這樣生活下來了。朝晨聽羣鳥唱歌，守著溪水數石頭，把憂憤寫在枯葉上，飄到水裏，不盡地流。晚間埋在稻草堆裏，一天又給黑夜帶走了。

這並不是一個故事，因為夢是殘缺不全的。

那山谷還是那麼幽靜嗎？敵人的礮火並沒有蓋過溪水的嗚咽。聽說有的人已經走到山谷的另一個目的地，並且擊起了槍還擊了敵人；有的人卻長眠在溪水的旁邊，伴著溪水喚住過路的人；有的人已經離開了山谷，走上更艱難的路……

你會忘不了的，這一長串逝去了的日子。你不用言語，我瞭解你的心情。

我愛溪水，我愛瀑布，有一天，我要跑到江河海洋邊，如果溪水是不盡的流，那麼，江河海洋會引我回到源頭，那時候，我要借支筆，記載一兩個真正感人的故事。

蠟燭的燈心開了朶花，紫紅紫紅的，像向日葵。記得小時候媽媽說過燈心開花是喜兆，這是什麼兆頭呢？楞著，終於用剪刀剪下了燈花，光更亮點。

許多日子來，如同爬山涉水趕長路的人，十分疲倦。對著光冥想，是想休息嗎？並不。前面還有路，我還得走。旅途是寂寞的，然而我愛這寂寞。多少個寂寞的日子都打發了。

可是，我有一分不能自己的回念，特別在靜寂的時候。回念那一長串逝去了的日子，那逝去了的溪流。

溪水會告訴過往的行雲，她的感情，不論喜悅與悲哀。行雲照映她的心，行雲帶走了她的申訴。而我，一個聽過了故事，便不能敘說的人，我有權利喚住行雲，借一陣風，把我所想的，所能知道的

呼喚給這世界上，我想告訴他們知道的人們嗎？

光的影子不定地搖曳著，像在笑。
又一朵燈花開了。

三十二年十一月

海角中秋

在陌生的自己的土地，在這土地週圍的風物是難以保留一點自己的真精神，真情趣的。這次遊九龍附近的沙田不禁有此感覺。經尖沙廟出發，二十分鐘的火車，穿過了兩個山洞，眼界還沒有跳出狹隘的山峯，心情還沒有跑到廣闊的郊野，火車便停到了站口。

尾隨著人羣跨過火車道，走上一條小路，同伴的人告訴我快到尼姑庵了，大概就是遊覽與懣足的目的地罷。舉眼西林二字在望，進了庵門，一棟小洋房，有石桌石椅，地基依山而闢，左右曲折的盡是石級。樓房自然沒有大殿，但有一間客廳，四壁懸掛用鏡框嵌著的題字。題字半是名人手筆，半是過往雲遊的法師們留下的箴言。從題字看起來，可以參透人生大道，名利與男女，打得破的成仙得道，打不破的也可以成仙得道，因爲人的一生活，忙忙碌碌者不過爲的衣食，有的人流盡了血汗纔獲得活下去的權利，有的人卻用的是騙術。如此而已！

這庵裏有間小屋，在半山上，裏面鎖住著一個和尚，遊覽的人大都在窗外張望一下，那情形如同看鐵柵裏面鎖住的獸一般。我第一次隨著大家去張望了一下，沒有印象就走開了。後來有人告訴我一點關於和尚的歷史，說他是雲南人，這是一位受過高等以上教育的人，年青的時候，受了一個女

人的騙，便把自己的一生賭氣地毀了，剃了髮做和尚。故事並不吸引人，但因為是雲南人，自己剛從昆明來，感覺不禁新鮮點，「好，我去同他談談天罷！」因為等喫野餐還有一段時候，閒的無聊，便想出了這樣一個解悶的方法。

張望希奇的人散去了。我第一瀏覽了一下那屋子，屋子不大，但有牀有几有桌案和一些必需的用具，他正伏在案上寫經，我們彼此點點頭，看他有三十餘歲，一副沒有營養的臉子，焦黃枯瘦。他聽說我從昆明來，不禁露出了一點笑意。原來他十九歲便離開了家鄉，跑遍了西南幾省，後來還到過緬甸，到過葡萄牙。是幹什麼去的，我沒有問，他也不曾說出，因為八歲上沒有父母，一個孤兒，無牽無掛地便入了空門。這些也許都是捏造的謊，因為他寫得一手端正的楷書，使我不禁傻氣地加問一句：

「你在那個學校讀書的呢？」

「讀書嗎？沒有的。從小沒有了父母，那有書讀呢？哦，你看我寫字，是了，我從小鈔經鈔到大，自然會寫了。」

「想回昆明嗎？昆明現在可不同往日了。」

「是的，我知道。」

我想他該還記得西山罷，在西山上看滇池，不比這兒的海還要遼闊嗎？但我卻問他：「××寺香火很旺盛。你不想回去嗎？」

「我們是天下爲家，那兒都一樣。」

忽然我記起他的房門上反鎖著一把鎖，不禁歡意地說：「對不起，大概你是想長住此地的罷。」

「不，明年第六年，我滿了期就可以走了。」

接著他又講了：「我等鈔了經，就可以得到一筆錢，有了錢，就可以走動了。我除了籌一點車費船費外，到那兒都可以掛單的。」

我還想同他說兩句昆明的風景，因爲我希望這位雲南客人，還是回到出生他的好地方去。但他卻不斷地問我近來昆明被炸的情形。我便把身邊的報紙送給了他，他謝了我，說是難得看報，心裏卻惦著很想看一下。

他惦著什麼呢？國家打了四年仗，他卻在這樣一塊小天地裏安居了五年，每日鈔寫經卷，不愁生活，心情和精神也得到所謂的「寄託」。他看起來是滿足的，安定的。我找不出可以打動他的信念的言辭，祇好默然了。

一個出家人，他有這權利把自己鎖起來同世界隔離，人們即使不同情，卻也可以原諒他的。但活在今天的人，卻不知有多多少少的青年男女，守著比青燈黃卷還要寂寞的日子，鎖住了自己的一顆心，看世人是忙碌可笑，彷彿是看破了一切，但最後又何嘗看破了自己？比起做了和尚的這羣人是更儂氣一點罷。

晚間，被朋友拉出去看月亮。

中秋賞月，是一件應景的玩意，但自己離開家年多了，趕熱鬧的心情早就沒有，四個人走向宋王臺，宋王臺這晚卻熱鬧的像一個公園，遊人不斷，本來是可以靜靜地看看風物，看看海的地方，不料今晚卻享受不到這點清靜。

我們四個人坐在一個土岡上，土岡前有一株樹，遮去了半個水影。四人中有一位年輕的姑娘，還有一位她的朋友×君。此外就是S和我了。年輕的人卻好作夢，這位姑娘的眼睛和笑語聲喘不了我，她也是一個好幻想好作夢的人。

×君和S講著話，年輕的姑娘望著海，我沈默著，什麼也沒有想。似乎沒有一件可想念的事，在這樣一個騷擾的夜裏。忽然，這位姑娘同我說話了；

「假如你一個人在海上，你會怎樣呢？」

我聽了她的問話，不大明白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你一個人在船上，這船飄上了海……」

我仍然望著她，心裏在摸索一個適當的回答，終於歉然地：

「我不明白你問的意思。」

她勉強地笑了笑。這笑掩飾不了她的失望，兩人便都祇好沈默了。

天上有雲層，以爲看不到月亮的，不一會風把雲彩吹到山後面去了。月亮圓而且大，很潔白。可是在我週圍的人卻都那麼興奮，遠遠有鑼鼓鞭爆聲，每一家人家的騎樓前都點上了香蠟，供上了水果。我從煙霧中似乎看見了一家一家的情景。多少誠懇的祝頌和心願隨著一縷縷的香煙送上天去。

一個信念抓住了我，使我也不禁信服了無稽的神。

在今晚，明月光照四海，在她的光環上的人，無論怎樣一個環境，怎樣一種心情，總不免有一點懷想和憶念罷。生死離散，歡樂哀怨，借這一片清輝，每個人矛盾的情緒暫時寄放一下，也是好的。

但，我自己卻什麼也沒有想，心情木然得很。我祇知道我現在坐在一個港口上，望著海，海上面就是山，山是禿頂的，還有一點風致。在這個港口我不過是一個過路的人，固然沒有計算久暫，就像一個雲遊和尚，隨處可以停下腿來，隨時又可跑到另一片土地上去。

我想起日裏在沙田西林廟裏見到的和尚，他把自己鎖起來，寫六年的經，這毅力不也值得一倡嗎？力量可以用在別的事情上，卻看如何來安排這一段時間和這一段時間中的心情。

我彷彿悟到了一點什麼，想笑。但沒有法子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半天，自己也沒有注意去聽別人的談話。好像從一種夢的境地醒轉來，心裏真是寂寞而惆悵。

暖室裏的蘭蕙

驢馬走了一程路，必然要歇下來喘口氣，牠們會有記憶嗎？牠們也有慾望嗎？也許有罷，可是牠們的行動決定於鞭撻，自己也不能控制喘息時間的長短。咬兩口路旁的草，仍然流著汗被鞭策著向前走了。人不同於驢馬，因為不僅有記憶，有慾望，更因為有理智，有感情，生活行動受制於自己的意志。累了，就歇下來；歇下來，那怕關在一間小屋子裏，思想卻有他自由翱翔的天地。人愛在幻夢中陶醉自由，也更愛在過去的回想中咀嚼那一點辛酸和歡喜。生活過的地方，遊覽過的勝蹟，家人，朋友，凡是不在身邊的，那影子隨時可以呼之而出。生疏淡遠了的聲音笑貌，閉目就恍在眼前。當生活靜下來的時候，思緒猶如吐出來的絲，緊緊地縛住了自己。我鄙視幻想，我記得我的朋友有一句話：「我恨我為什麼老是幻想！」幻想有時是一塊絆腳石，埋沒了人一輩子。誰又說過「女孩子愛做夢」！如果這句話是對的，我得申辯，我愛夢，因為夢裏有我過去的年月，我非驢馬，我有我可珍視的自己的意志。不過，驢馬有知的話，可能誹笑我，驢馬一生為人類服勞役，受著鞭撻，流著汗到死，而我呢，我卻祇有不能自己的懷念！日子過得像傍晚時的大地，讓晚霞和人家的炊煙點綴成一幅畫。這幅畫，出之於多少人的手？多少人流過血淚？多少人牛馬一樣的曾經在路旁喘息？多少人寂寞地活著又寂寞地死去？我想在回憶

中臨出這幅畫來，掂掂手頭這支筆，心卻沈重起來。

從我有知識那天起，我記得我的生長的地方，長江的一個大埠，我祖父的一代就在那裏作官，所以祖父母和我的父母兩代的親屬多的鬧不清。我從小就有點頑劣，可就是找這樣一個頑劣成性的人，在那些不脫迂腐氣的尊長面前，和一羣在士大夫教育薰陶出來的表兄姊妹行裏，我會變成一個木偶，除了年節日，磕頭作揖以外，印象非常淡漠。我入了學校，穿起短黑裙子，人更野了。尊長們不喜歡我，背後批評我的父母過於溺愛孩子，這孩子的將來真有點不堪設想。表兄姊妹羣也更少接近了我。卻有點羨慕他們，他們書讀的真多！詩詞歌賦，引經據典，吟哦風誦，個個都是「神童」似的，我聽到父親讚賞的口氣，我恨不一目十行地把那些綠裝書吞下肚去。因此，我也恨他們，那些表哥們。每逢他們來到我家，就看見他們同我父親唱和起來。表姊妹們雖然容易接近，但她們待人接物非常拘泥，我又不慣拘泥，祇好敬而遠之了。

以後，我便一個人離開了家。

在S埠我住了近十年。

這一段長長的日子，我認識了不少的人，世界大嗎？而人的圈子卻那麼小？不過，在小的人的圈子裏卻有種種色色的型。我以驚奇而陌生的心情觀察著，漸漸生活久了，一切也平淡了，在平淡的生活，中又漸漸地懂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這距離建築在一道道看不見的籬牆間，這無形的籬牆幾乎是

打不破的，我感到無可言說的空虛和寂寞。

這十年熬的可真不容易，可是回憶過去了的日子卻好像一雲眼。

十年後的今天，人都擠在後方的幾個大都市，那麼容易的碰見了一些朋友，親戚，因為日子過的艱難，大家見著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舊日年輕的夥伴，乍看幾乎不相識了。白髮同皺紋換了一副面目，也換了一副的性情。有的還保留一點天真，有的被磨練的更剛毅；有的雖然被貧病所困倒，然而卻包藏著一個滿含著希望的信心。甚至身體倒了，埋到泥土裏，那一點信心卻是一件寶貴的遺產，留給了未死的人。

春天過去了，我沒有到過一次郊外。說是過一道河，上一道坡，一個山岡上有一座新墳。現在夏天了，新墳上應已長滿了青草，青草覆蓋著一個青年人的心。幾月以前，我正忙著一件工作，忙到日夜無休息，一位親戚來告訴我，說「××病的不得了，病人問到你，你應該去看看。」我抽了一小時空，我是多麼難得上親戚家去啊！這心情如同孩子時一樣，生疏而又隔膜，生活把人範圍成無數小圈子，互相都不能打破。可是，坐在病人面前，我不禁被那從喘息中發出的瘖啞的聲音感動了。是什麼東西把這位沈緬在詩畫中的人教的懂得這麼多？他多愛這個世界呵，他說。可這十餘年的憂鬱已經把一個青年人的身體蠶食盡了。

「我羨慕你，你跑了多少地方呵！」

我艱難地聽明白了他的話。我說：

「東跑西跑，讀不了書。」

「書應該讀的，但不一定都有用！」

我不懂。望望他那燒得發紅有如少女的臉，看出他已經壓不住他的感情，興奮得要咳嗽。我勸他上一所清靜點的地方去療養，他微笑著說過了「這個春天。」他笑的勉強，那閃著亮光的眼珠已被薄薄一層眼淚浸潤的像秋天的湖，現在平靜的湖水下面是一首令人哀感的生之戀歌。這次談話後不多天，我收到一張報喪的條子。他死了！我忙，也沒有去送殯。

這位青年人就是我會經羨慕過的「神童」之一，整日以詩畫自娛的一位宦家公子，我的表兄。而且也同意過別人罵我爲「野孩子」的。

有時候我想，他死的真委曲。我留了一軸他畫的山水畫，畫是那麼蒼勁而有神韻，瀟灑如其人。多少人愛畫學畫，畫也許及不了眼前的這一幅，然而那些人生活的紮實，在繪畫這門藝術上可以建立新生命。可是這位青年的早逝者，一生愛畫學畫，詩禮之家薰陶出來的孤僻，必然深愛這孤僻。過慣了優裕生活，一旦來一場意外的風波時，他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在暴風雨面前暖室裏的蘭蕙，怎麼能夠同漫山遍野自然生長的草木相比呢？

多少人默默無聞地活著，默默無聞地過了一生，又默默無聞地死去。雖然默默無聞，可是來到這

個世界，做了人，他生活了一般人共有的生活，無論窮富智愚，歡喜痛苦，待閉眼的那一天，他可能清算自己。可是在暖室裏培養長成的蘭蕙，看世界隔了一層玻璃，他失掉了本能的鬪爭力，等到自己走出暖室，包圍自己的是一片難耐的憂鬱，憂鬱到死。

我同情這位早逝者嗎？我還是感染到蘭蕙的憂鬱？

我卻有不能自己的懷念！

郊外墳上的草，綠了，黃了，又綠了！

春風帶來了一個季候，又送走了一年。

我住在望不到一片草地，和一方藍天的窄巷裏。夏天了，我忽然閒下來，屋子半邊曬得可以烤熟一塊肉，我什麼事都不能做。我幻想走上一片草綠的曠野，曠野裏有許多的新墳。讓蝴蝶帶路，從一座新墳徘徊到另一座。我雖無意找到那埋了暖室裏的蘭蕙的一座，我卻想告訴他，我此刻所想的和所要說的。我要他明白他死的多冤！

自然，都太遲了！

一聲嘆息把我從幻想中叫回來。像這樣的蘭蕙還有嗎，今天？

我聽到從嘶啞的聲音中掙扎出來的呼喚，是要「活下去」的一聲喊叫。假如他沒有病倒，他還能活下去的話，他固然不會以「神童」自誇，也決不會同意人家罵我爲「野孩子」的了。然而，一切

也畢竟是太遲了！

對於一個埋進了土裏去的靈魂，也不能施與一點心靈的安慰嗎？我不說謊，也不應該說謊。因為事實本來是殘酷的。感情的施捨對於逝者是浪費的，一個聰慧的靈魂應該可以諒解我。

三十二年六月

霧境

穿過二十里山霧，週環兩尺外看不清人的面目。心情是一葉白紙，上面還不會渲染上一絲感情的色彩，沒有悲哀和喜悅，卻如同一個悟道的僧人，了悟到一切以後的一種靜寂。眼前看不到什麼，也就失去了貪慾和渴望。然而我卻並沒有閉上眼，甚至有點什麼誘引我更把眼睛睜大點。霧層不是沒有變化沒有動，汽車的速率在十五公里以內，而十秒鐘後的天地會從淺灰變成蔚藍，在蔚藍以外，還可看見一綫彎曲的淡黑色，仔細辨認纔知道那是幾里外的一個高峰。三年來的日子從不會揮淨積壓在衣履上的塵土，從一個山城到另一個山城，眼底也收入過許多奇麗的山水風物，可是這樣長的時間經歷一段霧境卻是新鮮的第一次。

午後入貴州境，霧氣較希薄，若小雨。山路陡險，而又泥濘，萬分耽懸覆車。墜入萬山深壑中去是很可能的事。

入夜纔抵普安。馬路淤泥數寸，找不著歇宿店。最後尋得一家尙未開張的旅店，同伴S君搭了一張鋪，我則借臥於老板娘榻側。

老板娘人似乎很和藹，愛談天，小小一間屋裏堆滿了櫥櫃。僅有一塊空地，安置了一架火盆，能插

腳的地方都積滿了果皮碎殼，圍住火盆已坐有兩個男子，一個躺在牀上，屋裏的煙味很重。我不得不退了出來。清油燈光下可以辨認的東西都加上一層慘黃色，這空氣頗使我想得到一些筆記小說上去，夜投宿店遭遇強人，在我當時感覺上深受壓迫，明日還有一天的路程，我十分須要休息，疲倦使得我忘去了一切的恐懼和遐想，老板娘深能體貼人，把屋裏客人打發到隔壁屋裏去，招呼我入睡。

初以為躺在牀上的那男子是她的丈夫，佔了他人的臥牀心裏很抱歉。可是無意間同老板娘談話之下，纔知道她丈夫已外出，自然我沒有理由追問她問壁屋裏的客人是誰了。

不知什麼時候滅了燈，我已入夢。

夢很亂很多，在一陣急迫的聲音下我駭醒了，以為還在夢裏。仔細聽去，小屋似已聚有幾位來客，油燈也播亮了，不過光仍很暗，我不便探出頭去，屋裏的來客有女人也有男子。我屏息苦苦思用什麼方法來應付眼前的意外，他們顯然是要謀算我——一個陌生的過客。S君隔離在另一間屋子，當時我沒有勇氣喊出聲來，我想裝著睡熟了是最聰明的辦法，即使他們要解決我，我有聲音也不濟事。我身上祇有很少一點錢和一枚戒指，這些我都很願意送給他們，素來認為錢財貨物是身外事，心裏便也坦然了。

他們說話的聲音很急很低。很長一段時間過去了，我又恍然回到了夢裏。

天明以前又一陣急迫敲門聲，我無法再安心睡覺，雖然明白了自己的地位，並不如夜來所想的

可怕。對於這樣一個宿店引起了有一點好奇的興趣。人都愛接受自己所沒有經歷過的新奇，即使陷入到危難中，還可以不失那一分天賦的鎮靜。能鎮靜纔有餘裕的心情以應付環境。

屋子裏煙霧極重，我卻不得不忍著噎咳，睡眠已是不可想象的。聽著他們在商談什麼，紙窗上已漸現出一層灰白色。老板娘在牀上敲著板壁，喚醒了間壁的那男子，被喚醒的人馴服地起來了，固然嘴裏還不斷地咕嚕著：

「怕什麼，我去說去。我去就是。」

「你有本事你也不躲到這裏來了。」

另一個女人的聲音，略帶怨忿。

「好的，要走都走。」這是另一個男子在回話，聲音似乎就在這屋裏。

一陣忙亂之後，就剩下老板娘呼喚人和開門關門的聲響。幾分鐘後，一切又寂然。

想起還有一天路程，無心過問到一切。起牀，討了點水梳洗畢，我們開始向女主人告別。意外的女主人再三向我致歉意，知道我夜來不會安睡，我頗想問她夜來發生了什麼事，但離開車的時間已很迫促了。

「昨晚真對不起客人，因為軍隊過這兒，需要民夫。派到頭上的都離家遠走了，地方上沒有辦法，祇好半夜上住家去拉人了。」

道歉以後的一段事實報告頗使人詫異，同時復恍然悟到，這位年青的女店主爲什麼祇一個人經營她的事業。

這件事實使我想出一個問題，抗戰期間民衆組織或者還欠嚴緊，而對於抗戰組織的民間宣傳似乎還應該設法來彌補一下工作上的疏忽。

天仍灰暗，看望不清這位年青女主人的容貌。頗謝謝她的好意招待，雖然一夜盡是噩夢。太陽升出了地平線以後，還要走過一段最難走的山坡，得到一個可以休息的處所，是行旅的人最奢望的——分慰安了。

二十九年一月

旅途的宿站

當夜色迷濛的時候，一隻渡划把我載進西南邊陲的一座山城，初弦的月罩上了一層渾黃的紗似的霧，江水流的急，江底灘石多，坐在渡划上面兩眼直被那千萬盞燈引誘著，心裏在溫習著一個記憶。多少日子前的一個晚上，在某一個港口上也曾留下我這麼一個陌生人的足跡。渡過那港口希望著一個新的世界，經歷了種種生活重回進那港口時，卻依然故我。跑過不少地方，也認識了一些人，時時間壓積的記憶加重了心底的寂寞。當自己不愛再做夢的時候，於是纔瞭解了，爲什麼老人和孩子們愛聽傳述中的神話似的故事。

年歲大了，不再那樣儂氣，在輾火中成長了三年。這三年似乎獲有十年的教訓和經歷。三年中走了近萬里的路，行旅時可以獲到「家」所沒有的溫暖，危難中可以得到人情以外的慰藉。心是輕風，身似落葉，落葉經風吹送，自己並不留戀任何一個地方。我愛陌生，陌生中可以嚼味自己獨有的孤寂。

我又來到一個新的地方，在這所山城裏可以寄託一點什麼呢？我祇有一身最簡陋的行季，祇需要一小塊空間就可以安排我這簡單的生活。山城的風光應該和已往經歷的一些陌生地方沒有兩樣。坐在渡划上，遙望那千萬盞輝煌的燈光，心是止水一般的靜。已不是一個新奇的追求者，這兒也沒

有所謂新奇。心情再不受任何動念的牽制，可是我的兩眼離不轉那一片眼底境界。渡划攏了岸，爬上幾十級高坡，最後兩腳停止在一片石磚上。四望自己已是從千里關山外來到一個在建設中的新都市裏。

這是一個建設中的新都市，沒有一方空曠的泥土，耳朵永遠充塞著叫囂和車馬聲。街上人們慫忙地擠著，小販們大聲地在衝心裏么喝。生命的脈流永遠不停息，我忍耐地習慣著這一切。

這種不慣的生活在我不是第一次纔經歷，住在一間小樓上，窄的弄堂，推窗就望到別人屋裏的一切布置。各種聲浪在空氣中波動著，直到半夜還不時被一聲叫喊驚醒。初初被驚醒後就失眠到天亮。望著窗外像曙光一般的月色，思想就在這銀色的路上徘徊，我想起了生長到十餘歲纔離開的童年故鄉。童年的故鄉已是淪陷了，淪陷之前，不知是怎麼一個機緣，我竟一個人跑回去住了一個月。幼年時的一切都改了面目，父母親早回原籍，我找不回童年生活中的任何一個片斷，那趟路上沒有拾回什麼，反而失去了一些可懷念的記憶。

我不討厭這麼一個新地方，我要習慣起來，正如習慣過去的一切生活一樣。走長路的人是不會感覺疲倦的，因為他習慣了長途的辛苦。沒有人能夠預知在一個新地方作點什麼，留點什麼，這應該祇是生活旅程中一個宿站，要歇腿不妨歇歇腿，喝杯茶打個尖是談不到久暫的。

在這山城裏我如此地安排了自己。

二十九年一月

沒有色彩的畫

夜半，被喧鬧的樂鼓聲擾擾的不能入夢，索興耐性的來接受這種不諧和的音感上的刺激。我聽出有男人逼尖起嗓子，在唱著女音高腔，一段完了，間雜著呼么喝六的猜拳聲。於是哄起一陣男女的喧笑。這是怎樣一種場面不難想像。新年裏民間應有的尋樂，雖然舊曆已到初八九，不過十五，正經行樂是不會恢復的。

街面本來很窄狹，在靜夜裏這種喧鬧的聲浪是可以傳聞到數十戶人家以外的。聽來這班人的興會很高，他們的一天的快樂剛在開始。在節日裏盡情玩個痛快，是我們這老大民族借以調節平板刻苦生活的唯一的機會。在民間，祇要是生活將就過得去的人，他們決不計較私人間些微的得失，所以他們的情感可以在暫時之間奔放一下。可惜這優點在士大夫階級裏就黯然失色了。

十餘年之久，我不習慣這種痛快的生活，自己是早已失去這種能够盡情玩樂一下的機會。因為幼小就離開了家，於是連一分留戀的回憶也尋找不起。現在，竟被另一羣人的快樂奪去我安息的機會。並不感到煩擾，卻多少有點像失去了什麼，也許就是那一分留戀的回憶罷。我要找尋幼小時的一種歡樂空氣，於是我想到家，想到最親的人，家陷在戰區的那一面，眼前我似乎看到髮白鬚斑的老人。

假如現在有一盆燒得紅紅的炭火，這間小屋的空氣是登時可以做得溫暖一點的。我貪愛那一分溫暖的心情，我愛在炭火旁邊守著將要逝去的長夜，我更愛在灰爐中寄託一分遐想。現在，小屋的一切是陰暗的，看不到什麼。同屋的有一位陌生過路人，我也不認識她。她應已入夢了罷，我不便喚醒她。忽然我記起了一篇散文故事，記載一位陌生過路人趕過一個山頭預備去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那晚起大風，山路不好走，她就借住在路旁一家人家的家裏。這人家有父母祖孫四代，老小一家人被山風震懾的不敢就眠，守著一爐火，讓這個陌生人也來分享一點溫暖。陌生人為孩子們講故事，使得這一家人聽入了神。山風吹倒了巖石，這一家人都被壓的連屍首也沒有了。他們的死如同陌生人口述的故事一樣的美妙動人。這故事，每每在我記憶裏浮動，因為我也很愛在炭火旁邊聽故事。十二三年前我還有一個哥哥，他會講故事，往往我們姊弟四五人圍坐在這個哥哥房裏，他新結婚，嫂嫂美而孩子氣，房裏自然有一盆燒得紅紅的炭火，我們圍坐在火旁喫燒牛肉剝落花生，哥哥愛喝兩口酒，待頰上染紅了，故事就編造起來。他的話騙得我們孩子的心裏感到比炭火還要熾熱的溫暖，那一個冬天過的很快活。後來哥哥回到故鄉去，因肺病不治死了。美而年輕的嫂嫂帶著一個孩子獨自過著這度不完的長年。

回憶比夢美，因為比夢真實。可是要彌補記憶裏永遠失去了的人和事物，祇有依賴夢去尋找安

慰了。夢與回憶是一幅沒有色彩的畫，因之也不容易尋找到同好的欣賞者。

家鄉離的那麼遠，頗想回去看看自己家鄉的兄弟姊妹怎樣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敵人拚著性命，爲著一寸土地的得失在流著血。後方的生活是麻木的，士階級羣的人們仍不脫矯揉造作型。聽到街坊上的喧笑，我羨慕他們會有那一分真的情感。得快樂時且快樂，要幹可真幹。工作時可以不要命，歡樂時也可以不要命。

人生應該是真性情的人所享有的。我愛真性情的人。

二十九年一月

北泉寄簡

××：製片廠的外景隊汽車，五點三刻出發。繞南區公園馬路到新街口，按平時是正做著好夢的時候，而此刻卻已行人車輛不絕了。大概都是一夜未睡的。從每一張疲勞的臉上，我猜知他們是在怎樣忙亂的心情下度過了短短的一夜。即如我自己，昨天從防空洞回寓所，心一直沒安定過，而且想的非常之多。我並不害怕，我祇有憤恨，我望著斷手斷腳被救護隊擡昇的受傷的人們，是如此之多，有的傷者的臉上居然還顯現出一分安詳的笑，我們的民族是正在熬受苦難，我懂得熬受苦難的真義。炸彈是毀滅，是破壞，同時也是建造。炸彈毀滅了房屋，破壞了都市的建設，但也給了古老民族精神上，一個深的刺激，喚醒了這個民族精神的再生，這應是敵人失敗了而還沒有自覺的一點。

記得我跟你說過，我愛一個有生氣的地方。這裏，無論敵人轟炸的如何厲害，每一次轟炸祇是替我們增加經驗。至少每一個人都能安之若素地守著他的本位工作。每一次轟炸後半小時，市面就可以照常恢復。即如這三天連天的轟炸，電燈線給炸斷了，街上一眼望去如同十年前在小縣城裏過元

宵燈節，太平燈是那樣美觀而有秩序地在每家店鋪門口點燃，是爲了這一點點興奮，我去巡禮這炸後的陪都，有兩個晚上我走到腿酸纔停了腳。

你會笑我傻的，然而的確壓制不了我心裏這一點感情。昨天並不算轟炸的太厲害，然而幾百個炸彈，九處被燃燒彈炸起了火；每日我們都必須走過的幾條熱鬧街道都遭了劫，而且多少熟識的朋友就在這幾小時內失去了家。借夕照的餘暉，我站在露臺上望去，迷濛煙霧，一片莫辨。街上行人加倍的多，加倍的恩忙。這山城已失去了原來的平靜，我聽著從街面，從火餘灰燼裏，從人家的窗口，從……傳來的一種從來沒有的跳動的聲浪，我的心也跟著不能平定下來。我感覺到自己應該做點什麼了，不是應該，而是懂得做點什麼了，在這樣的一個時候。

從千斯門碼頭，上民生公司開赴北碚的火輪，沿岸餘火未息，這麼一個僻靜處所也被波及。我們踏著破碎的瓦礫，兩旁還有不少的災民在灰燼中想尋回一點什麼，情景至慘。背站在廢墟上用點思想的人，生活的把握應該可以實際一點。人活著不再是求點名譽，弄點好收入維持一個舒適點的生活，把自己和家裏的人都妝飾的擺在宴席上客廳裏叫人們稱賞而已。活著的意義是應該從廢墟上面的血跡裏去追尋的。

火輪兩時抵北碚，旋即雇民船赴溫泉。四時方在溫泉餐廳獲得一飽。溫泉風景入目素樸，頗像南寧或梧州。拍外景復遇天雨，此行勢必小有耽擱。多日來的疲勞與酷熱，今夜或可有一個清涼的北泉。

之夢了。

願好。

二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二

××：在溫泉已度過了四晚，去了兩次北碚；游泳了三次。溫泉游泳真太好了，如果有一個較長的時間讓我住在這兒，我一定要好好的練練身體。離開學校足足四年，雖說在習慣上自己並沒有改變多少，但回到了家庭，心上不免罩上一層離了羣的寂寞，生活的方式自然也就改了樣。在這個偶然的一個機會，我參加到集團生活羣裏，彷彿時間把我倒退了四五年，心情也年輕了許多。

兩次去黃桷樹，最熟識的人還是一位最忠於復旦母校的門房。頭一次因時間短沒有找人，第二次復因遇到警報，又在防空洞裏消磨了半天。

自己想要拜訪的一兩位朋友，都因轟炸以後地址不明，祇好索然作罷。過王家花園特意進去憑弔寒冰先生生前故居，入大門，走過長廊，院子裏祇見一堆瓦礫，有三五工匠在拆卸斷垣。左面還保留著一排三開間的屋架子，寒冰先生生前居住的屋子，我祇看到一張條桌，桌上還亂堆著廢紙。屋瓦整個塌下來，碎瓦堆裏還半埋著許多中外雜誌的封面。我還能看到什麼呢，在這個廢墟裏！他活著的時候，邀約過許多次，我被白雲故鄉的工作拖住不能來。現在要搜索一個可以回憶的影子也沒有。許多

人口述關於他遇難的情形，他的死不僅寒冰先生自己不能瞑目，而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文化界的人，又怎能甘心輕輕地把這筆血債放過。這仇恨遲早要來一次總結算的。

你又在冷冷地觀察著我罷，××，其實我已不再是一個易於激動的人了。

站在黃桷樹河沿望對岸北碚，山頭重疊，樹木叢多，風景宜人，我很喜歡這麼一個新興的小市鎮。愈走進內地，愈相信我們支持抗戰的力量；祇要物力人力配合的得當，不屈膝中途，必能取勝最後。

離開黃桷樹過河至北碚，市街上逛了一趟，本想逞英雄同兩個朋友一同走回溫泉的，可惜人實在太累，祇有雇滑竿代步。至金剛碛，再乘船上撐溫泉。

今天重慶不知道怎樣，有大批敵機經北碚上空飛過，我們念著又不知那一個地帶在遭劫了。出來時，我已準備回去找不到原寓所，照前數日轟炸的區域看來，七星崗在所難免。現在這時候，又有什麼可憂念的呢？除了希望自己有個健康的身體，能够好好地生活兩年，多做點工作，多出口氣。

溫泉地方仍然沒有走遍，這兒以山景勝，上縉雲寺，復苦無便鞋爬山。傍晚，在茶館裏聊聊天，也就不覺天黑的快了。

外景地點已決定在育才學校附近，過了明天，全體即出發草街子。那兒除拍片外，順便也可以看一下陶行知先生和他的新教育實驗，和那些天才的戰鬪的兒童們一起，想來更不寂寞。

再談。

二十九年六月十六夜

附錄 × × 覆北泉寄簡

——原題當地書此其一

鳳子

從六月十六日你自北泉寄我的信裏，看到這樣的一句話：「……還寫了兩篇小品是給你的，等同來帶給你……」引起了我非常熱切的期待，你知道我是你底小品底愛讀者也，正同我對於你底「爲人」和「演技」這並非常而恭維，說你底文章寫得多麼好，祇是因爲這一切，都十分是「你自己的」。很多人在文章裏是說著無須乎她（他），再來說一遍的話，然而你不，很多人在文章裏說著連她（他）自己也不衷心相信的話，然而你不，你有一分真率，一股性靈，一顆不爲黑暗所吞蝕而閃爍著生命底火花的心，這表現在你文字裏，——不僅「作文」也同樣見之於你底「爲人」和「演技」，由這，至少區別出你不是別一人，你底文字也不是別一人的，所以我亟於要一讀，何況你那還是爲了給我？

至於你回諭後當面遞給我的北泉寄簡，你要我暫不拆開，回家再看，原來是一頁你所編的「平明」（二九六、二二二、中央日報副刊）——編者補註。你把我底名字換作了「××」，名字原不過一種爲了區別存在的符號，××雖則有不統一的讀法。（我是把牠念成叉叉，你可別把牠讀成「邊檢」）可是我倒也喜歡這個名兒。所以我就以××爲名，開始今後和你的通信。有些話，是當面反而不說的；有些話，則是在紙上可以說得更加痛快透澈的；而這類話，雖則是我你之間的對話，但也未始沒有一些牠底社會意義；本來，「事無不可對人

「同時，雖則是隨感閒談，假如平明底讀者中亦有閒人不厭闢語者，也未嘗不可公之於同好罷。你我今天雖是同在渝城，並非兩地，我也寧願和你有話筆談。」

這一兩月來，敵人可真是愈來愈無可奈何，對重慶也祇有施行狂轟濫炸一法，炸底結果是確如你說的，「給了我們行都市民以莫大的精神振奮，這便正是，敵人失敗了而還沒有自覺的一點。」讀完你底信，我是知道你底過去的，因而我聯想到你底重慶此行真是不虛了。你自從二十六年從日本歸來後，抗戰開頭起，你在我們這同類的人們中確是最少最少接觸戰爭空氣的一人，你說罷，你留在廣西，你小住武漢，可是那些時間的那些地方，雖也是在戰爭期中，然而你在那個時間不但不是戰場，甚至空襲也少得令人可以忘卻自己的國家是在打仗中的一些日子，後來你去昆明一年，在那裏，你雖然有幾件值得你自己回憶，也值得旁人記起的工作，但是，我可以這樣直率地說：那對於一二人，一二小團體，自是滿有功勞的業績，然而，那對於祖國——在和侵入者拚血肉的祖國——的貢獻，以與你所有的自己的力，以及你已盡力底那程度而論，那種貢獻自然是十分微渺了。對於你自己來說，作爲一個抗戰中的中國人，抗戰中的中國女性，你底收穫，你底在這一方面底成長，不也還是不夠得很嗎？——你說我這話，有沒有幾分對？這正因爲在那跟血和火相離得太遠的環境裏，你根本就無法親歷到大多數老百姓都經歷到，而作爲一個抗戰中的中國人應該親去經歷的這一切，自然也就無從體驗到作爲一個戰爭中中國女性作家，藝術家所更須親加體驗的這何等豐富的戰時人生。

而今天，處於敵寇殘暴地不斷大轟炸下的重慶，這缺憾，你是止由你自己彌補過來了。你已經從炸後廢墟上的血跡裏去追索生命和工作底意義，而且，你更點醒人們：「人活著不能祇爲求點名譽，是的，鳳子！」「肯

站在廢墟上用點思想的人，生活底把握應該可以實際一點。「你原有那麼一點喜歡把自己沈緬到空想裏去的癖好；而我則是久已被人背後罵爲空想家的人。雖然你底癖好和我底被罵，自某種觀點看來，或也並不冤枉，卻也並不見得凡你我所「想」就真的都是「空」想。這本來無需以言語辯解，如果，你我都真能夠把握住生活底實際。

憑了你來重慶後的這些所得，你使你自己「懂得」——「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應該做點什麼」這是重要的！這一種由於親身體驗而來的 *Sol. Organisations*，對於你，無論作爲一個演員，或作爲一個作家，都是頭等重要。由此，我聯想起了我一位朋友的死，故王庶三（禮錫）先生，是我在二十幾年前，大家都纔十幾歲時共讀線裝書的朋友，他是當時我們在一個小城裏響應「五四」思想革新運動中最博通古籀的一個（苦學使他底眼睛在少年就成爲幾百度的近視），抗戰前幾年，他意外實現了他多年的夢，住到英國去讀書；白水，黑麵包，圖書館寧靜的空氣，學人底往來，他雖窮而實樂；國內抗戰起後，他——和他底太太陸晶清，積極參與並推進英國社會的援華運動，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受人重視；但抗戰進入到第二年，他卻再也住不下去了，雖則他在做的工作是祖國所需要的，但他定要趕回到國內來。回來後便偕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同人出發西北各省，作戰地之訪問，在缺乏現代醫療設備的途中，以黃疸病病歿。若在重慶，這病或許可能有救，若在倫敦，這病必定不致不治。他底回國的原因，也即是爲了什麼他這樣卒以身殉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且讓我引他自己寫下的話來說罷——而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在這裏提起的意義。

關於當時他想回國的動機，他自己這樣說：「……要和全國的人民，在戰場上，在壕溝裏，在工廠裏，在田地上，在辦公室中，在公路上，在飛機大砲底威脅下，流著血流著汗的同胞，一同親身經歷這偉大的苦痛，這

樣」他說：「雖能有顏面來說話；來和一切中國人——受過直接抗戰洗禮的中國人，立於同等的地位來工作……」就是因了這樣的一念，他纔倒下在祖國底懷抱裏，永遠地，永遠地。

今天，像你和我這樣遠離前線，留住後方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我們，豈不應當也動一動如此「苦行」之一念嗎？正因為我們同著重慶市的同胞在一起工作，也同著他們一起進出防空洞，大家一同屹立在敵人轟炸的威脅之前，不為所動，這樣，我們纔算最起碼地取得資格——無論是用電影，用舞臺，用文字——來記錄，來述說這一切。所以我說：這對你是重要的。相信你對這必有許多話說；而你底認識和體驗也必因為與人們一同親歷這偉大的苦痛而銳進；你底感情也必因此而更活潑然而堅實。鳳子，在你底全生活中，你說你不應珍視重慶這苦難的一年？

「太平燈」（電路炸斷後每戶門前規定懸一紅紙燈）把夜市真點綴得有點像元宵燈節，儘管瓦礫成堆，彈坑遍地，然而這重慶是美麗的！你雖為這孩子氣地走得腳酸，我可是打心底裏並沒覺得你饒。

今天例外地沒有空襲，倒不能像有警報的日子可以進防空洞納涼兼休假，你必正在忙著你的，我特別抽出了半天時間，給你開始這由十八梯到七星岡的通信。

××
二十九，七，一於十八梯下。

第

二

部

構樹夜話

今年由春到夏氣候變得平常，不用說多少天刮大風，多少天下著悶人的陰雨，雨打到人的心裏都發了霉；多少天忽然在天空響著炸雷，閃電，據說還電死了許多過路的人；多少天又是不可忍耐的奇熱。在我借寓的這間潮濕的幸而還軒敞的屋子，整整三個月，我分不出時令，一會著夾夜，一會睡到半夜也還在淌汗水。陰晴不定的日子，像一個有虐待狂脾氣的愛人，她愛你的時候，同時也鞭撻你，折磨你，幸福與苦痛是分不開的孿生子，人們祇有忍耐地受著這個時令賜給的一切非分的享受。

然而，在躲藏於藍天絨幕裏偷偷閃著眼睛的星光的夜晚，我有點喜愛門前這一方院子。院子裏有三顆瘦長的樹，樹葉稀少，在某幾次刮大風的時候被打落了一地的黃葉，掃著黃葉，心裏像是在過秋天。而擡頭望星星彷彿透過禿頭去偷望禿頭後面的朱顏少女，感覺上欠缺了些什麼，又說不明白。於是開始幻想了：要是一顆黃桷樹多好，如果種紫籐或是葡萄，此刻豈不綠蔭如蓋了嗎？早知道不會就搭個涼篷，涼篷作用在於遮太陽，而晚上居然也想到這個問題，人的聯想真有點不可思議。

●本篇的題目，採用的是方言。以作者的推想，構樹或即是枳樹。因為手頭無書可查，姑附註於此。

自然沒有種下葡萄和紫藤。樹是樺子樹（這是老媽子，一個本地的鄉下人說的，這樹的葉子可以飼豬，具有這種功用的樹，鄉下人是不會含糊的），更沒有搭涼篷，院子裏在晚間仍然坐滿了鄰居（僅有的一家鄰居）。鄰人客多，我但默默插坐其間，靜聽鄰人的談話以消磨入睡前這一段時間。

鄰家是一對來自遠方的青年夫婦，五六年的流離生活，臉上像被雕刻家琢磨過似地，劃上一道道不是青年人應該有的皺紋。女的有點憂鬱，這憂鬱似乎不是她的年齡所能擔負的，常常在不自覺中嘆聲氣，也常在不是說話的機會中露出怨懣的言詞。然而她愛她的丈夫，她們是有過美麗的戀愛日子，即使在回憶中，也重溫一下世界祇是她們兩個人的這種美夢。然而作丈夫的卻永遠保持著沈默，沈默得有點令人覺得可怕，我甚至懷疑假如是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他們自己會不會談話？「他簡直像個中年人！」我這樣品看他。而丈夫的過於沈默，使得做妻的也吞下像長江的水似的永流不盡的牢騷。我很少機會和他們接近，除了這樣一個夏天的晚上。我的生活是那樣的機械，八小時以上的辦公廳生活，兩隻手在二十六個字母的打字機上跳動到僵硬了，對著一副機器，人的腦子也變成機器的附屬，什麼也不會想，不願想，不能想了。時令氣候折磨得人加倍的疲困，因之，到了星光滿布的晚間，我珍惜這片刻休息的光陰。我可以充分的想，充分的看，充分的聽，不過，習慣了的孤獨，在人前我是內訌的。對鄰家這對夫婦，除了早晚見面時點頭一笑外，我想不出我們曾經攀談過多少句話。

奇怪的是這對年青夫婦非常的好客，每個晚間，客人不斷地來去，自然這些客人對我都非常陌

生。這院子附近少有燈光，這一帶地區到了黃昏以後頗有荒野之感，不知從那裏隨風送來的軍營裏的息燈號，無力地從天空飄過，彷彿城市離的很遠，因之倍感空寂，冷漠。原因是這一帶地區相當低窪，要爬幾十步石級纔到達大街，市聲遠在「虛無縹緲」間，加之，這一帶街燈電力不足，而我借住的這所小小院落的房子又沒有電燈設備的。黑暗本身就充滿了空寂和冷漠的氣氛。

然而在空寂，冷漠氣氛中卻常常充滿了生動活潑的談話與笑鬧，客人那麼多，多到分不出誰是誰。當客人來到的時候，彷彿也變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屬於另外的一羣人。他們有公務員，有中學校員，有新興的小本經營人（這種人是由於生活而改業的），還有一位小個子音樂家，音樂家會得吹一口很好的口哨，他本人就像是一具樂器似的，當他停止了吹口哨，他的談話便滔滔不絕了。

這些人談話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的，不過，在不同的談話內容裏卻有一個共同的範圍，也就是活在這個時代中的人所共同遭受到的苦難，大家都是訴苦，都在怨生活難。可是，如果遇到小個子音樂家來後，就不同了。不僅因為他會吹口哨，會聊天，他並且會講故事，許多動人的故事。故事也許是他憑聰明而瞎編的，不過，騙得人都相信，都為故事的主人翁的命運啼笑，故事也就有了它的真價值了。

有許多天這位小個子音樂家不來了。院子裏彷彿空空落落的，耗子就在人的腳跟前來往賽跑。客人仍不斷的來去，青年夫婦仍然是沈默地坐在他們的階前矮凳上。那祇是兩團黑影，主人的身分在這個環境裏是可以不存在的。客人都爲了貪圖這方院子有乘涼的方便，並且像是一個露天的茶

座，也可以會到自己想會的朋友，甚至有人故意約了朋友來到這地方談判一件事情。一切都可以與主人不生關聯，主人也無那分熱心過問客人的事。主人的義務就是供給一壺茶水。茶水是早就預備好了的，擱在固定的地方，客人可以自由地去取用。男主人經常地咳嗽，女主人習慣地嘆嘆氣，是個空閒惟一的點綴。

照例的喝茶抽煙，聊天，每一個人都打著呵欠，還勉強地撐著發酸的眼睛，不知誰實在撐不住了，說聲走罷，大家纔懶懶地站起來，懵懵地拖著步子，慢慢地散去。客人走了，主人也並不馬上立起身來，院子顯得更空落，這時候我也許在躺椅上做夢了。

終於有一天，小個子音樂家來了，他彷彿生過一場病，暗夜看不出臉色，但感覺得他的精神非常消頹，第一他不像習慣地那麼愛吹口哨，也沒有說話的興致。不知是誰耐不住地問了：

「音樂家怎麼啦？」

回答這聲問話的卻是一聲長嘆。

這晚大家散的非常早，大家似乎都感染上一片憂鬱，甚至是我，一個與這圈子任誰都沒有關聯的人，也不禁呼吸到一種與往昔不同的空氣，心裏悶悶的。然而單調而繁重的工作，已經使得我神經麻木，我已經失去過問別人私事的興趣，也可以說習慣了懶，懶到同人家打招呼問好都不會了。

「小李怎麼啦？」

「他，他失戀了！」

女的不禁嘆口氣，聽到丈夫咳嗽，便問：

「你又遭涼了罷？」

女的聲音那麼溫柔，顯然是同情到一個不幸的朋友，在同情的秤上，稱出自己享有的幸福，爲了報償這幸福，下意識地感到要更體貼地愛她的丈夫。

雖然是這麼幾句簡單的對話，他們真摯的情感頗爲感動我。同時「小李失戀了！」像一塊鉛壓在我心裏，也許是本能的好奇心，刺激我想探究故事的眞象。這好奇心對我是痛苦的，我得耐心地等待，等著別人談話中偶然來到一個機會，我知道晚間來坐談的人都是小李的朋友，也都有點碎嘴子，他們彼此之間不會放棄這麼好的一個談話的材料。

在一個天邊掛著半彎的月亮的晚上，意外地音樂家比誰都來得早，他那素來蓬亂得像荒草的頭髮卻意外地修飾得很整齊，月光打到臉上，不免顯得蒼白，他又復恢復了約有半個月以前的興致，吹著口哨，口哨吹得那麼有節拍，有韻律，不過除了吹口哨以外他就緊閉著嘴，別人的談話也不參加，似乎連聽也沒有用心去聽似的。

男女主人蹲在石階上就是兩個固定的黑點。他們的思想與身體的活動能力同範圍也就如同兩個固定的黑點一般地凝固在那個犄角上，他們是否存在在那個地方，往來的客人也不會加以過

分的注意。

我有點不耐煩，我努力想克服我的孤僻，想衝出一句閒話來，終於過分的靦覷把衝到喉頭的話吞了下去。馬上我開始責備自己，我這是好奇心嗎？還是同情心呢？假如這個人遭遇到一件不幸的事，我豈不變成了惡意地刺傷別人的隱痛？沈默是最好的做人的保壘，固然沈默也容易做成人同人之間的隔膜。沈默是我的本性，在一件衝動性的事件面前，人是比較易於服從本性的。

不知是誰抱有大家同樣的好奇心，從每一個人想像的幕布上開了個窗子，讓每一個人都呼吸到一口從壓抑中爭取的空氣。

「音樂家，你怎麼啦！」

「我？我沒什麼呀！」

聲調是故意修飾過的，聽起來好像漠不經心似地。

「我離開了這兒幾天。」

「真的？我們還以為你病了罷？」

音樂家笑了笑，他顯然說謊，從笑裏看出了話裏並沒有幾分誠意。

「上什麼地方去來？」

「濱州。」

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個遊覽勝區，濱州城外有個天馬峯，天馬峯上有三座道士觀，有建築雄偉的廟宇，有古蹟，有樹木，是避暑最好的地方，提到這地名，感情上似乎會晤到一位故人，雖然所謂故人在我還不過是新交。年前偶然一個機會我搭乘友人的便車上濱州去玩了一趟，去濱州的人都是以遊天馬峯爲目的地，然而我並不大喜歡那個地方，交通不便，躲在深山叢嶺，對著暮鼓晨鐘，在老子及其信徒面前，人變成嘲諷的對象，據說在某一座觀宇裏住著一位隱士，隱士本來是某大學的教授，極有學問，不知爲了什麼一種因緣以苦行度他的餘生。我祇住了兩晚，一晚看「神燈」，又起一個絕早等「日出」。燐火傳繪了一些神怪傳說，傳說對於在現實中生活的人了無興趣。

「濱州是一個好地方！」

不知是誰吐出這句話，於是就有人引申下去。「你們相信嗎？還是青年愛人度蜜月的理想地方呢！」

大家都笑了，笑聲顯然衝著音樂家而發的。坐在破籐椅裏的音樂家不安地扭動著軀體，籐椅也似乎負荷不了主人的憂愁而發出吱吱的嘆息。

「小李，這趟旅行的印象怎麼樣？」

「環境是隨心情變的，在小李眼光中自然是天堂勝境了。」

不等音樂家開口，又有人義務的做了註釋。

「你們是在譏諷我！」

誰也不做聲了。

「你們想聽故事嗎？」小李自動地打破了沈默，下面敘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小芳離婚了！這次我被他們拉上濱州做證人，旅行離婚應該是一件創舉罷！」

「小芳是我的第一個愛人，我可以告訴你們！她在音樂方面的天才是朋友中少有的，可是她因為自己聰明，就任憑自己任性，她放棄了鋼琴，放棄了聲樂訓練，同一個詩人跑到沒人知道的地方。不知怎麼個原故她又離開了詩人，她又愛了不少的男孩子，最後認識了我的朋友魯平，我們以為她這回可真的回到音樂事業中來了，都熱誠的歡迎她，她真是聰明，多年荒疏而並沒有埋沒掉她的音樂天才，她和魯平生活是非常美滿，也相安地共同生活了五年了。」

「那怎麼又會離婚的啊？」

「魯平嫉妒她的過去！」他停了一會：「因為愈愛就愈嫉妒！嫉妒把一對愛人弄成瘋子，小芳受不了這種痛苦，就在生活方面報復那個可憐的男人！」

「故事就是這樣的嗎？」

「我知道你們誰也不同意她，可是她是真的值得人同情的，我明白她，她並不愛魯平，在她精神上閃耀著一道憧憬，而她摸索不到一條到達她的理想的路，她一直痛苦著，可是她是聰明人，她不能

任自己糜爛下去，有人以爲她這麼做是毀魯平，毀魯平比毀她自己更殘酷，事實上，天知道魯平在精神上像個狂人，我們可以在小芳的胳膊上看到一條條指痕印！

「她居然挨打？」

「這簡直是變態的性生活！」

「我不信，梁小姐那麼漂亮，能幹，不像是個受欺負的女人。」

「這是事實，不論你們信不信。」

「魯平呢？」

「他，他還留在上清觀！」

「陪道士嗎？」

「他說，他要養息身體。」

「那麼，小芳呢？」

「走了！」

「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

大家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於是有一個人忍耐不住了。

「你不是愛她嗎？」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

「她這次婚姻的變化不是因爲你嗎？」

「因爲我？」音樂家猛然從椅子上跳起來。

「你們那裏聽到的謠言。」

「這是我們的猜想。」

「猜想對了，可能的。我告訴你們我是她的第一個愛人，似乎這種猜想頗近人情。」他頓了頓一說：「沒有人瞭解她，沒有人瞭解她的！」

「不過，你也不應該讓她一個人就這樣跑掉，朋友也有責任勸告的。」

「但是我沒有權利阻止一個決定了的意志。」

語調是意想不到的嚴肅，使想開玩笑的人也都噤住不響。

我徒然鼓起一番熱心，想多知道一點故事的內容，而我知道的卻這麼少。魯平是誰？小芳又是誰？小芳這名字似乎挺熟悉，但一時又想不起來，問問音樂家罷，馬上又意識到有點冒昧。

這晚自己同自己思量著，一直帶個歎仄的心到夢裏。

幾天後的一個星期天，多日陰雨，人都悶的發霉了。將近黃昏時更感無聊，我正躊躇著想去看看電影解解悶兒，忽然那位鄰居太太帶著微笑來到我屋裏，並且問到我喫過晚飯沒有。我說「還沒有哩。」她便笑鑿迎人地向我說道：

「那正好，我是來請你一塊用一頓便飯的。」意外的我窘住了。她怕我辭謝，接著又說：

「沒有外人，祇有一兩位朋友，而且天天晚上都見面的。」

天知道天天晚上都見面的究竟誰是誰，我從來沒有清楚，我還在遲疑，她又補足了一句：

「那麼，說定了，等會就借你這間屋子開飯了，凳子不夠，回頭我到屋裏去搬了來。」

這纔說明了真正的來意。

現在不容我說一句客氣話，而且屋子借給人，自己更不能走開，雖然心裏不大願意。望著那笑迷迷滿含希望的臉，知是無法挽回了。單身人能喫一頓家庭小宴的，酒菜已是不易，想想就這麼自己安慰了自己一下。

利用我那作爲書桌的竹製方桌，擺了八副筷子同盞碟。終於我這個素性靦腆的人也自動捲起衣袖跑上隔壁去拿凳子，似乎第一次走進鄰居的房，第一次纔看出這屋子是這樣的狹窄，根本就沒見有桌子。屋裏有幾位客人，我祇看清楚一位是音樂家，就仍舊快步走向自己的房裏來。

一小時後，大家都有點酒醉飯飽的懶散樣子，席間說了些什麼，同桌的是些什麼人，我都莫名其妙。

妙，至於他們爲什麼請這桌客，我更是連問明一下的衝動的心都沒有。

對著杯盤狼藉的桌子都有點坐不住了，於是主人邀客人過他們自己屋子裏去喝茶。我也在被邀之列。在主客茶話的時候，我纔有仔細瀏覽一個小公務員家庭的布置的機會。一切都是因陋就簡，一切都是代用品，就這樣，我仍奇怪爲什麼屋子要給擠的沒有插足的餘地，這屋子滿可以擺一張方桌的，如果把不必要的東西減少一點的話。

在牆的一端懸掛著一個沒有玻璃的鏡框子，上面用漿糊黏了三張相片。一張是主人夫婦的合影，那應當是最美滿幸福的時候照的，男人的嘴也咧開了牙齒掛著笑容，女的小鳥迎人似地歪著頭倚在男人的胸前。另一張是一位中年以上的老婦人半身像，是他們中誰的母親罷，還有一張，好面熟的一張女人的半身像，長長的頭髮垂到肩際，兩道眉毛真是像新出的兩彎月牙，大大的眼睛，端正的鼻子，和一張像畫出了輪廓來的嘴，那幅像是沒有表情的，連笑容都沒有。然而那幅像卻有一股魔力，叫人不由得多看她兩眼，她是誰，爲什麼會感到面熟，我也不加深究了。

雨天，天黑的快，客人們已將陸續散去，待小音樂家起身告辭的時候，主人說了兩句「順風，一路平安」之類的祝辭，我纔明白這桌飯是爲了同小個子音樂家餞行而舉行的。爲了想學學應酬，我勉強壓制住心跳問了兩句：

「你上那兒去呀！」

「濱州」

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又以為回答我的人說錯了地名。但，兩人那麼生疏，又不宜於開任何玩笑。因之更不宜深究他去濱州的目的了。

客人完全散了。鄰居夫婦雙雙上我屋子來道歉，問屋子給弄髒了沒有。我留他們坐下，同時有一股好奇心催促我想打聽音樂家去濱州是爲了什麼。

先從天氣談起，天雨路滑那能上路呢？而且他不是剛從濱州回來的嗎？

「因爲魯平」女的究竟嘴快，禁不住說了：「魯平想留在山上做道士，出家了，我們朋友們覺得爲了一個女人毀了一個人太可惜，所以要音樂家再去一趟，勸他下山來。」

「這女人魔力可不小呵！」我忽然幽默了一句。

「你看到我屋裏那張像片沒有，那就是小芳……」

那就是小芳！原來引我注意的半身女人像，就是小芳！何以那麼面熟呢？我不禁狐疑起來。

「喏，說起來有半年了。小芳還在你這屋裏住過呢。那時候你剛要搬來，說定了你搬來的日子，頭一天她纔走的。」

「原來就是她呀！我來看房子時是看見過這麼一個女孩子的，那時她祇一個人呀！半年時間竟添出這麼多的糾紛嗎？」

「是因爲我要住這屋子她纔走的嗎？」

我也不明白自己說這句話的用意，而他們夫婦都笑了。那男的明白我有點抱歉的意思，於是便解釋道：

「事實是她要走，我們纔把房子讓給你的呢。」

「她要去找魯平，更想不到找到魯平竟是這樣一個下場。多慘！」女的在惋惜了。

也許是兩杯酒的力量。這一對夫婦不但是破例地在我屋裏坐了很久，而且更可感的是滿足了我的好奇心，我所最懸念的這麼一個女人的故事也講給我聽了，可惜他們也祇知道這麼一點點。

那女人姓梁，名慶芳，大夥都叫她做小芳。從淪陷區跑出來，參加了某個臨時組織的藝術宣傳隊。經歷了許多危險，纔達到後方，她聰明活潑，個個都喜歡她，她本是一個無知的小女孩，年歲大了，生活經驗仍然有限，非常任性。宣傳工作不免把鋼琴荒疏，於是想到內地入學校，希望暫時得到一個安定的生活，她還年輕，有天才，前途是有希望的。

她在無知而任性的時候她愛上了許多人，不過無論同那一個男孩子在一起，她都是快樂的，即使同任何一個愛過的男孩子分了手，仍然是好朋友，大家把她當天使，天使是有權主宰一切的。眼前那個音樂家是好例子，固然他們在事業上又多一層聯繫，一種易於永遠維持友誼的聯繫。

不料天使有一天會鎖進了籠子，她遇到了魯平。一個比她大二十歲的男子，具有中年人的自私

與冷酷，愛她有音樂天才，而不讓她有發展的機會。愛她年輕，愛她貌美，而嫉妒她有過一個年輕而美麗的青春。把她鎖在自己的身邊，當作玩偶，當作點心，當作一個貓，也當作一隻小鳥，小鳥會唱歌，歌也就裝點了他的夢。夢裏的天堂。小鳥第一次從天上飛到人間，第一次嘗到人生中的某種苦味。這精神的折磨是要多麼大的耐性纔能擔當啊！她經歷了多少出生入死的事件，然而人至多死一次，死在戰火中，炸彈下，做鬼也記得誰是敵人，到了也會算這筆帳。可是，眼前這一個人，自己的愛人，是教育自己做一個「人」的人，可是他爲什麼會這麼暴戾，這麼虐待人呢？她又不懂了。

她究竟是一個能够唱歌的鳥，她的痛苦刺動了不少的人，誰都願做勇士，於是，關於她又有不少傳說，誰都不明真相，傳說到了魯平耳朵裏，嫉妒是一把火，燒熱了他整個身體，當他一看到小芳某天臉上有了笑容，他會在她臉上留上一道傷痕，如果小芳有一天穿了一件比較漂亮的衣服，他借故不工作，留在家裏看著她一天。如果某個客人來了，小芳多說點話，於是當著客人他可以侮辱小芳爲娼婦。小芳究竟已不是孩子了，她受不了這樣的「愛」。她留著臉上，身上，手臂上的傷，她決心走。魯平說有人帶她走，但沒有人認識那是怎麼樣一個人。

小芳走了，走的很乾淨，他們分手前還有一次旅行，是魯平提議的，拉音樂家作證人，創了一次旅行離婚的喜劇。

說是喜劇罷，實在是一齣悲劇。魯平卻因了小芳的走，留在天馬峯裏不下來，預備就此不做凡人。

了。似乎他愛小芳是無可比擬的，這故事到末了，人都不禁同情這個怪物了。

「知識分子最後的精神出路——遁世。抗戰到今天還有這個現象，真叫人無限感慨呵！」男的重重的嘆了聲氣，似乎一切糾紛都由於精神不得解脫似的，他好像原諒了那個男人，也好像一切歸罪於那個男人。

「好了，別牢騷了，太夜了，你身體不好，常常咳一夜嗽，吵得隔壁的人都睡不了覺呢。」

女的馬上止住了男的再說下去，一邊向我客氣一番，同男的一塊回到他們自己的屋子裏去了。我卻久久未能入寐，心裏說不出的煩悶，天氣不太熱，卻不乾爽，處處都是濕膩膩的，從頭髮衣服一直溼到心裏。

我走到院子裏來，雨不知什麼時候止住了，天漆黑。好久未上院子乘涼，我忽然發現頭上樹葉新長了不少，由屋子射出的燈光，映出一片翠綠。我不禁大大詫異起來，這真是怪地方，夏末秋初的季節會又來一個春天嗎？

樹雖不美，我卻愛牠的這麼一種異常的生長力量。經過了驕陽的曝曬，風暴的襲擊，已經是葉落樹枯的樣子，會在人不注意之中長滿了新綠。我深深呼吸了一下，曾經這些密密新生的綠色葉片呼吸過的空氣，從心底感到一片新鮮。那筆直的樹幹似乎在講著嚴肅的道理：「我們要頑強的幹下去，自然是屬於我們所有的。」

現在已是秋天。

院子裏卻是綠蔭如蓋。

每天清晨，我自動作勤務，拿把大竹掃帚掃這方院子，藉以活動體力。

鄰家夫婦的生活也改了樣，女的也出去工作了，家裏客人甚少。

我偶然想起那位小個子音樂家，想起那個留在山上陪老道的中年男人，和那位富有不盡的生命的小芳，她究竟上那裏去了呢？將永遠是個謎。不過，她有頑強的性格，她會活的堅強。

我又想，想到人生，想到一點哲學，可是，我的手已把落下來的葉子掃成一個堆，這堆垃圾每天會有個小孩來掃了出去的。

三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初稿，三十三年六月八日改作。

披風

在某地。

爲了××戲的上演日期太迫促，不及解決的服裝問題，一部分就由演員自己去想辦法。

我在××戲裏擔任的角色，服裝不簡單，不簡單之中，尤其困難的是需要一件披風，而且需要黑色絲絨一類質料的。

「我要件披風，」這話成了我口頭的標語，無論是排戲，是回家，是走路，是喫飯，甚至一個人的時候，我也自言自語地，念念不忘於「披風。」

有一次，忽然，在一條十字路的轉角，我瞥見了一個披著披風的女人的背影。於是，每當我經過十字路口的時候，故意停留幾分鐘，買包煙，買點糖食，我希望再發現一次那女人的背影，我渴望再見到一次那黑色絲絨的披風的主人，她會是誰呢？

她會是誰呢？我認識她嗎？彷彿我認識那件披風，我想不出在什麼地方曾經會晤過一個披著披風的女人。可能就是她？而我已經把那個女人全忘了。迷糊地祇記得一件披風。

時間不等人，空想是沒有用的，於是我開始動員兩條腿了。不論生熟朋友，見著了面就話不離題：

「幫我想法子，那裏可以借得到披風？」這話我說膩了，人家也聽膩了，然而我不得不重複地說著。抗戰×年了，做件藍布大褂尚且不易，需要那樣一件絲絨質料的裝飾品，個人固然無此力量，又豈是經濟支絀的劇團辦得到的嗎？可是，倒霉的是我被派演那一角，非穿件披風不可，戲裏需要。有一個動作，披風裏還要藏一個人呢。劇情限制了服裝，導演祇發命令，我又太瞭解工作人員的苦衷了，年頭不對，又加上是在如此窮鄉僻壤的地方。如果是在上海，別說一件，十件都成。但偏偏現在就沒有。

當我跑的兩腿發酸，毫無主意的時候，便自己賭氣，且放半天假罷，不找服裝了，上王家去聊聊天再說。

到王家，正好一桌麻將。王這時做夢，坐在走廊裏嗑瓜子，笑嘻嘻地迎著我道：

「胡太太來了，稀客稀客。」

她拿戲裏我所扮的身分，玩笑地稱呼我起來。我心裏有事，便惱道：

「戲都演不成了，還胡太太什麼？」

「××，幹麼不演了？進來，進來玩玩。」

我一探頭，是陳。她一邊打牌，一邊回頭招呼我進去。同桌的兩男一女，兩男一個是王的丈夫，一個是陳的丈夫。那女的頗面熟，我們相互笑笑，招呼不出姓名來，王站在我面前，介紹道：

「邱太太，邱董事太太，這位，認識不？」

邱太太望著我眯起眼睛笑，笑的很甜。說話聲音很低，我費勁纔聽出：「×小姐，我看過你演的×××。」我怕人同我談戲，回頭想走，忽然陳拖着我的手道：

「替我打兩副，我有點事就來。」

我急了，我說：

「你忘了，我不會打牌的？」

陳說道：

「記得，沒忘。我手氣不好，請你洗洗牌罷。」

勉強坐下來，我發現左右兩家籌碼堆的山樣高，陳輸了，對面邱太太也輸了。我笑向王先生陳先生道：

「究竟男人有本領！」

大家都笑了。我砌好牌，仍然走開。拉著王閒聊，三句不離題，又爲披風發愁了。王說：

「你喫了飯走，我爲你想辦法。」

我不懂什麼意思。王向邱太太那方面做個眼色道：

「回頭我代你借借看，也許她有。」

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於是安心地在陳後面觀牌戰，陳越急越輸，越輸越急。但對面邱太太卻一

聲不響，一直很安靜，永遠含著微笑。很少說話，不時望望我，那雙眼睛像閃光的湖色緞子，又像是給春
雨洗著的池塘，看來清亮，卻永遠像在夢中的神情。慢慢的，我發現她很美，祇是脂粉厚了一點，眉毛也
太做作了一點，自然的眉毛不會那麼彎，那麼細。可是她皮膚很白，白的像凝脂。一雙手也白細可愛，自
然手指甲都染上了寇丹。她頗像月份牌上的美人畫，或者是在上海大公司玻璃櫥窗裏的衣服架子。
驀然一看似乎很美，卻總覺得美的不大自然。

我看她看的太久了，她似乎有點不舒服，望我笑的也不自然了。我想找句什麼話同她敷衍敷衍，
我不忘記還要同她借服裝呢。正當我躊躇時，牌局告了段落。王來請大家去喫飯。

喫過飯，太太們在屋子裏休息，兩位先生在客廳裏大談賭經。我立在走廊上抽著煙。忽然王拉我
走進屋子，邱太太搶先迎著我道：

「你演戲要披風嗎？不知我那件合用不合用。」

「什麼顏色的？」

「黑絲絨的。」

「好極了，可以借嗎？」

「當然可以。你知道我是你們最熱心的一位觀眾呢！」

她有點害羞似地聲音低下來。我達到目的也就興沖沖想走。於是約了第二天上午，我上她家去

拿破風，她告訴了我門牌地址。我走出王家，客廳裏牌聲又嘩啦嘩啦響起來。

第二天。

如約而往，女主人似乎在等待著接待我。客廳布置得很富麗堂皇，她旋又拉我上臥室，告訴我她先生辦公去了。臥室裏牆壁是藍色的，牀是彈簧的，櫥櫃都是一色。漆得光光的地板上，還鋪上一層地毯。她打開衣櫥，衣服的颜色和樣式，多的令我頭暈。我忽然想：這個年頭，這個地方，居然還有人過這樣的生活。望望房子，望望眼前的美人，不禁想起「金屋藏嬌」這句老話來。

忽然眼前一黑，那件絲絨披風，在她手裏抖了開來。

「這件可以嗎？」

我點點頭。爲戲，找到了必需的服裝我應該高興。可是爲了服裝，我得跑進這樣一個地方來，心裏多少有點別扭。於是借到服裝，馬上想走。可是女主人卻殷勤地款待我。吉士牌的煙，巧克力糖，水果，西點，多到使我真有點應接不暇了。

而且女主人又非常會說話，滔滔不斷地談著這個戲，那個電影，那個明星好看，那個明星鼻子上有兩點麻子……我奇怪她和這些人會都熟識？我無意間瞥見牀頭櫃上擱了許多電影戲劇的刊物畫報，我恍然明白是這些愛造謠的畫報之類供給她如許豐富的常識。

天，她還不放我走，她又把我當做一個時裝設計家了。她打開櫃子，拿出十幾件衣料，問我那件顏

色好，那件該做什麼樣子，那件宜於秋裝，那件……我除了唯唯應聲之外，心裏不禁叫起苦來。

從衣服款式，談到那家皮鞋穿著舒服，那家拍賣行裏售賣的化妝品是道地的美國貨。那家理髮廳裏頭髮的花樣多，假使認識「第一號」，可以包人如意。那家……

忽然，她又拿出一大堆她自己的像片來。這時我頭昏腦脹，吉士煙也抽不出滋味了。胡亂中我挑出了一張嘴有點歪的，和一張鼻子特別大的，我說這兩張最「藝術」，可以掛在壁上。她見我說的正經，不能不信，便點頭認可。我心裏想：「下一次來還披風，壁上可以多點妝飾品了。」

但，還沒有完……

她問到即將演出的這個戲，問到是那些人同臺。聽說有××和××，便話題轉到他們兩人身上，問到他們的出身，家庭，愛好，脾氣……和戀愛……完全超出我的常識能力以外了。我無話可答，心裏有點惱，依性子，我要將披風還了，馬上走。我受不了這種善意的精神虐待，我但覺肺要炸裂一般地難過。終於她看出了我十分疲倦，纔戀戀不捨地送我出來。走出她家大門，我飛一般地走上了馬路。回望洋樓，我不禁想著這深閨重幃裏藏著的這個女人真有點像謎。

戲順利地上演了。

記得是第三天後，星期天的晚上。工友說有人要見我，我正忙著化妝不及出去，客人已經進來了，我猜中就是披風的主人邱太太。

我道了歉，不能招待她。她很和婉。這晚上她穿的十分華貴，所有後臺的人都不禁向她打量起來了。她默默地坐在我旁邊，眼角含著笑，看我化妝。我化妝了去更衣室，她還是靜靜地坐在那邊。等到我快上臺了，她仍然不走。我不禁詫異地問：

「有人陪你嗎？」

她說她先生也來了。當我要上臺的時候，她忽然輕聲問我：「××我怎麼不看見呢？××是不是就是那個穿西裝的？」我明白了，她是想到後臺來欣賞一下兩位大演員的本來面目的。

好容易把她打發到前臺，我不禁對自己生起氣來了。到今天，還有人把話劇當作當年的文明戲，對演員還是抱著「捧角」的眼光，前臺過不了癮，得上後臺來欣賞一下「廬山真面目」。假如不爲了那件「披風」，也不會認識披風的主人，我生自己的氣，同時也抱怨導演的固執，把戲改一下，不用披風不是就完了？

半個月後，戲演完了，但爲了奉還披風的事，我不禁發愁，於是我去找王。我沒有理由隨便批評一個人的長短，何況我並不深知她。我祇說：

「陪我上邱太太家去罷，我一個人怪陌生的。」

「借都是自己借的，還怕還？」王笑說。

陳在旁邊做個怪臉，輕聲道：

「你曉得她家裏的事了，你怕去？」

「什麼事？」我怔住了。

「去也見不著她，人在醫院裏。」王道。

「什麼病？」

「沒病。大致是——女人病罷，想生孩子。」

陳不同意王的話，冷笑道：

「誰不曉得呢？她是在戒煙！」

「她抽大煙？」我幾乎跳起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別忙，小姐！她抽煙關你什麼事？反正有錢！」

陳又嘆了口氣道：

「糟糕的是邱董事的造孽錢，你知道現在一兩煙什麼價錢？一天燒五錢，一月也得五六萬哩！」

我想：一個董事，那來的那麼些錢？

「包工，你懂嗎？現在做商人賺錢不希奇，做政府機關的主腦不發財纔是傻子。」

陳的語氣總是憤恨不平的。接著她又問王道：

「你曉得這女人是什麼貨？」

「得了，你那張嘴！」

王究竟比陳忠厚。可把我弄糊塗了，我詫異地問：

「她不是邱太太嗎？」

陳不屑地鼻子裏哼了一聲。我望望王，王向我夾夾眼睛，嘴唇給咬住沒笑出來。

我祇好決定自己再跑一趟了。

同樣的是個朝晨，我希望見不到主人，留下東西便走，誰知通報上去，當差的硬留我在樓下客廳裏等，等了許久，女主人大概剛起來。爲了一點莫名的好奇心，我居然坐了半個時辰。

接著，我被請上樓。

「對不起，×小姐，昨夜我睡晚了。」

「看戲去了嗎？」我順口應付著，這時纔注意到她的慘白的臉色，太該是沒有來得及化妝的原故，眼睛也失去了光彩。她穿件黑綢長袖旗袍，更顯的清瘦。她的精神也不大好，雖然竭力裝做殷勤的樣子，而且也熱心問到下次排什麼戲。

我又看看屋裏，牆上果然多了張照片，我好奇地走過去一看，以爲我的惡作劇實現了，誰知那照片是一個半身人像，女的很年輕，很嬌媚，整個倚在那男的身上，她馬上走過來道：「這是我們那年結婚照的。結婚那天有警報，沒來得及拍照，第二天補照的，可又沒來得及穿禮服……」

這些話是照片的注解。顯然是爲了要證明她的身分纔挂起這張照片來的。

我把披風交還了她，道了謝，預備告辭。她忽然問我：

「你什麼時候空？我想請你來便飯，好嗎？」

「別客氣了，邱太太！」

「不，難得認識一兩個朋友。祇要不嫌棄，希望常來玩。王太太，陳太太常見到嗎？」

我忽然想起王和陳對她的評語，不禁爲她難過起來。我說：

「不常見她們。你呢？」

她微微一笑，笑的很勉強。

「我又不是本地人，朋友肯來往的更少了。」

聲音聽來是空漠的。

我彷彿走進一間冷藏室，滿室堆的是隔年的水果，我被那鮮豔的顏色驚奇著，可是就在這瞬間，我聞到了腐蝕了的蘋果的氣息，爛空了心的柑子的氣息……我不禁一個寒顫，我明白同情不是施捨，我也不是這間華貴客廳裏常川往來的客人，我不得不歉然地告辭了。

她悵然地送了我兩步，我下了樓梯，她還在樓梯上俯著身子，熱情地叮囑我：

「下次來玩呀！來哦！」

黑絲絨披風赫然在我眼前抖動起來。

舞臺上，披風裏藏著的是一個爲國家復仇，爲了復仇而受了傷的戰士的身體；那披風的主人呢，卻是生活在窮極奢華的金屋裏，盡情逸樂，甚至用麻醉物來毒害自己，鬆弛自己的神經，用金錢地位來妝飾自己，卻終於是受人歧視，得不到同情的一個寂寞的女人的心……

我以後再也沒有見到她。

可是，我又發現了許多個披著披風的女人，在×地，在××地。而我卻再也不想去接近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了。

過路木匠

彈簧鎖不知怎樣失了靈活，一位好心朋友自動替我修理，自然因爲工具不齊全，鐵鎖與門索與解了體。沒有鎖，院子似乎更空落，門關不了；尤其是夜間，空落的感覺從院子爬進屋子裏來，每一個角落都像是一個無底的黑洞，不敢多看一眼，恐怕自己的眼睛偶然說一次謊，那兒有一個人，不，那兒有一個——鬼……這麼下去，自己可能患神經衰弱症哩。

「真是非修理不可了！」

自己私下裏商量著，一個人在生活上最瑣碎的事，也最不關心，想著修理不止一次，卻總是想想罷了，同時我的確也不知道找鐵匠呢還是找木匠。於是，我有點奇怪那位好心過了分的朋友，他懂得拆爲什麼不懂得裝上呢？尤其在晚上，一陣風，或是一隻偷東西喫的耗子從門隙溜過，門會「伊呀」喊起來，這時候，即使我在夢中，也會驚醒，醒來也死閉著眼，唯恐睜開眼就看見——賊——鬼……雖然閉著眼，可沒法再睡了，我恨死了這扇沒有鎖的門。

「找人來修理罷！」

我對老媽子說。她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貪玩，忘性大，說了不知多少次，總沒有執行。自然，她另

有打算。夏天，院子裏涼快，她喜歡把竹牀擱在院子裏露宿，既然她睡在院子裏，這門修不修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修好了門，把她一個人扔在院子裏，她也會膽怯起來的。如果不是院子裏出了一條蛇——這蛇還送給我一件好禮物，一條六尺長的蛇皮——她不會自動撤退在院子裏露宿的願望。因此也無庸堅持她的主張了。

「找什麼人來修理呢？」

「找，找隔壁的木匠罷。」

這是一個悶熱的天氣，我剛午睡醒來，思路還沒有清醒。我看看鐘，快四點了。也許是熱的緣故，心裏有點煩躁。我盼望著能有一場風暴，可是太陽還掛在牆上，正在驕傲它自己的威力，天上一絲雲彩的影子也沒有。

不一會，老媽子回來了，後面果然跟著一個帶著工具的木匠。

這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高大個子，皮膚紅裏發黑，眼睛大而無神，上唇蓄著幾根黃色的鬍子，一套藍布褂袴，破爛不堪。如果不是肩上擔一副木匠用的工具，幾乎叫人認為是乞丐。

我把彈簧鎖拿出來給他，忽然意識到木匠是不是會裝鎖的呢？於是我說：

「這鎖，你能裝上去嗎？」

「那個不會裝嗎？」

他瞪著那副眼睛，嘴唇不屑地向下撇了兩下。望也不望一下那把鎖，資格頗練老的样子。我還是有點不放心，又補充了一句。

「是彈簧鎖呵！」

「曉得麼！三千幾的我都裝過，你這是一千幾的，中國貨青年會……」

他嘮嘮叨叨背他裝鎖的歷史，我可沒有耐心聽下去，我祇在清理鎖上的附件，檢查多少多少顆螺絲釘。

「你給多少錢？」

「你要多少？」

「一百八。」

「二十。」

老媽子以為還價還的很漂亮，望我閃了閃眼睛。我覺得糟了！果然那木匠一聲不響背起工作擔，回頭就走。走的那麼堅決。

我急了，我問：

「你說個老實價嗎？」

「還價一百六，不還價一百。」

不等我的回話，他已經走出了大門。

「追他回來。」

老媽子還有點遲疑，問我：

「一百呵！」

「一百就一百，我要裝好鎖。」

我故意不看她，我知道代替懷疑神色的，是一層惡意的諷笑。

木匠追回來了。

好像很委曲，雖然同意了這價錢，嘴裏卻不斷地嘮叨，說什麼生活高呵，錢不值錢呵，那一套老話。鎖交給了木匠，像已經裝上去了似的，我不聞不問，拿著一本書看。不知看了多久，屋子漸漸黑下來，黃紙黑字模糊一片，我戀戀地從一個動人的故事裏醒過來，纔想起木匠還在屋子裏，我走近他，雖然有點奇怪裝鎖的時間何以這麼久，可是，我一看到他仍然拿著把鎖翻看時，我知道出了問題了。

「怎麼，螺絲釘不夠？」我試著問。

「我自然帶著有呵！」

「那麼……」

他不理我，臉上登時罩上一層烏雲，彷彿是打雷以前的天氣。

一會，他試著把鎖用釘釘在門上，顯然這企圖要失敗，我看他釘鎖的地方比原來的蹟印要高出五分，我忍不住又要說話了：

「不行，你不照著原印子釘上去，那邊木框子的一邊又得重釘了……」

他不言語。

我看看錶，六點整。

夕陽抹上一道橙色的光，屋牆上塗了一層油彩畫似的，那烏紫的顏色告訴我，今天就快要完了。可是門鎖還沒有裝好，一個半鐘點了仍沒有裝好。

木匠顯然有點急，斧子也拿進來了，怎麼用得著斧子呢？我不禁想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上來！他可能不是個木匠，根本就不懂得裝鎖，他可能知道這屋子祇有主僕二人，用不著什麼武器，祇要一把斧頭就行……

這回可是我急了，我叫老媽子點根蠟來，老媽子已經一肚子不願意。她也不懂我想些什麼，管自嘴裏咕嚕著：

「二等兵當營長，危險！」

我還沒有聽懂這話的意思，那木匠忽然眼睛一翻，惡狠狠的說：

「走開，熱！」

老媽子樂得走開了。

木匠仍然憤憤地說：

「你，我是二等兵！你洗衣服有什麼難？學一行幹一行，你懂得個屁！」

「我又不是說的你……」

斧頭鎔郎一聲響，眼看這屋子要變成演武廳了。我忙著排解道：

「何必呢！給你點個亮，可以快點。」

「忙什麼，天還沒黑。」

木匠理直氣壯地頂撞我。我想，天黑了，可就糟了。我越想越怕；於是我想出個主意：

「今天裝不上，明天早上你再來，這兒給你十塊錢茶錢，你去歇……」

我的話沒完，他卻咆哮起來，聲音像打雷：

「嚙嚙，嚙嚙！吵死人，不給人好好做工……」

我也忍無可忍：

「你究竟什麼時候裝好？」

「裝到十二點也要把它裝好。」

完了！他打定了什麼主意！我簡直不要想，老媽子想溜出去乘涼，我攔住她，天又黑下來了。

一方面站著一個兇神惡煞的木匠，另一面坐著一個滿臉狡猾的調笑著的老媽子。我一時沒了主意，心裏十分懊惱，不禁怪到那位拆鎖的朋友，萬一出了事，可要找他算帳。

拆鎖的朋友有他的理論，別人能做的，他也能做，祇要肯做。我責怪他何以不裝好，他推賴沒有工具。工具，眼前這位木匠工具卻多著呢！而且工具已經超出裝一把鎖要用的了。

點上蠟燭罷，屋子光線昏黃。裝鎖的人更困難了。

時間像一具停了擺的鐘，沒法計算。

我等待著可能有的。一些意外遭遇……強人打劫……等等，因之心裏反而坦然。

忽然，彈簧鎖鏗的一聲鎖上了。

我跳到門前，開了門，無心去檢查鎖，卻先看到木匠脫下破上衣擦臉上的汗，臉色還是陰沈的。

一百圓紙幣遞過去。

「媽的，什麼鬼毛病，費老子這麼多事。茶錢呢？」

我瞪著眼望著他。

「茶錢！這麼大半天不給十塊錢喝碗茶嗎？」

老媽子不服氣，幾乎吵起來。這時天已大黑，我不願多嚙囉，馬上再塞上十圓的紙幣一張。

送木匠出了大門，老媽子站在門口理直氣壯地罵了一句：

「這不是二等兵當營長嗎？講狠沒得本領偏充能！」

木匠顯然疲倦了，回過臉來打了一個大大的呵欠，眼睛沒有表情地閃了一下，管自去了。

「煙鬼！」

「你罵他什麼呢？他裝好了鎖就行了。」我責問老媽子，她卻噤咕道：

「這樣好的活路，一天不賺三百五百，穿得像個叫化，還不是把票子拿去『燒』了（意思抽了大煙了），學好的人會做出這樣的工來！」

「算了，那麼大年紀……！」

「他是留了鬍子怕當壯丁，你以為他老了？」

老媽子尖聲笑了起來，想起廚房裏燒的飯，邊笑邊上廚房去。

我看看錶，七點半鐘。整整工作了三小時，祇裝了這把彈簧鎖。

我不信老媽子瘋瘋癲癲的話。我卻覺得這木匠有股狠勁！他有信念，他能完成答應下來的工作。忽然我覺得對他的一番猜想，不過是「庸人自擾」，而且對這麼一個毅力堅強的人不啻是一種侮辱，我有點抱歉地問老媽子：

「他是隔壁木匠店的什麼人師傅呢徒弟？」

「他呀！他是過路的！」

金銀世界

「先生！太太還沒有回來，我也想不出法子，今天祇好喫辣鍋菜了。」

李嫂理直氣壯地跑到被喚作先生的男人面前，兩手濕淋淋地懸擱在空中，似乎捧著一籬筐雞蛋。那被圈點滿了的麻臉上掛著一粒粒汗珠子，煤灰代替了胭脂塗在額頭上，頗像卡通中人物，引人發笑，自然被喚作先生的男人此刻可真笑不出來，他正楞著，想問一句：

「啥子叫辣鍋菜？」

可是李嫂已經扭起不太細的腰榦跑回廚房裏去了。嘴裏照例地咕嚕著，主人也照例地裝著聽不見以求得這片刻的安靜。

渴想求得片刻的安靜是這個被喚作先生的男人最高的一點奢望，然而本來還勉強算作安靜的心情同環境，被李嫂那一連聲的嚷卻給攪的恢復不了原狀。他素來不懂炊事，可是近年來他卻懂得了一樣，廚房是個無底的坑，多少錢也填不滿。固然自己也沒有賺得來多少錢，他是一個沒有固定收入的畫家。被喚作太太的她呢，卻是B城裏一個話劇團的演員，也等於是沒有固定收入的一種職業。然而她的精神，她的時間，甚至她的健康都在那微弱的收入中零沽了。太太沒有固定在家的時間，

而先生卻替代了太太的職位，整天守在家裏。說是家罷，祇有一間屋子，自然屋子裏有牀有凳，有桌子，再呢，就是一堆舊木框子，有的釘著布，布上塗些泥，在李嫂眼中看來那些泥色塗的東西，貓不像貓，狗不像狗，還不如拆了把木框子當柴燒的好。曾經有過一次因為沒有炭，木框子便成了代替品，這事是太太和先生都睡在夢裏，李嫂就做了主的，她覺得沒有錯呀！結果挨了一頓罵，李嫂賭氣要走，還是太太偷偷地好言把她留下來，爲了妹妹，一個剛會說話的女孩子，做母親的不能不想到沒有女傭的麻煩。一切氣彼此都忍受下來，暫時又相安無事。

「都是那個書獃子！」李嫂同鄰居女傭們談起來還是忿忿然。「書獃子什麼都不懂，脾氣倒來的大，他叫我滾，好！老子就走！這年頭幫工還怕沒飯喫，誰也不高興賴在這裏喫這碗無鹽無油的飯！」

「太太好就算了！」隔壁張媽究竟年紀大點，總是息事寧人的口氣。

「啥子太太麼，家也不會管，娃娃也不會弄。祇看見她把頭髮東一紮西一綰的，怪樣！」

對太太也不滿了。

「她那個總不在家哇？」

「唱戲的！」李嫂不屑地從鼻子裏哼出來！

「那個班子的？前天我還看了金翠鳳的武家坡，哦！她恐怕是唱京戲的好聽呀！改天我們也去聽她的戲看！」

「唱的是話戲！」李嫂頗爲內行地介紹著。

「話戲，什麼是話戲呀！」張媽也悶著不響了。

「李嫂，李嫂！我喝茶！」妹妹跑進廚房來了，她是一個伶俐的女孩子，李嫂怕她聽了話去夾舌頭，便沒有好氣地咒道：

「又喝，又喝！尿多尿多！再來尿不給你洗被窩了！」

妹妹受了氣，便回屋裏告狀去了。

做先生的自然不懂得管理孩子，一切還得依賴女傭。因之在李嫂眼光中的書獃子，同三歲孩子一樣沒有用。太太不在家，要商量也不同先生商量，沒有太太就是她做主，這個家似乎是替她開了一爿店，她管先生叫蘿卜，太太叫紅辣椒，中看不中喫，妹妹叫胡椒，樣樣都有她的分，討厭！這家店還不是完全由她張羅。她愛怎麼過日子就怎麼過。可是有一樣她不願當的，就是想要什麼沒什麼。廚房的工具永遠沒有齊全過。一個瓦鉢子就得做四樣用場，洗米，洗菜，洗碗盞，茶盃，末了還得抹傢私。「我看洗臉洗腳都得用這隻瓦鉢哩！」這是她的諷刺，寓意卻很幽默。她是鄉下人，鄉下人窮是窮，可是一樣東西有一樣用處，就是說人得分個上下裏外，她提議過要買若干用具，但「沒有錢！」她幫人的人難道還貼老本。「把我的家搬來還比這闊呢！」她心裏不樂意，也聽不進太太向她申訴的理由，什麼「這是抗戰呵，一切將就著好了！」「抗戰也得過日子呀！」她心裏不平，卻又拗不過事實。

晚飯搬到桌上來了，一共兩味菜，一碗辣椒燒白菜，一碗白煮豆芽。先生本來就在這張桌子上打一張畫的草稿，燈光太暗，草稿塗改又塗改，眼睛都花了，於是挪開紙筆，聞到飯香，纔感到真有點餓了。可是白菜豆芽，在他近視眼睛看起來同草稿一般的模糊。妹妹早就爬上桌子唱著「飯飯妹妹喫飯飯了，爸爸喫飯飯，媽媽……」像唱歌一樣一句連一句。做爸爸的祇好坐下來舉箸了。

「你媽媽不回來了，你趕快喫罷！」李嫂拿一個小碗拌了一隻雞蛋攔在妹妹面前，算是盡了她的責任。

白菜，豆芽，真的是白菜豆芽嗎？先生有點懷疑了，嚼了兩口，同嚼草沒有兩樣。不禁皺起眉頭，終於下了箸。

「李嫂！這是啥子菜？」

李嫂進來了，顯然不滿意先生的責問，冷冷地：

「白菜！」

「我知道是白菜。啥子燒的？」

「辣子燒的。」

「白菜從來沒見你用過辣子燒呀！」

「有什麼法子呢，先盛，還是辣鍋菜呀！」

「什麼叫做辣鍋菜！」顯然先生已經忍受不住這種玩笑了。

「先生，沒有油！」油字拖的又長又重。「沒有油，我有啥子辦法！」

「沒有油！」先生吟味著這個油字，然而他問不出爲什麼沒有油這句話來。油這個問題比什麼都嚴重。這書獃子也慢慢學著懂了。爲了保持做主人的尊嚴，他不得不繼續發作下去：

「爲什麼不早點告訴太太去想辦法呢？」

「想法子！」李嫂可有點不平了：「我們還沒想過法子嗎？這家人祇有三個身分證，每月祇能買三斤菜油，三斤菜油够啥子用呀！我早說過買點豬油罷。太太嫌貴，老說等用完了菜油再說。現在怎麼樣呢，菜油完啦，豬油，天知道上那裏去買！以前四五十圓嫌貴，這陣子呀，八十圓我也沒得法子買了！」

「可是，可是！」可是，先生也就無話可說了。

豆芽白菜冷冷地放在桌上。書獃子楞著不言語，妹妹拿匙子一匙一匙掬著飯玩，看著爸爸生氣，玩著也感到沒意思，放下碗溜到廚房裏去了。

碗筷搬走以後，又恢復爲工作桌子了，可是工作已經沒法再繼續。男主人立起來在屋子裏踱著方步。心裏橫著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沒有錢似乎並不是問題的中心，那麼，他想下去，卻想不出一個解答來。

夜了，廚房裏聲音已漸漸靜下去，知道孩子已經被李嫂哄著帶著睡了。聽著小

賣的么喝聲，卻引不起他的食慾。敲綁敲過了，大概九點鐘了罷！想迎出去接她回來，可是一想，常常因了生活細故而口角，這次別又弄得大家不愉快。他因此耐著性子，靜數著踏在石板上的腳音，等著，等著……等到眼睛倦了，忽然李嫂的又急又快又響亮的聲音刺耳地傳來：

「太太，這怪不了我，先生發脾氣怪我不買油，油那裏去買？你說罷，太太……」

太太回來了，排戲排到深夜顯然很疲倦，然而太太有太太的能耐，李嫂馬上不聲響了。門推開，一張迎人的笑臉，像久雨新霽的天空，屋子裏馬上溫暖起來。

「微，聽說你沒有喫飯！」

「碧！」

被喚作微的男人不禁忸怩起來，喚著她的名字，他一句話也說不下去。女人永遠懂得體貼男人，這一次，又是他輸了。爲什麼想的那麼多呢？爲什麼不去接她呢？明明是等的，爲什麼竟睡著了呢？他在心裏責備著自己，一責備自己，就更轉不過灣來了，明明要從心裏笑出來，卻故意繃著臉，心裏明白繃著臉會惹對方生氣，往往是等對方生氣以後纔陪不是，心情是這麼糾紛複雜，然而何嘗不是由於自己的別扭性情製造出來的這些複雜的糾紛呢？

夜真靜呵，靜的可以聽對方脈膊跳動的聲音。夜是無邊的海，兩人都像是飄在大海裏的木船，找不到一個可以依傍的邊。沈默是無止境的永恒！兩人守望著那可見不可及的燈塔，燈塔的微光不就

閃耀在那墨黑的大海裏嗎？他們彼此摸索著，但是四隻眼睛卻故意閃避著，誰也不願先低頭，事實是誰也不敢，不忍讓對方看到自己由於委曲（種種情緒壓抑不住的委曲）由於歛仄而將溢出的眼淚來。

終於，還是女人懂得體貼（否則就沒有更好的解釋的），碧把徵征服了。

「我陪你去喫點什麼去！」

「我不餓。」真的，他不餓。

「是我不好，我忘了早一天想辦法。」女的比較樂觀，這會竟笑了！

「你累了罷，排了一天的戲！」

「不。」

倔強也是她的性格，是這性格支持她走上這樣一條不計毀譽不計得失的路。世界上自有這麼一羣人，愛著他們的理想，把自己的一身也就獻給了這個理想的事業。工作無論幹的多麼艱難，多麼苦，回到家卻忘了艱難與苦，僅有的是由於工作而獲得的精神上的安慰，這安慰似乎也解決了饑寒與飽暖的問題，從來不打算打算明天的日子怎麼過。

笑語把這屋子漆上一層光亮，兩人互相誇耀自己這一天工作的成績。男的把畫板豎起來，拉著妻子一道鑑賞。畫是靜物寫生，幾色水果，還沒有完成呢，女的笑說：

「怪不得你得餓肚子，還喫不成呢！」

「畫成了，也可以換一筆錢了。」男的承認這懲罰，也說。

提到錢，兩人眉頭就都皺起來了。畫畫究竟抵不上一個工匠，眼前這樣簡單的生活，如果是一個工匠，每月可以掙個四千五千，就可以把妻子供放在家裏，但一幅畫——他不敢想下去了！

生活是一筆無法躲賴的債，爲了償付這筆債兩人什麼痛苦都忍受了。可是想到明天，想到那個毫不寬貸的債主，心裏便壓上一堆烏雲，笑不出，也說不出，即使拿這晚上的辣鍋菜來說罷，李嫂沒有錯呀！碧記得曾經爲了食油問題，問過查戶口的警察，「沒辦法，一人一斤，規定了的。」事實是沒辦法。然而豬油，天知道這那買得到。而且黑市更欺人，你說不買罷，別人搶都搶不到手。碧心裏盤算著，盤算著明天急待解決的這個問題，也是任何一個做主婦的人必須負責解決的問題。

明天終於到來了。

碧耽著心事一宿未睡好，天一亮更失去了睡意，悄悄地起來，預備找李嫂商量解決這個嚴重化的問題。意外地李嫂坐在牀上收拾包袱，並沒有打算去菜市買菜的意思。

「李嫂，今天一百塊錢夠了罷，還要買油！」

「我不知道，太太！」

「那麼你去看看，快一點去。」

「太太，今天你去罷！」

「爲什麼？」碧急了。固然她也上過菜市，可是，買油的問題不是她的能力可以解決的。

「錢不夠嗎？」

「不是的，太太！」

「怕錢不夠，你墊著，回來我還。」

「太太！不是的……」

「那麼，你？」

「我？我說不去市場就不去市場了，太太！」

「怎麼，昨天先生說了你兩句，今天你就……」碧不禁有點生氣。

「不是這個，太太，我，我要回家……」

「你回家？你不幹了？」

碧瞪著對大眼睛，眼睛裏投射出一串串的問號。本地人別扭，可也沒有遇到這種牛性子。然而她還忍耐著，多方解釋著：

「買不著油也怪不了你呀！就是貴也更怪不了你呀！今天你非得去一趟，你就是要走也得做完

這個月，我沒有虧待你，你不應該……」

妹妹睡在李嫂牀上，這會睡的更甜。忽然翻了一個身，望到孩子，更感到李嫂的威脅的嚴重性。

「不過……」

「這地方我做不下去，樣樣難，沒有說喫肉喫油這麼難的。太太，讓我歇了工罷，我去做生意去。」嫂的語氣是誠懇的。

碧的眼睛在發酸，從那張看慣了的黃臉上觀察不出她是賭氣呢還是說謊。軟勸硬罵似乎都失去了效力，她心想應該回到屋裏去求助了，雖然丈夫也幫不了忙，可是商量一下也可以緩和緩和這樣的空氣。她正想轉身，李嫂從牀前站起來，女高音似地發表她的理論了：

「讓我走，我說走就走，把工錢算給我，我有戒指，去當去。我祇湊個二千塊錢，我去販肉賣，隔壁的王嫂辭了工做生意，千打千塊本錢，一月一個對本，現在已經上萬數。我不是跟你生氣，太太！這日子大家都過不下去，我每日拿二百圓也不夠用，還要天天著急……」

這一片話可把酣睡中的妹妹喚醒了。她不明白是什麼事，看到母親在旁邊，便哇的一聲哭出來。碧馬上去抱妹妹，嘴裏怨著：

「你看，把妹妹丟下來，誰管我？又不能夠留在家裏，你一定要走，也要先找個替工纔行呵！」李嫂馬上笑迷迷的了。

「我早找好了替工了，太太！」

「什麼？」

「張媽。她的東家不用人了，辭她的工，昨晚我已經跟她說好了，妹妹跟她也不會陌生的。」

李嫂的堅決，李嫂的布置，一切看來都已無法再挽回，碧祇好默然退步，回到屋裏。

李嫂走了快三個月，日子過的跟從前一樣，碧似乎更忙點，晚上演戲，白天還要趕另一個新戲。張媽代替了李嫂，究竟年紀大了，一切都比較遲緩，比較馬虎，屋子中顯的更清靜。微呢，雖然照常喫無油無鹽的小菜飯，但彼此都習慣了這日子，互相也就不作無謂的爭執，恬靜是難買的幸福，微頗感滿足，固然滿足的心情下並沒有產生出多少傑作來。畫固然是固定工作，而完成的並不多，就是畫成了也得不到交易市場，妹妹成了這些畫的惟一欣賞者，每天認方塊字一般地念著「蘋果，香蕉，橘子，爸爸，媽媽，妹妹……」唱歌似地一句連一句，做爸爸的卻欣賞著妹妹的天真和聰明。有時把孩子舉起來，允許孩子從飛機運來這些喫食，騙的孩子笑了，借此聊以自慰罷了。

由於碧的關係，知道劇團爲了趕戲需要更多的人幫忙，微於是擔任了第二個戲的置景工作。兩人都忙亂起來，家裏更是堆的亂七八糟，桌上，牀上，地上遍是碎紙破片，微終日埋頭布景模型。妹妹唱的更興致，爸爸不要的破東西，都是她的寶貝，有時爸爸需要的用具也被藏起來，小手心挨了打，哭了，爸爸卻沒有以前那麼疼她，任她去哭去。

置景工作忙的差不多了，微又被拉著擔任作廣告畫，這幅畫頗費了不少心血，畫豎立在十字路

口，來往行人沒有不被這幅畫攝去了注意，畫是一座山，山是金銀砌成的，山的四面滿是骷髏和豺狼，畫的寓意是諷刺做發財夢的人，也就是碧參加演出的這齣五幕十二景的新戲金銀世界，特別宣傳，以廣招徠的宣傳畫。

戲忙上臺了，碧和微從心裏吐出一口氣，碧更是一腦袋幻想，會打如意算盤，同她所屬的劇團裏的人一樣，會做夢，以爲這個金銀世界會給他們帶來一世界的金銀，固然他們所希望的世界並不大，那山也不高。祇要賣座好，演一個月，劇團可以還出舊欠，團員們也可以領到三個月的津貼，可以過一個快活的新年。就這個願望能說是奢望嗎？

戲如像所料地賣座好，支持這個賣座的固然多數靠了那班被諷刺的暴發戶，也因了這個戲抓住了時代的表徵，受到普遍的歡迎，觀衆席裏塞滿了各階層的人，學生，知識分子自然從心裏笑出來，而被罵的商賈們和根本不懂意義的市儈們也扯起嗓子來喝彩。

碧是深夜纔回家，微呢，比較要早一點回到家來跟孩子睡覺，自從李嫂去了，妹妹跟不慣張媽睡，夫婦倆又多添了一件工作。這時候不免要念起李嫂的好處來。

一天，碧正在好睡，忽然被一聲女高音嗓子喊醒了。

「太太，還沒有起來，應該喫午飯了呢！」

朦朧中睜開眼，面前站著一個全身新衣褂的女人，仔細一認，從那額頭扯的像刀切過一樣的平

整而敷上一層白粉也填不滿的麻點的臉上，纔認出是李嫂來。

「阿呀！李嫂是你呀！」

「太太，你好呀？先生好！妹妹乖不乖？今天我給妹妹帶了大雞蛋來了……」

「啊！你還客氣做什麼？」

「沒有好喫的，太太這裏有二斤豬油，一斤五花肉，是我送給太太過年的……」

李嫂一邊說，一邊提起一串半肥瘦的肉和一串晶瑩得令人垂涎的豬油。妹妹早興奮地圍著李嫂唱著她自己編的歌。

「妹妹真乖，怎麼瘦了點？」

碧在談話中也就起了牀，一邊梳洗，一邊跟李嫂談話，這三個月，李嫂可真發了點小財，她絮絮地談她的經驗，販肉買賣賺錢，她說，但是人要機靈，能喫苦，也算不了大苦。上一趟涪州，運一百斤肉，一次就可以賺千打千塊。有時買一個豬，還有豬下水帶著賣。在船上睡一個晚上，連來回三天，人也不怎麼勞累。但是碧卻聽得糊塗了，那有那麼些個人買肉，因為這也可以說是違法的呀！原來此中自有道理，李嫂的哥子本來就是屠戶，一隻活豬走過，他就估的出有多少斤重，一刀砍下去，他說一斤決不會有一斤一兩。李嫂跟哥哥嫂嫂住過，跟豬販子都混的熟了。也認識一些行家，現在自己做生意也方便。

這番生意經談的使人頗心服，碧心裏雖然嘔氣她的辭工，但對眼前這張笑迷迷的臉，雖然因了

生意好，而不免染上了一些驕奢的氣氛——是她這樣一種身分上不該有的驕奢！例如金的耳環和指戒，新的褂袴，尤其是由於身體扭動而播送出來的一股脂粉香，這一切使得碧不由得多打量了兩眼，可是，經她興奮的神情，激昂的語調和閃射著這種本分人而特有的誠樸的目光，這目光把碧征服了，有什麼可怨可追悔的呢，人都有他自己的路，無論智愚，何況李嫂在傭人中還算是個傑出的人才，她的果敢和決斷性，引她走向她要走的路，她會生活，她是個成功的人。碧漸漸忘掉了本已淡忘了的嫌隙，話也就談開了。

正當妹妹學唱著「妹妹喫肉，媽媽喫肉，爸爸……」的時候，微正推門進來，孩子拉著爸爸的手，要爸爸看李嫂送來的肉，微正惑然不解，碧已經笑出聲來：

「唉，李嫂送的，還有兩斤豬油呢！」

「李嫂」微似乎不記得李嫂是誰了。

這時，李嫂已經滿院子應酬完了，回到屋子裏來，「太太，我走了，今晚我還要去看戲去呢！」

「看戲？」

「看你演的什麼金什麼銀呀。」

微這時纔恍然不禁笑問：

「你也要看太太演的戲？」

「當然囉，都說好，我姐夫他們昨晚去看了來，我纔曉得太太這次又做戲了。」

「你姐夫幹什麼的？」

「裁縫。東門口有他的鋪子。」

「他喜歡看戲？」微無意地把李嫂當客人來敷衍了。

「當然喜歡，都說一個戴眼鏡的人演的好，那個人發了財，大家打他，故事是這樣的罷？」

碧早忍不住笑起來。用手止住微不要再談下去。碧說：

「够了，她是我們的好觀眾，你別宣傳了。」

夫婦倆笑著送走了李嫂，卻對著那一斤豬肉發著楞。他們沒有時間完成一個好的烹調，碧是不到天黑就得喫飯，爲了趕到劇場去化妝。這樣，便把差事交給了微。

當微把一碗熱騰騰的紅燒豬肉放到桌上時，妹妹助興地唱著歌。這時候，劇場早已開了幕，碧專心地演她的角色，這是一齣喜劇，惹人發笑的地方很多，觀眾池子裏人擠人，李嫂也擠在人羣裏仰起脖子，張開口，不時指點給她的同伴看，那一個演員她熟識。她很興奮，也非常快樂。密圈臉上放著光，顯然進入忘神的境界。

銀姐

誰也想不到吳家的銀姐兒上重慶城去打了三年工，裏裏外外都變了個人似地，叫人都都不認識了。臉上是紅光滿面，腮廬子也鼓得圓圓的。開過臉的額頭，像刀切過似地一線平。頭髮梳得光光的，蓬得高高的，頭頂上四根叉針，叉成兩個十字。這小縣城裏自然不少一些摩登女子，可是，那會是一些什麼人呢？那些頭髮剪得短短的，藍布或者花布旗袍，發光的皮鞋，有些甚至還是燙了頭的，那些都是數得出的人家的太太或者鄉紳家的女兒，女中的學生子，但銀姐這趟回家，居然有了這麼一身打扮，怎麼不叫人驚羨。小縣城裏的新聞是像隨風播送的種子，傳播的飛快，不半天工夫，銀姐的母親吳師娘的家裏，可就擠滿了遠近的親戚鄰舍。

吳師娘住在西大街城牆角，開了一間裁縫店，她一個遠房守寡的姪媳經營著，僅够餬口的活計。吳師娘本是個能幹爽利的人，當丈夫活著的時候，家計還可過，生了銀姐和玉娃兩個女兒，銀姐長到十六歲，玉娃還祇十二歲，丈夫便伸了腿。從此母女三人便不得不為渺茫的前途打算起來，做母親的有些私心，偏愛么女，丈夫活著的時候，家裏儘管喫苦，卻把玉娃送到小學讀了三年。不幸丈夫一死，她祇得把全副精神放在店面上，為三口人的糧食日夜操作著，玉娃本來貪玩，不讀書正好，她人本來

生的漂亮，於是引得多少媒人上了門。吳師娘一聽是給玉娃提親，她便像機器一樣的重複著一句話：「玉娃小呢，等銀妞嫁了，她還得給我做兩年再嫁不遲哩。」

說媒的人望了望低頭做活的銀妞，心裏雖然讚著：「真是個本分女子。」可惜提親的人家愛的是漂亮，既不貪你家的財，就得貪你家裏的人，要在這小縣城裏給銀妞找個婆家，簡直不是件容易的事。媒人們給吳師娘的話封了嘴，便逐漸的少上門了。

「也好，這樣耳根清靜些。怕我們的女兒將來沒人要。」

吳師娘賭氣發牢騷，銀妞聽著祇是不言語。可是手上的針都像針針刺到她的心裏，她有那分能忍耐的好德性，總不讓眼淚在人前掉下來。她怨她的母親，反之，她同情她的母親；她嫉妒她的妹妹，反之，她愛她的妹妹。祇有一點她不明白，她這樣幫助母親，撐持這個家，爲什麼母親的語氣裏，總希望她配給人家？是嫌她多喫了一分糧食，還是真的顧念到她的年紀？父親死了剛滿孝，自己不過是二十歲的人，二十歲的年紀難道就算是老姑娘了嗎？銀妞有一心的委曲，而這委曲都是無處訴說的。同時銀妞又少不了一般大姑娘所具有的羞澀，因此她的命運也和一般大姑娘的一樣繫在母親和媒婆的手裏了。就在二十歲的那年的冬天，銀妞像傀儡一般地送到東門外千佛山上再家村裏做媳婦了。城裏人下嫁到鄉下，這說明了銀妞的身分，也可以猜想得出來這個溫順的女孩子的心境。

自從銀妞改了名稱做再家的桃根嫂以後，就像投進了另一個世界，生活環境就整個的改變了，

侍候公婆的苦不用說，身旁多了一個陌生的男人，一年以後自己又生了一個女孩。雖說做了妻子，做了母親，卻一點也沒有嘗到做母親做妻子應享的那分人生樂趣，而多年拿針線的手，替代了再大嫂的長工，整日下田下地。農事忙的時候，孩子就背在身上，操作到傍晚纔回家，回家還得提防姑娘的挑唆，婆婆的詬罵。丈夫桃根到是個老實人，可是他個走碼頭做小生意的販子，十天八天難得在家一天。「一切都是命！」銀姐祇有這樣警解來安慰自己。做媳婦的似乎是應該如此的忙，累，挨罵，喫苦，似乎是一個女人的本分。做了女人就應該守這點本分。

山野生活，似乎更合於銀姐的性情，兩年的時間，她已經是一個很能幹的農婦了。她撒的種子勻淨，打的穀子乾淨。她耐煩，心細，田野就是她的家，她愛著每一寸土地，每一粒種子。自從有了銀姐，再大娘便退了長工，再也不添短工，婆媳倆似乎就賽過了兩個男人，真的，她們的工作收穫，除了繳納地租外，一家人就靠著喫了一年。

偶然閒下來，銀姐就跑到山上去檢些柴，偷著跑到鎮上去賣，換點零用錢給自己縫雙鞋子。萬一婆婆知道了，還挨一頓臭罵，罵上一籬竿的話：「男人不在家，要漂亮給那一個看嘍。有工夫檢柴，家裏不好留著燒嗎？養不家的臭婆娘，眼睛裏那有我這個婆婆呵！」自然挨罵也祇好忍著，萬一回答了一句，家裏可就翻了天了：「好呵！我們家窮，偏娶了你這位千金小姐，看罷，我們家的運氣有了你一天不如一天，是我瞎了眼睛，信了說謊的媒婆的話。你來我家喫了苦，我們家有了你可也倒了霉了嘍！」

再家的家，可眞的一年不如一年，姑娘出了嫁，外家比娘家還要窮，家裏有一點好的就半偷半送地給姑娘帶走了。而在一個冬天，公公也死了。從此家裏祇剩下祖孫三代，兒子更難得回來了。

忽然有一天婆婆在鎮公所裏去了一趟回來，臉色沈沈的，對銀姐說道：

「桃根媳婦，你自己作個打算罷，桃根已經當了壯丁了，也不曉得那年纔回得來。你願意守呢，我也不多你一個喫飯，你願意走呢，我也不留你，你自己拿個主意罷！」

銀姐聽清楚了頭一兩句話，馬上哭了。她一點也不懂婆婆的意思，她祇覺得像是失掉了什麼，心裏空得害怕。她回到自己房裏，那永遠照不進太陽的屋子，也和她的心一樣又空虛又可怕。她從來沒有想到依靠誰，可是她覺得她不能失去她的丈夫，好像有了他，再喫苦，也圖個指望。她的丈夫雖然常常出外，一年也還回來幾趟。可是當了壯丁，誰曉得盼到那年那月？也許從此就不回來了，銀姐想的心傷，哭了一夜。她自己一點也沒想到該怎麼打算，早上起來仍然做著她分內的事。孩子背在背上，可心裏卻沈甸甸的，像夏天的烏雲黑了半個天。

桃根當壯丁的事，馬上傳遍了整個村子。本來獨子可以免役的，那麼未必是給拉夫拉走了的，許多人都在揣測著。聰明點的人就估料到這件事有點玄虛，再大娘素來鬼鬼祟祟，果然愛玩鬼祟的人日子久了秘密也會被揭穿。據說桃根是頂替一家富紳兒子的名字，再大娘還從鎮公所裏拿到一筆錢。後來錢的數目也傳出來了，是一萬。看再大娘既不因兒子當兵難過，反倒非常高興的樣子，似乎傳說

不是謠言。慢慢的銀姐也聽到了這些閒話，她不敢信是真的，天下那有那麼狠毒的母親，然而做母親的狠毒不謹是出賣兒子，自從兒子當兵去了，再大娘便覺得媳婦更是眼中釘，非設法打發掉不可。再大娘並且有一個打算，媳婦要是肯轉嫁，還可以收一筆禮金，不拘多少，家裏多一筆額外進款也好。因此一面暗中託人，一面終日對著媳婦嘮叨，她的理由是：

「我們這裏苦，再嫁個好人家去罷，那曉得挑根什麼時候回來？你也莫耽誤了你自己，這是你一輩子的。」

銀姐聽著，祇不言語。再大娘以為她肯了，心裏喜歡，便說道：

「人家說你老實，我看你也真是老實，自己的事還要別人出主意。既然你肯了，那麼話說在前頭，『山由你看，柴歸我砍』。媒婆來了，你就當面問個明白。這又不是大姑娘出嫁，還難爲情嗎？」

媒婆來了，話說的比蜜還甜。再大娘臉上笑開了花，銀姐祇低著頭，像個啞巴。

彷彿什麼都說定了，再大娘祇等媒人送禮金來。銀姐忽然對婆婆道：

「既然什麼都定了，我該回去看看媽去。」

「看媽去做什麼？」再大娘心裏恐慌了。

●就是你看好了人家，我拿錢用。

「我的女兒怎麼辦呢？難道也帶到男家去？」

「唔，孩子本來可以跟我，怕你不捨得。祇要你肯帶著，男家不會說話的。」

「不，我一定要進趟城。」銀姐忽然堅決起來，那堅決的語氣神情使冉大娘感到有點異樣。心想這麼一個老實人還會怕刁嗎？又想，拿到了禮金，不怕她不嫁人，城裏也可以追回來的呀！何況吳家也沒個男子，沒個勢力，怕什麼！一轉念，便勉強笑道：「也好！孫女交給外婆也一樣。」

銀姐進了城，卻不忙著告訴吳師娘，偷偷地去找妹子玉娃的同學家裏，託人家介紹她去幫工，她祇說鄉下活不了，丈夫當了兵，祇好出來幫人。事情也巧，那同學家裏本是急要女傭，馬上決定。銀姐把女兒交給吳師娘，並且留下話：「要是婆婆打發人來叫我，就說我在城裏幫工，幫工的錢拿到了就帶給她用。」吳師娘倒竟覺得自己女兒對婆婆孝順，自己談起來臉上也光彩。

不多久，冉大娘果然派了人來，帶了話來。跟著冉大娘自己又跑進了城，氣勢洶洶向吳師娘要人。兩親家一吵開了，親戚鄰舍有的知道這件事，便都同情銀姐，幫忙吳師娘，罵走了冉大娘。

銀姐這點硬氣，是這小縣城裏一件最美的新聞。

玉娃自從銀姐出了嫁，便下重慶城混世界，在紗廠做了幾年工，日子過的很好。知道姊姊這些委曲，便帶信讓姊姊上重慶城來打工，銀姐就把女兒交給母親，自己打了一個包袱，搭車上重慶。

這是三年以前的事。

三年日子不算短，可是一轉眼就過去了。三年來多少人變了，銀姐回到吳師娘的半升裁縫鋪，看看周圍的人，她也不覺感慨地掉下兩滴眼淚。

親戚們都恭維她，誇讚她。並且告訴她一個好消息，再大娘已經伸了腿。●銀姐忽然老練地對著親戚說道：

「婆婆死了，不怪我不孝順；生前我沒有侍候她，死了總得上山去磕個頭。」

「你這不是多餘的；她生前有那點好處對待你？她把你賣了，你都不知道呢！」

吳師娘氣憤地埋怨女兒，可是女兒卻固執地說怎樣就怎樣。吳師娘看扭不過她，待客人散了，便又說道：

「你這是那們孝心？你的男人去了五六年一個字不回來，你還認那個家做什麼？你願意打工就回重慶去打工，你願意回家，就幫我做活，你願意再嫁個合式的人我也由你。你要回鄉下拜那個鬼婆子的山●我不答應。你忘了她怎樣折磨你了嗎？」

銀姐想了一想，自己盤算了許久的話，在親娘面前祇好全盤託出來：

●伸了腿，即死了的意思。

●拜山，即上墳。

「我都想過了，媽！婆婆死，我不是今天纔知道，老實說我也因為知道她死了，我纔回鄉來，桃根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爲了守他不嫁人。可是嫁人也不容易呀！做媳婦的罪，我受够了。我這次回來……」

「是呀！你爲什麼要回來呢？」

「我要回到再家村去。」

「去做什麼！」

「去做人。」

「回到山坳裏去做鬼啊！」

「媽，你不明白我。再家總還有兩間破房子，他們祖上一直都是佃的那幾畝地。有公婆的時候，我一雙手腳也耕的來種的來，以前剩下的够四個人喫，現在祇有我和我的女兒還怕不够喫嗎？」

「你以爲做別的就沒得你喫的了嗎？」

「不是的。我願意用我的力氣換飯，我喜歡下地的活路。」

「唉！你是怪脾氣，我怕你過不了一輩子。」

「樹生甥不也跟了你這多年，她還不是一個人顧自己？」

吳師娘一聽銀姐提到遠房的寡媳，知道銀姐什麼都看透了，說不好，勸不好，她也祇有不再囉嗦。

銀紐在娘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帶著六歲的女兒往冉家村走去。一片片田野在她腳底下展開來，泥土是鬆的，她嗅著隨風送來的草木的香氣，在她平板的臉上第一次展露出一個充滿了希望的笑
意來。

「春天裏來三月三喇，

採花的蜂兒忙又忙啊，

燕子飛去又飛回喇，

媽媽給我縫件花衣裳啊！

花衣裳，

緊又長，

明天去見我的——郎……」

六歲的女兒唱著山歌，銀紐輕輕在她頭上拍了一下道：

「小鬼，就唱這個。」

女兒不顧地唱下去。銀紐也不禁跟著唱了起來。冉家村再現在眼前，她卻彷彿置身到了一個新的世界。

渡

有一個人告訴我說：

她愛鑽石，她立下了願心，要搜買多多少少鑽石。爲了這願心，她還沒有達到成年的年紀就離開了家，一個人飄過了海洋，到極南的南方一個半島上。在那麼一個陌生的地方，她像一個修道女似的虔敬。她努力地工作，工作，工作到青春將從頰上消失了，她纔悵然地重整行裝，滿載著她珍愛的寶物，又飄洋越海地回到她幼年生長的地方來。

她爲什麼那麼近乎瘋狂地愛鑽石呢？原來埋在她心裏有一個復仇的種子。那是她母親臨終的時候，許久見不到面的父親忽然回家了，對著將要斷氣的妻子，沒有一句安慰或訣別的話，卻從妻子的耳朵上摘下一對鑽石的耳環。她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她記得母親生前過的苦日子，父親是荒唐鬼，她恨父親。母親去世，一個尙未成年的孩子就開始漂泊了。她喫得苦，她不怨。她就立下這麼一個願心，有一天，她要搜羅多多少少鑽石，待她如願的時候，她要回到家，用鑽石代替了祭品，以祭奠死了一個含苦茹辛地企望她長大成人的女人的心。

這麼一些荒誕的傳說，使得這個女子增加了不少神祕的身分。偶然一個機會我見到她，是五年

前的一個春末。

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天藍的像一塊緞子。太陽暖進了人的心裏，誰都懶懶地，特別在午飯之後。街上行人都三五可數，雖然還不到炎夏，「歇午」卻是當地的一種風氣。我爲了等候一位約定了商談某項事情的朋友，祇好打瞌呵欠，一個人無聊地坐在昆明咖啡室的一隻單人皮墊沙發上，這也是我從事新聞記者的行業中不可免的時間上的虛耗。桌上的咖啡快喝完了，還不見我的朋友進來。香煙抽的口都發澀了，可是還得等下去。

等人的心情多少有點不安定，而時間也覺得拖的特別長，有意無意地望著那扇玻璃門，一秒鐘一秒鐘地過去了，卻不見有人進來，穿白制服的侍者卻偷懶地鑽到櫃檯裏面打瞌睡，不到喫茶的時候，桌面上祇有三兩位客人。這些客人都是經常的顧客，附近幾家電影院的經理，或是銀行裏的掛單的職員，沒有家，借這「沙龍」休息休息。這些人之中，有些有一種共同的表徵，臉色豐潤，自然他們營養的都很好，畢挺的西裝，有的甚至在左手中指上戴一枚鑲著鑽石的戒指。顯然滇緬路這條國際路線的開闢，給他們帶來了一種幸運。他們生活的似乎都很滿足，生活的意義本來無法範圍的，何況環境有時候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意志。除非幸福的杯子斟的太滿了，他們會感到一點寂寞，他們也需要一分精神上的安慰，如果愛情可以用金錢買得到的話。事實上自有一羣像蒼蠅奔向蜜糖的女人，水一般晶瑩的眼睛是可以奪去鑽石的光彩的。

瀾午都快過去了，我的朋友還沒有來。

忽然一陣皮鞋聲，有彈簧的玻璃門響動了幾次，把帶著瞌睡的人都驚醒了。第一個抓住我的視線的，是一個頗爲窈窕的女人的背影。從背影望過去，是一個中等身材，皮膚很黑，穿一件米黃底子紫色大花的短袖旗袍，一雙高跟白皮鞋，白皮手提包，鬢髮及肩。這是一個很吸引注意的女性，我心裏想著。不免多事地從背影去估量她的年齡面貌和身分。

這女人帶來了一股活力，每一個人都不自禁地騷動起來。

我很遺憾，她從我身邊走過去，一個高大的男人攙扶著她，揀了一個犄角上的位子坐下了，仍然背向著我。

我聽到鄰近的椅子上的人們在低低地私語，顯然在談論著她。她是誰呢？她很年輕，很美？一定。正當我納悶的時候，我的朋友已經在我身旁坐下來，他招呼了我，我竟不知道被他發現我出神的情形，兩人都不禁笑了。

我忘了責備他的遲到，於是開始進行我們約定了商談的某項事情。在談話中，我的精神總難得安定下來，我感到有點躁熱。而且不自己地頻頻向那個女人的背影望過去。奇怪，不知在什麼時候她那座上又多了兩個男人。她好像很沈默，至少她的嗓音非常的小，我始終沒有聽見她的聲音。

昆明的天氣怪得很，晴朗的天空有時會落下雨點。特別在這個春夏交替的時候。雨打到玻璃窗

上，像一個弦樂隊在天空奏出了一隻輕快動人的曲子。「沙龍」裏的座客都已停止了談話，欣賞著窗外的雨景。石板路像一面洗過了的鏡子，一羣載貨的騾馬踏著方步似地一匹過去了又一匹，鈴聲夾著趕騾馬人的吆喝，這是邊陲的古城特殊的點綴。

「頗有點詩意罷？」我的朋友問我。

「不，簡直是一幅畫。」

「昆明簡直是熱帶的氣候。」他說。

「熱帶有這種情調嗎？」

「有，有這種情調。」他一面回答我，一面用嘴唇向「沙龍」四週呶一呶。

這位朋友本是在南洋土生的華僑。他因為年輕，熱情，抗戰三年了，他終於拋掉了那甜蜜，安靜的幸福生活，回到祖國。他的志願是想以他的能力為國家做點事。然而他總忘不了他的生長的地方，處處都觸動他想起了南洋。他還有父親，母親，姊弟在南洋，可能還有一個愛人。我常那麼想。

雨點是一個撒慣了嬌的少女的淚，一會兒就收住了。太陽似乎被雨水洗退了。臙脂，冷冷地映在牆角上。將近下午三時光景，咖啡室裏的客人陸續來去，銀行，大商店也先後開始了下午辦公的時間。（這是昆明這地方特殊的一種規定）全城的人們開始活躍起來。

忽然我的朋友驚訝地說道：

「那不是陳經理嗎？」他向我道了歉，便逕自走向那個女人的座上去，頗爲脫熟地同那個高大的男人招呼著。同時又很禮貌地和那個女人握手。顯然他們早已熟識，我聽到我的朋友提到我，因此寒暄了幾句，仍然回到我這兒來。

我不禁好奇而又興奮地問：

「她是誰？」

「陳經理，就是經營這間『沙龍』的經理。」顯然他誤會了我的問話。恰巧這時候陳經理那桌上的人將要散去的樣子，先後站起，我目不轉睛地望著那個背影轉過身來。

出我意外地，她那一副曾經滄桑的微黃而隱現著脂粉掩蓋不了的皺紋的臉上，告訴了我並不是我所臆斷的年齡面貌和身世。這是一張很陌生的臉，然而卻有一對攝人注意的眼睛，那副眼睛大而亮，閃射著不是她這樣年齡的女人所具有的一種輕藐的光，那光令人感到威脅。她有意無意地向我這座上望了望，微微含笑，的脣角依然隱隱藏著很動人的丰韻。

「哦，她剛纔聽到你，似乎很想認識你，讓我來介紹一下罷！」

「要認識我？」我壓低了喉嚨，似乎在問著自己。我一個不修邊幅的女孩子，任性致忘了自己是女人的人，不慣於靚靚地和陌生人寒暄，特別是一些什麼經理之流的人，雖然，以記者的身分來說，同這般人也很少接觸。我不禁皺起眉來，然而我這位過分熱心的朋友卻已經向她招呼著了。

「密斯黃，我來介紹介紹，這位就是你會經聽到人說過的×女士。」

我感到窘，頗不自然地和這位被喚作密司黃的女人握了握手。

「密斯×，我常聽別人說起你，你還記得素眉嗎？」

「素眉？」

「我想打聽她的消息，恐怕您也不知道了？」

她略感悵然地低唱了兩聲，便向我的朋友說聲再會，輕盈地被三個男人護衛著走了出去。望著她那窈窕多姿的背影，我仍然惑於素眉這個名字的追索中。

「她是誰呀？」

「她，黃菲菲小姐，在南洋風頭過一時的。」

「你們似乎很熟識？」

「過去了！她的黃金一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我的朋友似乎在回憶中找尋材料，語氣多少含有一點感傷！

「將近十年了，我認識她。那時我在新加坡，她大概也剛到那兒，在一家華僑辦的中學校裏做女教員，那所學校剛好是我的父親作董事長。可是，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她祇教了一年，便離開了學校，離開了新加坡。那時候她很年輕，也可以說很受人的吸引，就是一是樣，性情很怪癖，沒法叫人親近。」

「可是，也怪，兩年以後在一個交際場所中，我又遇到她。當時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無論是打扮，談吐，待人接物，找不出原來的黃菲菲，然而，是她呀！她化過妝，卻並沒有改掉輪廓，她什麼時候回到新加坡的，她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聰明人似乎都可以臆測到一點的。」

「這以後新加坡任何交際場所中，都可以遇見她。不過，她並不常川住在新加坡。固然我也是各處亂跑的人，我見的這一類交際花似的女子也多的很，因此，她這時候給我的印象並不太深。」

「然而一個夢想不到的事情竟發生了：

「我有一個朋友金建平，家境相當好，自己辦了一所橡膠廠，不知怎麼一個原故認識了黃菲菲。一個有錢有勢的男人追一個像黃菲菲這樣的女性似乎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自然，他們的關係也不值得人去注意。」

「而一年以後，金建平忽然宣告破產，他的橡膠廠自然也跟著倒閉。這些事在南洋也是很普通的。交際場中仍然有黃菲菲的足跡，而金建平卻沒有人關心他的下落。」

「故事還沒有完呢！」

我的朋友又向侍者要一杯咖啡，我卻要一杯紅茶。聽起來他的話似正理出一個頭來：

「幾個月以後金建平忽然又捲土重來開辦了一所規模更大的橡膠廠，而廠裏的經理卻是一個女性，就是黃菲菲女士。」

「啊！我忘神地控制不了我的驚訝，故事有力地吸引著我。」

「一位女性任經理並不希奇，可是，你猜，金建平的資本是那兒來的？」

我的朋友故意點燃一根香煙，等待著我的答覆。望著裊裊散去的青煙，我的思路也跟著迷濛起來。爲了亟於要知道故事的全豹，祇好無心地插問了一句：

「也許是別人的資本？」

「對了，是別人的，也可說不是別人的。」談話人故作玄虛地講下去：「你會想到是募集股本，一般的商業經營，都是募股集資的，可是，曾經在事業上慘跌了下來的人，是憑了怎樣的信用而又從新活躍了起來的呢？當時，所有同金建平有過交往的人都覺得是一個謎。」

「東山再起以後的金建平，看來更有手腕，更有魄力，交際場中又印遍了他的足跡，而陪伴著金建平出入活動的就是這位黃菲菲女士。」

「金建平恢復了名譽，恢復了地位。人們又開始奉承財神似地奉承他，自然，人們也少不了歌頌這位兼掌金建平的內政和外交之職的黃小姐。」

「於是好事的人們製造出一些傳說，許多傳說中最易於令人輕信的是：金建平和黃菲菲將要舉行結婚這件事。」

「有人說黃菲菲在找她的最後的歸宿，他們的橡膠廠就是黃菲菲小姐下嫁的妝奩。」

「傳說似乎有點可信，以在我代你答覆我剛纔提出的一個問題，你知道金建平經營的橡膠廠是誰的資本呢？」

「啊？」我恍然重又想起忘了答覆的問題，不待我考慮，對方便又接著講下去了：

「人們說最大的股東就是黃菲菲自己！」

這是可能的。多少人爲了理想的事業，拿生命做賭注，那麼，爲了愛情，身外的財富比起可貴的生命來，卽令是孤注一擲，也沒有什麼可吝惜的了。想到這裏，我不禁笑問道：

「傳說是否就成爲事實呢？」

「你猜！」對方沒有答覆我，卻笑問我道：

「假如黃菲菲嫁給了金建平，她也不會今天出現於昆明了。」

「別，你別打斷我的話。我祇簡單地告訴你事實。當金建平的橡膠廠營業最發達的時候，也就是傳說金建平和黃菲菲小姐結婚最盛的時候，出乎一般人的意外，黃菲菲小姐卻悄悄離開了星島。」

「會不會是一個愛情的悲劇呢？你會這麼想罷。黃小姐走了，金建平仍然忙他的事業，他的事業倒是蒸蒸日上，而黃菲菲小姐的影子卻逐漸地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忘了。」

「我想不到今天在這裏碰見她！」我的朋友無限感喟地結束了他的故事的敘述，那麼離開了星島以後，她的行蹤後來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了。無法再滿足我的好奇心，我祇在心裏轉念著：

「這個女人真是個謎」

第二年的冬天，我又回到了重慶。重慶是我常來常往的地方，熟人也就特別的多。

經常像一隻小鳥似地歡唱不已的小朋友白鋒也從學校裏出來，她是剛達成年的女孩子，年輕，有一股令人羨慕的活力，一腦袋的幻想，好做夢。而且有過一些荒唐的打算。自己又沒有一定的主意。一天她忽然同我說：

「××，我得到了黃先生的消息了。」

「誰，黃先生是誰？」

「就是我告訴過你的那位黃菲菲小姐呀！」

「黃菲菲」這名字聽起來已不大陌生，然而我仍然在追憶著。白鋒興奮地繼續講下去：

「我知道她還在昆明，我給了她一封信。我告訴她我已進了學校。並且出乎她意外地我仍然是
一個規規矩矩努力向上的學生，你說她會失望不？」

「失望？」

「你忘了她勸我……」

我記起來了。白鋒有這麼一個女朋友，據說很闊很能幹，許多男人爲她顛倒，也爲了她有一箱財

富而癡心。她勸白鋒念書沒有用，年輕和美纔是女人的本錢，趁年輕，美的時候，不妨多耍耍男人，多弄弄財富。她不相信男人，不相信愛情。她很任性，做過許多俠義的事。白鋒很受了一點她的影響，然而我覺得這女人是怪物，警告白鋒不要再同她來往，可是她們竟又通信了。我望著那一張天真而滿含著癡笑的臉，我不禁嚴酷地問道：

「白鋒，你沒有瞞著我什麼嗎？」

「瞞你？」白鋒惶然了。

「你知道我不喜歡你再接近這樣的人！」

「可是，她是個好人呀！她……」白鋒想辯解。

「好人？她要你拿女人的身分做本錢；她可以把她帶到賭場裏做賭注，把你賣了毀了，你也不會知道，還說她是好人！」

「可是……」

「可是，如果不是遇見我，你想想罷，你今天……」

白鋒眼睛上亮著淚珠，我的話刺著了她的隱痛。

如果不是遇見我，如果白鋒不來找我，她會得著怎樣一個結果呢？

她是我的一个小朋友，多年不通信息的朋友，她對我的認識很朦朧，以為我在重慶過著一種奢

侈浪漫的生活，那麼在我的生活圈子裏一定可以認識一班人，她希望在浩瀚的人海裏，找一個渡口，即使是夢罷，她也希望走一條人生最近的路。

可是，住到我寓所裏來十餘天，她始而奇怪，繼而失望，終於彷彿坦然地向我談起她的哲學來。我當時在××報任記者，工作相當忙。來往的朋友那麼少，又那麼單純。

這時候她常常同我談起黃菲菲。她崇拜她，愛她，她比喻我某些性格像黃菲菲，她示意我應該帶她走上那麼一條人生的近路。

她是被某一個幻想引著離開了家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自然是破滅了，而家又暫時回不去。爲了安置這樣一個意志徬徨的人，我很費了一番心。

白鋒究竟還是一個純潔的孩子，幻想不是彩墨，白紙上著不了痕跡。

終於接受了我的勸告，決心求學去了。

如果不是我，白鋒可能變的像那個女子一樣，而且白鋒還是個孩子，沒有她那副應付男人的能耐。不僅墜落，甚至更糟。

然而沒有人不因爲眼淚而輒化下來，我祇好沈默了。

「你瞧罷，這是她的信。」白鋒哀懇地同我說。

我搖搖頭。

「她信上問到你。」

「問到我？她知道我？」

「你們不是在昆明見過了嗎？」

「昆明見過？」

「當你上次去昆明的時候……」

我想起來了，一個窈窕的女人的背影。一個含有笑意的卻十分引人的陌生的臉。在南洋紅過一時的黃菲菲。同時我又想起了她會關切地問過我「素眉」原來素眉就是白鋒的另一個名字。仍然是白鋒告訴我的，關於這位黃菲菲的身世；可是這個女人在南洋的生活以及她的怪癖的行爲，不是在昆明咖啡室我已聽到很多了嗎？

「我早就告訴了她，你給了我多麼大的影響，你也給了我多少幫助……她會敬重你的……」

「你知道她這幾年怎麼過的嗎，白鋒？」

「不知道。」

「我記起來了，在昆明見過她，在一間咖啡室裏，同幾個男朋友……」我想從回憶中追述一點關於這個女人的事，然而她在昆明的情形，我卻沒有機會知道。

「她是不是同一位馮景華先生在一起？」

「不知道，馮先生是一位什麼人？」

「是她的一個好朋友，好像是很愛她。」

「他有錢？」

「唔。可是她自己也有錢呵！」白鋒仍然在祖護著她，這稚氣是可愛的。

「一個女人混到她那個樣子是不容易的呵！她離開家纔十幾歲。母親死的早，父親把家財嫖賭光了，還從一個臨終的女人的耳上拔去了那僅有的一顆鑽石耳環，她怎麼能不恨她的父親呢？母親是怎樣埋進了土裏去的，她一說就哭。自然，她自己熬出來了。她有那麼多的鑽石首飾，你不曉得她愛鑽石愛的發了瘋。就爲這，她什麼人都沒有愛過，一混也混到了三十了。」

「她纔三十？」

「是呀！幾年沒有看見她，也許更老了。」

「更老了！」我在心裏重複了一句。

「然而，她是個好人，她心好！她教我的雖然不是正當方法，然而她是爲我好，你不知道。我眼看她救過多少人的急，多少人事業失敗了，一找她準借錢。有時候，借了錢給人，還要自己去替人經營，不論什麼事業，她都在行。所以她認識了不少的人。可是她不愛他們，罵他們是廢物。唉！你不會相信，這都是我親眼見到的事實……」

「事實，事實都是些荒誕不經的事實！」

我不耐地打斷了白鋒的話。這孩子顯然受了那個女人很深的影響，從白鋒熱情澎湃的申述中，一種我不屑估計的感情在她那天真無邪的眼中看起來卻是崇高的。我感到一種不安，然而我如何去說服她，把陷進了她心底裏的影響給驅除掉？

白鋒也是負氣纔離開了家的，固然她的身世並不與黃菲菲相同。年輕，好幻想，好做夢的女孩子，往往會迷失在自己追尋的人生道上；如果有一個目標，不怕迷路，也就不會迷路。我明白白鋒的弱點，我一再努力要使她同她家裏的人聯繫起來。然而白鋒卻偷偷地同這位黃菲菲小姐通信。她顯然還關心著白鋒，我能相信這關心是善意嗎？

一再躊躇，愈不安，愈使我煩躁起來。

信冷冷地擱在茶几上，我感到矛盾的苦。

「生我的氣了，你？」

我沒有言語。

我在盤算著，怎樣鼓勵白鋒繼續讀下書去，怎樣設法支持她繼續學業，最要緊的是怎樣同她的家庭聯繫起來。她雖然是我的朋友，事實上她還是一個剛達成年的孩子，不會爲自己打算，也不懂得艱難。環境自然可以改變一個人，也祇有在生活中纔能磨出意志來。

這就是我的決定。

我不再提到黃菲菲，也不再表示我對這個女人的觀念。冬天過去了，白鋒仍然小鳥似地歡唱着回到學校裏去。

一九四二年，春。太平洋事變之後。

一批批在香港作寓公的華僑都先後逃出了烽火，逃出了敵人的範圍，回到大後方——於是桂林，重慶的街市上特別添上了一羣衣著時髦的男女。

當香港淪陷的時候，白鋒很著急，常給我寫信，要我設法打聽寄居香港的人的安全消息。「報館裏都沒有消息嗎？」白鋒幾乎不信任我了。她非常憂念黃菲菲，然而黃菲菲是什麼時候去香港，什麼事去香港的，我竟從未聽見白鋒說起過。白鋒顯然一直在同她保持聯絡，而且瞞著我。

一天，不是假日，白鋒卻從學校跑進了城。我不在家，白鋒留個字條給我，說因急事，要會一個朋友，自然當晚得住在我這兒。

深夜，白鋒纔回來，神情似興奮而又悒鬱。我很倦，沒有興致同她談話。

第二天清早，我從熟睡中醒來，白鋒又早已出去了。

「這孩子是戀愛嗎？」我懷疑了。

又是深夜纔回來，我等著她。

「什麼事你這麼忙，白鋒！」她一進屋，我便探詢了起來。她被我問的臉都紅了。

「我去看一個朋友。」

「自然是看朋友囉！」我不放鬆的問：「什麼地方？」

「醫院。」她躊躇了一下回答我，顯然是撒謊。

「誰病了？」

「她，黃，黃，黃，黃，黃，黃菲菲！」

白鋒多少有點顧忌我，終於吃吃地說了出來。

「黃菲菲，是她呀！她回到重慶來了！」

「這次由香港逃難出來的。」

「一個人？」

「不，她結了婚！」

「誰，她的丈夫是誰？」

「就是那位馮，馮，馮，馮，馮景華先生！」

我不禁感到興趣了。這麼一個怪物居然結了婚，固然，據白鋒過去告訴我馮景華是一個富商，似乎這種結合也是必然的結果。我因為也有朋友陷在香港，一直不得消息，很想打聽一下關於香港事變以後的情形。因此我問：

「我方便去看她嗎？」

「你要看他？」白鋒的眼睛瞪的老老大，終於，他看出了我不是開玩笑，不禁嘖嘖地說道：

「我，我先去問問她去。」

我想起黃菲菲本來是一個性格古怪的女子，我原諒了白鋒的考慮。

隔了一天，白鋒卻同我說：

「她已經出了醫院了，不過……」

「怎麼？」

「她現在住在旅館裏。」

「旅館，怎麼？」

「你願意去嗎？一家小旅館！」

我感然了，而且對於白鋒這些隱藏的談話，感到非常不愉快。

「如果她不願意見我，我不去算了。」

「不，不是的，怕你不願意去。」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她的境況似乎很不好……」

「呵！我不禁詫異起來。她不是很能幹很富有的人嗎？並且，我永遠記得白鋒說過她愛鑽石，愛的發瘋，而且也搜羅了不少的鑽石，那麼，她的那些財富呢？」

白鋒卻同我敘述了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原來那位馮景華先生卻是常駐香港，辦進出口貨的商人。很有魄力，自然也很有錢。

他愛黃菲菲，是爲了愛她的才幹。他自己的夫人早逝，留下一個女孩，他卻始終無意續弦。當黃菲菲像蜂王似地被羣蜂簇擁著的時候，他卻冷冷地旁觀著。

他欣賞了黃菲菲的能力，也覺得黃菲菲是一個事業上的合作者，在昆明，他辦了一個洋行，特請黃菲菲來做經理。

一九四一年秋，他們爲了進貨的問題先後去香港；馮景華的父親是香港的士紳，在商界很有勢力，因爲年歲大便退休了。他把大部分的關係給了他的兒子，這時候馮景華忙著接父親的手，忙著想開拓香港這一片彷彿和平無事的小島，因而黃菲菲便成了他的惟一的顧問，不可缺的左右手。

然而，事業還祇是一個幻影，太平洋上的香港也就逐漸的不太平起來。「二十八」第一個炸彈，

可把酣夢中的人驚醒了。

「十二八」事變的第二天，黃菲菲還住在九龍，而那位馮先生卻在香港。那時候過海的船隻都封鎖了。流言似乎比礮彈更令人心慌，九龍的人都想設法渡過香港。黃菲菲提著她的一隻貴重手飾匣子，希望設法偷渡過香港。好容易搭上一隻小漁船，以百圓港幣爲代價纔被允許擠上了船，自然船上早已擠滿了難民，平常至多十分鐘可以達到的輪渡交通，這一天卻划了整整三小時都靠不了岸。因爲敵機不停地往來轟炸，待勉強靠攏了香港的時候，又一批日本飛機就在岸邊投下炸彈來，漁船上的人都希望避掉彈片的危險，剛剛勉強靠了岸，她就看見馮景華像個瘋人似地在岸上呼喚著她的名字，原來他已經在岸邊上不顧危險地等了足足一個早晨。待正要伸手想攀沿著爬上岸時，一聲巨響，又一個炸彈炸進了海底，漁船翻了身，許多人落了水。她幸而被人拖上了岸，但她那一箱財富卻在慌亂中沈下了海。

她的夢（雖然是些荒誕不經的夢，她的那些珠寶鑽石誰也不知道有否作爲她母親靈前的祭品）她的近於瘋狂的嗜好，她的多年辛苦而積蓄下來的寶物，爲了這些寶物她葬送了她的青春和作爲一個女人應該享有的人生幸福。現在，竟伴送著敵人轟炸下的犧牲者葬進了海底。

瘋狂一般的戰爭在香港還延續了十餘天。礮彈打穿了香港最華貴的建築，打毀了數十萬人民的夢中生活和事業，像飄在風險當口的破船，誰也握穩不了自己的舵。

黃菲菲像個盲人似地，已經看不見這世界改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不幸是個連鎖，而這時的馮景華父子所遭受的犧牲也更大。

貨倉燒了，搶了，店鋪炸了，毀了，家也給礮彈打穿了幾個洞，而六十餘歲的老人，馮景華的父親，因為經受不起這種恐懼和打擊，於是含冤地死去。

香港再也沒有他們的事業，香港再也沒有他們可以留戀的地方。他們像白癡似地離開了。

是戰爭喚醒了她的夢，戰爭改變了她的人生觀，她不再固執地恨所有的男人。還是馮景華的不幸，喚起了她的同情心，或者是馮景華的癡情，填補了她心靈上的空虛呢？愛情奪去了鑽石在她心裏的地位，他們終於開始了另一種意義的人生。

這故事感動了白鋒，也感動了我。

於是，沒有猶豫地，我們便走向她寄住的旅館裏去。

我是第二次見到她，然而我卻幾乎不認識了。她著一件灰布棉袍，臉色清瘦，人很虛弱的樣子。他的丈夫卻不在家。

從她對白鋒的態度看起來，非常的關切，也非常的慈藹。她很鼓勵白鋒，尤其可笑是她為白鋒而感謝我：

「要不是你，這孩子會糟蹋了的。」

白鋒給說的紅了臉，我也不禁有點慙然。我探問了一點關於香港事變後的情形。因她尙在病中，多談，便興辭出來了。

團寓所的路上，白鋒問我：

「你喜歡她了，是不是？」

我默然。

「可憐，她現在的生活真苦呀！」

「可是，她是幸福的。」

「幸福？」白鋒似乎又楞住了。「你看不出她老了多少？！失掉了那麼多心愛的財產的人，也怪不得她變的這麼感傷了。」

「她失掉了什麼，白鋒？」

「鑽石呀！」

「唔。」

「我不是告訴了你，她愛鑽石愛的發了瘋！」

「我記得你說過。」

「可是，現在……」

「現在，我相信她很幸福！」我肯定地說。

「從什麼地方你看出來的？」白鋒有點不服了。

「從她的眼神裏。那晶瑩的比鑽石還要光彩的一對眼睛，我看出了她活的安靜而且幸福。」

三十二年十二月

霧夜圖

黃昏已經逝去了。

不知什麼時候，這山城漫起了一片霧，我疲憊地任車子將我拖向目的地，石子路顛簸不已，幾乎睡去，突然一個震動，我直覺地知道車子已拖上了木橋，過了木橋，就是家，我不禁振作了一下，我望望四野，四野已朦朧不可見，夜霧已鎖住了一切可以令人流連的景色。我不經意地擡眼望了望七星巖左邊的一片曠地，那巖層上我還記得是有一些參天的古樹的。此刻呵！怎麼，古樹沒有了，我看見一座燈火輝煌的宮殿式的建築，浮在雲霧裏面，誘引得我驚呼起來。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奇蹟，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能說這是海市蜃樓的一現嗎？

街上行人來去，沒有誰受到我這聲心裏訝異的呼聲的驚擾，我不禁失笑了。夜色更重，霧更濃，幻影亦復在霧氣中褪了色似地漸漸的隱去。

這是一個隱謎，我想告訴誰，我不禁悵惘於沒有一個同行者，沒有人來分嚼我在寂寞的夜行中所獨享的幻景。

我認識一個中年人，是一個性格豁達的男子，他告訴我爲了瞻禮「萬盞明燈」會場登到峨嵋

山頂逗留了三個夜晚。他果然得到了神明的啓示，萬盞明燈照亮了他的眼睛，他看透了下半世應走的路。

這是近乎迷信的玩笑了。然而我卻傲然地失去了一個遊覽神境的機會。

據說厭居沙漠的人卻留戀沙漠裏的幻景；正如海上的人都有不少美麗可逃的故事一樣。我羨慕著，然而我在人的圈子裏磨著日子，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我沒有到過北方，我卻同情沙漠裏的人的寂寞，我很少看到海，而海的故事卻頗有力地引誘著我。

車拉到井邊，我已被顛簸的直不起腿來，望著寓所裏的燈影，我渴望休息。

然而我不能就寢，許多思潮在腦際起伏，而思潮也已蒙上一層霧影，什麼都遠去了，模糊了。我已沈沈欲睡，可是在霧影裏，隱約復現著頃間行路時的奇蹟，一座燈火輝煌的樓閣，在天際縹緲，我把握不住一個具體的形象，人如醉酒一般地飄忽。

我坐在桌前發著楞，腦子裏空無所有，信手在雜亂的紙片堆中，檢出一封紫紅色墨水筆塗的信。迷惘中我不禁懷念起遠地裏一個朋友來。真的，假如這位朋友在我身旁，不用言語，她那迷罩著一層霧似的眼睛會照亮我心裏的隱秘，我的思想，感情。在我快樂的時候，沈默的時候，沒有一次逃得了她的觀察。她祇用簡單的一個動作，或是一個聲音，就可以制止我將要跳到唇邊的話語。我們彼此很少講話，就在我們第一次認識的時候，她祇輕輕的告訴了我她的姓名，而三天以後，這姓名我還得向旁

人重詢一遍。我們同一個學校，同一個宿舍，但不同房間，不同課堂，因此談話的機會極少。她是那麼沈靜，人不美，長長的頭髮遮蓋了半個臉，走路老低著頭，說話聲音極輕微。她有深度的近視眼，一架厚玻璃眼鏡像一層霧，罩在那閃著黃光的瞳子上面。我知道她的事不多，可是到了一學期終了，我們卻有了異常的友誼。這友誼一直到今天，沒有受時間的限制，也沒有被山川隔斷，更沒受到戰火的摧毀，雖然交通不便，我們已經八年了，沒有見面，也很少通信，但彼此消息沒有隔斷過。

信是那麼厚厚的一封，裏面寫著：

「飛，我想念你，尤其在我想說說話而無人與語的時候。這時候，我纔覺得我們離的多麼遠，而我們的分別也竟有了八年了。這八年中，你在工作中，旅行中愉快地過著日子。我羨慕你！而我自己，八年來自己在頭上加著擔子，我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家庭，學校，每天改不完的卷子，每天還要顧到孩子們的一切。生活工作已把我癢的失去了自信，我不知道今生還有沒有機會擺脫這種生活，離開這個鄉僻的地域，能和你見面，和你再過一過從前的日子。讓我們痛快地把這八年來心裏的寂寞洗一洗。然而，我卻覺得我祇有老死在這個鄉下，並非非分的冀望，在我，已是多餘的了呵！

寄張你的像片給我，可能嗎？

要監督夜課去了，盼信！

玉

人在寂寞的時候，總希望有一個可以與談的朋友，然而因了無人與談，纔更感寂寞。重讀這封信，心裏頗覺抑鬱。

我提起筆來寫回信，然而心裏的鬱積卻不因塗了滿滿兩紙而舒解。寫完了鄭玉兩字收信人的姓名，夜已更深沈。

躺在牀上，已失去了睡意。而這一夜間十餘年前的一切舊事都飄入了夢裏。她是一個好做夢的人。

記得當她決定去北平時的前一晚，很興奮地來和我告別。

「一切都完了？」

「都完了。」

「家裏沒有問題？」

「沒有了。」

「那麼——他？」

「當然是一塊兒去呵！」

她笑了，是笑自己的勝利，還是笑我的傻，我不明白，我也不認識這個他。我祇知道爲了這個人，她和我家裏鬧的很苦，像她這麼一個長得不美，而性情又極沈靜的人，誰也料不到愛情上她是那樣的熱

情，且又是那樣的固執，她愛了這個男人，而他是娶過親的，因此她的父母反對這件事，爲了反抗父母，爲了某一個理想的夢，她計劃和愛人一塊到北方去。

這一晚她找著我談了大半夜，她告訴我她的未來的計劃，她的理想生活，她常是笑——她是多麼難得笑的呵！她掩飾不了她的興奮，愛情上，她得到了他。求知上，她是達到了多年的理想。她準備喫苦，和他在一塊。他本是一個苦讀的學生，這一次從鄉下，從他自己的「家」裏逃了出來，冒著不可想像的危險，去過一個理想的生活。我還能說什麼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幻夢，自己的空中樓閣，當人們沈醉在自己的夢裏，誰能忍心笑他們癡憨？

這一別，通訊很少，她是被愛情陶醉了。

第二年的冬天，她忽然出現在我學校裏的招待室裏。我被這意外的拜訪驚喜得發楞。我們彼此有許多的話要說，然而，我除了問問她辛苦嗎？或是喫過了飯嗎？一類話之外，自然地守著緘默，她帶著一臉的疲勞，我看出她極希望休息。

她回了一次鄉。由鄉間出來，住在我的學校附近，也是郊外。她的性情比從前更沈靜，我沒有問起「他」。寒喧裏她的愛人從故鄉來望她，他已辦完了離婚的手續，她爭取到了愛情的地位，照理應該幸福，可是她臉上的陰影更重，時常到學校來望我，彼此不大說話地散步著。

「你爲什麼不快活？」

「……………」

「你家裏不諒解你嗎？」

「不。」

「那麼？」

「……………」

我望著她閃著淚光的眼睛，這眼睛現在是灰色的，呆滯的。這眼睛曾經告訴過我她的夢，她的理想中的樓閣，而這些卻如同海市蜃樓一般地消逝的令人迷惘。

我失去了一個朋友我又得到了她，近乎自私地，我們來往的更密了。

友情像雨後晴空，較之在學校時更清朗，我抓住了她，盡情地把心裏想到的，或者是尚未想到的都向她傾吐，她沈默地望著我，像慈母望著她的兒子，慈愛寬恕了兒子的頑皮。有時我也過於貪婪，我佔有了她的心，她的時間，她的精神，我甚至不讓她沈迷於她的幻夢，因為她太過於愛在沈默中思索，她那被霧籠罩著了似的眼常是迷惘地離開了我，也許在我講著的時候她獨自在心裏編造她自己的夢。常常在一陣激烈的談話之後，發現了這種情形我不禁嘆出聲來。

「生氣了，飛？」

「你在想著什麼呵？」

「我在想——爲什麼我們老是想，想，我們不能在想的時候幹點什麼嗎？我恨我自己！飛，我衷心你會失望的！」

「失望！」

「想的太多就幹不出什麼來了。」

「那麼，你爲什麼還在想。」

「我是恨我自己呵！」

她咬著厚厚的嘴唇，嘴唇已被咬的發紫，她壓抑著一種痛苦，我看出她心裏在彷徨著一個問題。有一天晚上我們在郊外散步，晚霞在碧藍的天上灑上些瑰奇的圖畫，稻子已由青變黃了。我們彼此沒有談話，我也被她感染的覺得說話也驅不了她的憂鬱，便也緘默下來。

「飛，今晚你陪我回去罷。」

「好。可是，爲什麼？」

「他，猜忌我。」

我早注意到她下頷有一道指痕，我猜到一點，但不知是怎樣的一個理由，使我不願和他見面。看出了我的遲疑，她也改了主意。

「要不，今晚我也不回去了。」

這決定，像新出的太陽，驅散了兩人心頭的陰霾。我不禁同她依靠得更緊一點。

這一宿像是回到了海濱母校裏的情景，睡眠時間雖短，卻極酣甜。

當晨曦剛射到窗上，我卻發現她臉色蒼白的眼睛凝望著空間，像在耽著什麼心事。本預備玩笑地同她談前一夜我做了個什麼夢，結果，我也被感染了似地沈默起來，兩人無言地起了牀，前一夜的興奮，快樂被隔宿的夢帶走了！

「我送你回去罷！」

我看出她在遲疑，也不知從那兒借來了勇氣。

朝晨的田野是美麗的，而美麗的景緻卻障礙了我們兩人的路，她舉足很匆忙，遠遠望到村子裏唯一的一所高樓，她的腳步又遲疑了。

我心裏感到一陣不快，藉口有第一堂課，送她到門口折回學校去了。

過了很久，我纔知道這一天她又被他摑掌了一下，他們家裏像村夫村婦一般常常動手動口了。不自然的兩性生活，是會把一個人逼成瘋子的！人們往往愛拿繩子縛住自己，這一點看起來並不比一個禽獸聰明。超乎人性的範疇，是難於理解的。

還是因了他的妬嫉，或是他的懦弱，我們漸漸地見面機會減少了，我覺得對她的爲人一切都漸漸無法瞭解。

二十年的秋，「九一八」的砲火從遙遠的關外傳來，像一聲雷，打到每個人頭上……接著又經過了「一二八」慘痛的戰爭，就在這年的春天，她被父母監視著在故鄉補行了一次婚禮，她像傀儡一般，任人牽著做了一次戲，沒有聽見她說過一句話，那沈默令人害怕。我是唯一的一個遠道賀客，爲了她的將來，我衷心祝望他們幸福。

回想到他們結婚那天的情形，我不禁坐了起來，睡意更是沒有了。已是午夜二時，我應該休息，也許腦子有點疲憊，這以後的情形連回想也模糊了。我離開上海時他們不在上海，他們離開上海，離開她的家鄉，而回到他的家鄉去在一所中學裏任教職，這些都是後來斷續的通信中得到的消息。我們分別有了八年了。

八年之中，大家都在堅苦地熬著日子。她在一個地方，一個學校裏和一羣青年人在一起，她的消息也隨著歲月的流逝一般，印在我的記憶和期望中。我憶念她，而我永遠生活在忙亂中。偶一靜下來提起筆，不知從何說起。年歲愈大，可與談的人更少，這記憶也就像一隻撥動弦子的手，攪亂了心裏的寂寞。而這寂寞也祇有獨享的了。

這一個晚上，我溫習著過去十年前的生活，我想念她——這個唯一的朋友，七年抗戰，是一個大鎔鑪，許多人都在這鎔鑪裏鍊成了器皿。這器皿無論如何是有用的。

而她的來信爲什麼又充滿了牢騷呢？知識分子最不安於現實，尤其是女人，什麼人會發過這樣

的議論，這議論卻在這時候跳到我耳邊。

重讀寫給她的回信，我發現自己在撒謊。明明我想問她，不是想責備她，照我心裏的話說，責她不該牢騷，不該抱怨現實的生活環境，不該……但，這信卻祇談了些浮面的感情話，安慰她固也是誠意，而這樣的安慰卻如同是一個謊，騙她暫時安安心。我把信揉成一團。信又寫不起第二封來，我感到有點煩惱，便拋開了這一切想念。疲倦早使我不得不就寢了。

離開這一個晚上，使我耽於回想的晚上之後的二十餘天，是一個微有雲翳的天氣，幾天來都有警報，想不到這天也未能例外。我因事進城，遇到潮湧似的人羣，便祇好折回頭。不及到達目的地已經緊急警報了，我跟著逃的人往洞裏走，忽然一聲尖銳的哭喊切斷了這條街上混亂地走著的人羣。我看見一個女人抱著一個剛斷了氣的孩子，瘋狂地往人羣裏擠。

「我要拚命呵！我的孩子，我要跟殺死我孩子的人拚命呵！」

哭喊一聲比一聲高，人羣裏似乎有一個她的仇人似的。假使兩手不是死命抱著她的孩子，她會隨便抓上一個人拚命的。而死了的孩子頭已向下垂，小生命離開他母親的身體已很遠了。

街上的人在議論著。我祇聽到一個人說：

「病死的！」

「這個年頭病死是常事。」

我無暇回味這句話，人也被擠進了洞裏。心裏一直充塞著那刺耳的叫喊，那叫喊在我耳邊漸漸變的像是一聲沈痛的呻吟。

解除警報回到寓所，又見到一封紫紅色墨水筆塗的信。

「飛！我失去了一個孩子，他祇病了短短幾日，因為缺乏醫藥而病便無法挽回了！我的心跟著這個孩子一同埋進了黃土，他爲什麼來到這個世界上，又爲什麼這麼匆忙地走了？他騙去我的歡喜——他是多麼伶俐呵！現在留下給我的祇有無止境的悲痛。

一個作了第四個孩子的母親的人了，平日老嚷著受了孩子們的累，而今天，失去了一個孩子的今天，我有一腔難訴的悲怨。爲了孩子的死是無辜，我能抱怨誰呢？我慚愧自己疏於母職，孩子雖已安靜地睡去，而留下給我一個難補的歉心！

.....

玉

我掩起信，失去了愛子的悲痛，我體味到做母親的心。這時我忽然憶起已有很久時日未給這位朋友覆信了，當朋友處在不幸的心境之下，我將以什麼來安慰她呢？

傍晚，我在寓所附近的一條冷落的街上散步，晚霞撒在田禾上，麻雀往來啄食，在這麼一幅靜穆得如畫般的景緻裏，忽然村子的另一端有一片喧囂聲傳來。

遠遠看去，見一位黃制服的警察，手裏提一個菜籃，有一羣村公所的小學生圍著那個警察的籃子。籃子裏發出一個初生小孩的哭聲，是誰家的棄兒，由於那羣小學生們的好奇心，警察一邊走一邊同人家搭訕著。

是由於這一片靜寂的晚景感染了我什麼，還是由於別的心情像天邊的雲，借陽光的餘輝來妝點自己的寂寞，而這寂寞也隨著黑夜更其沈進到心底。

我應該給我的朋友寫回信了。

我想告訴她我所見到是一些事實。事實決不再是夢。海市蜃樓一瞬即逝，在幻想中生活祇有讓痛苦來噬食自己。同時我覺得她失去了一個孩子也好，因為那孩子並不是她自己唯一的一個。在這次抗戰的血火裏多少個兒童離散了家，離散了父母，又有多少個兒童得不到適當的養育而夭折了？這信寫的極冷酷，我甚至忘了她一再向我申訴的苦痛。我不瞭解她的生活環境，也無法給她一點安慰。

暑假裏的一天，我的寓所裏來了一位青年客人，他持著一封介紹信，信是我這位朋友鄭玉寫的。

「介紹你，這個青年，是我的學生。他剛畢業，不擬升大學。想在××找尋工作。他能喫苦，有信心，相信你一定樂於爲他去安排的。這是我唯一拜託你的一件事，我先謝謝你。」

從客人口裏，我聽出鄭玉給他們這一羣人的影響很大。

在我進行著的工作期間，我同這青年人接近的時日也就多起來。多次談話裏，我看出了我那一對朋友夫婦的影子。不過這青年人的氣宇更單純，也更可親些。經過了時代鎔鑪鍛鍊出來的器皿，是更適於時代的需要的。

然而，更進一步說，我的朋友，一個容易感傷的人又何嘗不是再一度的在鍛鍊她自己？她進步了，自己不知道她在進步中成長了許多。多少青年人被抗戰這一個狂飈捲起來，飛到半空中去，一邊獻出了生命和熱情，一邊嚷著苦悶和對於現實的不滿。人爲什麼不能靜靜地在他自己待著的犄角上做本分以內的事呢？或者已經盡了他的本分而仍嚷著苦痛和不满，這又爲了什麼呢？

一再思索，我覺得我的朋友騙了我！當我把她囑託的事辦妥了後，故意地暫時停止了給她寫信。似乎這便是一個報復。

然而在人生旅途上走上了一半的人，決不會浪費自己的感情。誰掂不出這種友情的分量？我常是憶念她，猶之她在任何時地忘不掉我一樣。

任什麼事情我都想告訴她，一點歡喜，一點煩愁，一個幻想，一件可以令人興奮的事實，我都想到她，想要告訴她。於是我記下了這麼一個不成爲故事的故事。

現在，又是一個黃昏，而時序已進到另一個季候。黃昏易逝，願明天將帶來一個清朗的晴空。